

桃
~~花~~
劍

下
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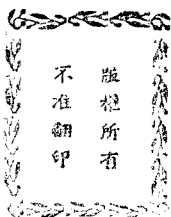
康德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初版發行
 康德八年七月十日再版印刷
 康德八年八月十日再版發行

武俠小說 桃

花劍 (全二冊)

定價國幣一元二

外埠酌加郵費

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編 輯 人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魏 鴻 祺

發 行 人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八八號 趙 毓 捷

印 人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董 致 榮

印 所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關 東 印 書 館

總發行所奉天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關東印書館株式會社

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武俠寫
情小說

桃花劍

(下冊)

席靈鳳著

第十七回 惡賊宣淫春光恰漏洩 英雄殺陣機關旋乾坤

話說神偷手王光祖幾句話，說得熊坤英周青芝臉上通紅，光祖又回頭勸楊三道，你該收市了，咱們還有商量，楊三大婦笑着收市，把門閉上，坤英詢問光祖，可知道桃花劍藏在何處，光祖搔着頭皮道，藏在鬼神愁地室下面，外人休想查到手，你們且待上幾天，候咱探熟了機關，得便趁機下手，你們千萬不要冒險進莊，再上了遺魂椅，咱便没法兒了，青芝坤英默然不語，楊三在傍搖着头道，依你說來，正不知要候多少日子，光祖笑道，不用着慌，咱要是盜不到桃花劍，來一下借刀殺人之計，管叫兩個狗娘養的，死無葬身之地，坤英等急問怎樣借刀殺人，光祖笑道，此刻還不是時候，談不到此，你們只要記着，在此候上十天半月，到了時候，咱自有消息給你們的，咱也不能多延時刻，就要進莊去，又指着坤英二個對着楊三道，楊三這姊妹兩個，託了你了，楊三笑着應下，王光祖開門出去，楊三笑道，賊祖宗的賊脾氣，終是不改，橙兒沒坐熱，他就走了，巴巴地趕來說這幾句話，真使人肚脹，青芝笑道，可不是嗎，什麼借刀殺人，又不肯說明，坤英道，也罷，咱終不怕，任憑二龍莊裏都是龍潭虎穴，咱也要闖上一闖，青芝道好，咱和你去，撞見兩個賊子，先砍了他們的腦袋，楊三

見他們要上二龍莊探險，苦苦攔阻，無奈坤英青芝，意志堅決，不肯聽從，把外衣卸去，輕裝結束，帶了傢伙，告別楊三夫婦，直奔二龍莊後，仍從後園高牆，飛入園中，依着日間王光祖所引的路兒，出了後園，不覺又到了藏春洞門前，二人一見，還不免有些心悸，坤英見窗中有燈光透出，便向窗隙中瞧去，望到室中，不禁羞得滿面通紅，向地上吐了一口沫，暗喚該死，把身子倒退了數步，青芝覺得奇怪，也向窗隙中一瞧，不由得柳眉倒豎，杏目圓睜，一咬銀牙，在縹囊中拿出日月雌雄鏢，兩鏢先後發出，隔窗打入藏春洞，但聽得裏面啊喇一聲，悉索一陣響，室中的燈光便熄，坤英青芝更不敢搶入室中，便在藏春洞室前左右伏着，但候項家弟兄出外，動手結果他們的性命，那知候了多時，一無靜，募地鏢聲大震，一片聲喊着拿刺客，坤英青芝便知不妙，忙向後園奔去，面早來了一夥人，攔住去路，爲首一人，正是紫面天官項銀龍，青芝暗想兩個惡賊，分明在藏春樓宣淫，兩鏢打入，原來沒有中得，只是不見他們外出，怎曾從外面殺來，此時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嬌叱一聲，惡賊休走，揮動九節連環鳳尾鞭，向項銀龍面門打來，銀龍哈哈大笑，起手中黃鋼招架，坤英上前助戰，銀龍背後閃出一賊，舞動熟銅棍，按住坤英，坤英一瞧，那賊正是焦虎嶺上逃脫的驚天雷林公照，更覺惱怒，把劍亂劈，論本領紫面天官項銀龍，驚天雷林公照，都夠不上坤英青芝，銀龍且戰且退，把青芝引到八卦風雷地，銀龍踏定乾門，見青芝腳兒踏上坎卦，便在乾

三連上脚兒一蹬，震天價一聲響，青芝一怔之間，面前的銀龍，早已不見，青芝知道不妙，急待回身退出，脚下已拌動起來，愈轉愈急，四面但聽得雷聲隆隆，青芝頭目昏眩，立脚不穩，跌倒在地，堪堪跌倒在震卦上，觸動機關，卦門開處，青芝跌落下面，早給一人雙手托住，青芝已是昏昏沉沉，一些兒也不掙扎，由那人從卦門中跳出，一縱身跳到坤卦，在坤六斷上，脚兒一蹬，八卦門便不轉動，那人跳出一卦風雷地，將青芝放在地上，在青芝耳邊，喊了一聲姑娘醒來，那人便走，青芝悠悠醒轉，耀身躍起，見四下無人，暗暗詫奇，明明中了機關，此刻怎能脫險，這時也沒暇理會，却着急坤英，不知如何了，忙找路走，不敢亂撞，怕又中了機關，一步挨一步的竟向前去，又到了藏春洞前，見空中依舊沒有燈光，心上稍定，忙向後圍跑去，做書人一筆，難寫兩處事，如今按下青芝再說坤英和驚天雷林公照，交手了二十餘個照面，公照那裏是坤英的對手，便把坤英引到三才廊，坤英踏上白虎頭，觸動機關，上面飛下一口大鐘，把坤英罩在鐘下，林公照走近鐘鈕上一按，鐘頂上飛落一口網，把坤英收入網中，那鐘又憑空飛上，收入機關，坤英又被那口網，網成一團，動彈不得，那口寶劍，丟在地上，林公照惡狠狠笑着道，今天瞧你逃到那裏去，伏虎嶺上好的一座小寨給你們三個賊婦拆盡，也有日子撞到咱的手中，公照說着，舉起熟銅棍，望坤英打下，猛不防上面飛來一袖箭，正中公照咽喉，公照翻身倒地，銅棍脫手，上面跳下一人，撈了坤英，

收了寶劍，直奔後園，這時青芝纔到園中，忽聞背後脚步聲響，疑是有人追來，便蹲身閃在暗處。但聞有人在前面喊道，姑娘，你的同伴來了，喊聲未畢，便見一團黑影，向西面門撲來，青芝伸手接住，一瞧却是坤英，給人網在網中，又驚又喜，把網兒解開，放出坤英，接着近身一聲響，却是坤英的寶劍，給人擲了過，坤英拾了寶劍，和青芝飛出園牆，向東便跑，跑了一二里路，纔敢收住脚步，兩人各述中險脫險情形，驚疑不止，却想起誰人相救，他們回到了楊柳青酒店，和楊三說了，楊三笑道，除了賊祖宗還有誰，青芝道不是他，他的話聲，咱辨得出的，坤英也道不是王光祖，那人領了咱跑的時候，在黑暗之中，咱却瞧出那人的身材很長，這邊紛紛議論，那邊二龍莊上，却只得天翻地覆，紫白天宮項銀龍，眼見青芝在八卦風雷地，跌倒在震卦上，翻落地空，銀龍欣欣然搶進震門地穴，不見青芝影兒，銀龍大吃一驚，回到上面，見機關已停，八卦門不再轉動，更是吃驚，接着有人報小，驚天雷木公照在三才廊拿一個女子，銀龍大喜，奔到三才廊，只見林公照中了袖箭，死在地上，被擒的女子，不知去向，氣得銀龍暴跳如雷，正在這時，又有一名莊丁報到，神偷手王光祖，給人細做一團，高高的卦在陰陽照膽臺正樑上面，接二連三的驚報，銀龍慌得手足無措，忽忽趕到陰陽照膽臺，放下王光祖，詢問他給誰人擒住，掛在上面，王光祖挖出了塞嘴的布兒，翻着白眼嚷道，好哇今番咱王光祖也做了矮人了，銀龍催他快講，光祖便說出一番話兒，原

來光祖在萬象樓守着中門，背後突然躍來一條黑影，光祖喝問是誰，那人已到面前，只一腿把光祖踢翻，按倒在地，問光祖你可是神偷手王光祖，光祖答稱正是你家老祖宗，那人笑着喝聲好你就是賊祖宗，穆致差的七寶珠，快快拿出，饒你性命，光祖大吃一驚，便道，七寶珠咱已送給朋友，那人逼問送給那一個，光祖只得說出送給粉面天王項金龍了，那人不出一聲，把光祖細做一團，掛在陰陽照牆臺正樑上面，光祖却始終沒瞧見那人的臉長臉短，光祖這們說了，銀龍恍然道，不用說了，兩個女子，中了機關，給他逃去，林公照死於非命，定是他一人所幹，這人是誰，在二龍莊裏面，竟視如平地一般，光祖聽說兩個女子中了機關，給他逃去，方知熊坤英周青芝險又惹出是非，只是救他們出險的人，又是那一個呢，也不禁接着說了一聲，這人是誰，敢在二龍莊上這樣放肆，不知七寶珠怎麼了，銀龍拉了光祖，奔到鬼神愁，踏入至中，大吃一驚，只見粉面天王項金龍，給人綁在室中的那張高椅上面，口塞布條，白着眼，動彈不得，銀龍光祖，急急上前解去了金龍的束縛，金龍挖出口中布條，口喘吁吁的道，快下去瞧瞧，銀龍轉動機關，跳落地室，光祖便問金龍，怎會給人捉住，金龍憤憤的道，說也可惱，那賊人不知在什麼時候混入，出咱冷不防，在背後用繩索綁定了咱的身子，把嘴塞了，轉動機關，跳落下面，沒多時候，便就跳上，仍把機關轉好，出外去了，最是可惜，那人的面目，始終不給咱瞧見，只瞧見他長長的背影光祖聽了暗暗吃驚，便

把他的事，也說給金龍聽了，這時銀龍也從地室跳出，光祖瞧他臉色，便知不妙，銀龍却顫索的道，七寶珠沒有了，孔雀袍沒有了，八寶如意沒有了，金龍聽了三個沒有了，已氣的說不上話，王光祖也顫索的問道，桃花劍呢，銀龍點點頭道，這倒還在，王光祖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氣，又問銀龍，那賊留下什麼暗記沒有，銀龍放開手掌，却有一個紙團，金龍慌忙搶到手，抖索索的展開紙團，王光祖湊上去瞧着，只見上面寫着，小張良帶上賓拜領八個字，王光祖不禁嘆啞一笑，金龍問他爲何發笑，光祖問道，咱盜了穆欽差的七寶珠，留着紙條，寫神偷手王光祖拜領，他寫小張良帶上賓拜領，明明做學咱老祖宗的字眼了，項家弟兄這時沒工夫說笑，金龍却道，這帶上賓到也厲害，怎會知道咱們的機關，王光祖哈哈笑道，莊王爺還沒有知道他的名聲嗎，在南五省真是響噹噹脚色，替莊主造二龍莊機關的，諸葛海鎮濤，便是他的師兄，他在江南七煞裏面，倒是坐第三把椅子的，今天咱們碰到了他，難怪要跌翻了，項家弟兄聽了光祖這一席話，不禁呆了半響，銀龍躊躇道，此人不破，倒是二龍莊的大患，往後咱們有了寶物，藏在機關裏面，帶上賓不轉念兒便罷，一轉念時，他就容易易的拿去走了，金龍霍然道，可不是嗎，王光祖却在一傍摸着小鬍子，呵呵冷笑，項家兄弟問他爲何冷笑，王光祖道，咱想帶上賓也不是三頭六臂的人物，今番咱們的跌翻在他手中，原是給他捉的冷不防罷了，咱只要有一口寶刀，也捉他一個冷不防，砍了他的腦袋，方洩咱心

頭的痛恨，金龍便道，寶刀可沒有，劍却有一口現成的桃花劍在這兒，光祖笑道，咱倒忘了原因，禁上宥的功夫，尋常刀劍，不能損傷他毫髮，須要寶刀或寶劍，纔能取他性命，項家弟兄這時在激怒的當口，王光祖的話兒，他們那裏會辨真假，銀龍早去轉動機關，向光祖道，咱去取寶劍給老前輩，說着翻身跳落地室，不多時捧了那口紅毛梅花劍，交給光祖道全仗老前輩的本領了，光祖正色道，自若殺了姓禁的小子，那時候取還七寶珠，孔雀袍，八寶如意，連同這口梅花劍，奉還莊主，纔獻行咱王光祖的手段，只是有一句話，先得說明，四寶奉還之後，要在莊主建造一座四寶樓，收藏四寶，到那時咱可要在樓上痛飲三天咧，王光祖這一席話，真說得項家弟兄滿肚皮舒暢，不逃連聲的稱謝道好，光祖煞是善做作，把梅花劍插在背上，裝着一臉子義形於色道，事不宜遲，咱便要告辭二位莊主，追縱姓禁的小子，免得他遠走高飛，找尋爲難，項家弟兄覺得有理，便道既是如此，咱們弟兄不及踐行了，只得待老前輩馬到成功，得寶回來的日子接風罷，光祖說好哇，咱就走也，說着雄糾糾，氣昂昂，走出了鬼神愁，早又似偷雞賊一般，一溜煙逃出了豪樓恰和飛天豹等進撞個滿懷，李進見是王光祖笑着道，你老人家急急忙忙，待上那兒去，光祖也笑道，咱奉了莊主的命，出莊公幹，改日再見罷，說着一拱手，忽忽走了，李進不免暗暗動疑，這個賊祖宗，賊頭賊腦，神色不對，無私必有詐，便悄沒聲兒的跟了王光祖，一路出了二龍莊，光祖却没有防到，只因紅

穩梅花寶劍騙到了手，兀自十分得意，興忽忽到了楊柳青酒店門前，舉拳敲門，這時楊三夫婦，和坤英青芝，都已安睡，光祖的打門聲兒，把楊三驚醒，起身下榻，點了燭兒，走出房外，便喝問那一個，深更半夜，敲門打戶，門外光祖出了神，哈哈笑着道，楊三哇，咱把桃花寶劍騙到手了，這一聲喊不打緊，把跟隨在後的飛天豹手進，又喜又驚，待到門門聲音動了，楊三在裏面笑着開門，門兒纔開，光祖一脚跨入，門內沙沙一陣風，楊三的燭兒，忽便熄了，眼前漆黑，光祖腳上吃了輕輕的一絆身子望裏直衝，恰衝在楊三身上，楊三立脚不穩，啊啣一聲，跌到在地，光祖也順勢跌倒在楊三身上，不禁也喊起啊啣來，這時坤英青芝，早給打門聲驚醒，聽得光祖的聲兒，說桃花寶劍騙到手了，喜得心花怒放，急忙起身，出外見店中漆黑，楊三光祖都在笑着喊啊啣，青芝便笑着問你們幹麼，楊三喊楊氏快拿亮子炷子，咱們的燭兒給風吹熄了，都跌了斛斗了，楊氏本也起身，忙點明燭兒亮着，坤英青芝，一同到來，楊三光祖，早已扒起身子，楊三拾起了地上熄滅燭兒，把門閉上，坤英青芝，見光祖手中只提了一刀，却不見那梅花劍，還疑光祖哄人笑着不出聲，楊三已哈哈笑着道，好哇，賊祖宗，半夜三更開人玩笑，桃花劍在那兒，給咱瞧瞧，光祖吃了一怔，伸手向背上拔取桃花劍却拆了一個空，不禁氣得上光祖哇哇亂叫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話說王光祖一摸背上，不見了紅穗桃花劍，氣得哇哇辭吐，坤英青芝楊三夫婦等瞧他不是作假，倒也着急起來，光祖亂嚷亂跳了一陣，却又哈哈大笑道，好也好也，八十歲老娘倒綳嬰孩，今番咱賊祖宗，也栽個斛斗了，坤英急問他怎麼得劍，光祖從頭說起，說到小張良帶上賓，大前二龍莊，盜去七寶珠，孔雀袍，八寶如意，三件寶物的當兒，楊三吃驚，帶上賓嗎，他不是白天在這兒喝酒，給咱罵出的讀書人嗎，難怪咱覺得名兒好熟，原來就是江南七煞中的小張良帶上賓，坤英青芝同聲道，是了，救咱們出險，也是此人，王光祖搔着頭皮道，不用說，把咱掛在陰陽照胆台的，也是這個混小子了，楊三失聲道，不要偷你桃花劍的，也是此人，光祖搔着頭道，那倒不見得，他要偷桃花劍，早拿了走了，待咱還哄項家兄弟，得到劍兒嗎，青芝便問光祖，你到這兒的時候，有沒有碰見什麼人，光祖沉吟了一回，震地一拍腦袋，站起身子道，難道就是他，坤英等問他是誰，光祖便說在馬家樓前，撞見飛天豹李進，除了他沒有第二人撞見，楊三道，咱也想起來了，今夜風兒不大，門一開燭兒就熄，光祖蹬脚道，咱脚上一絆，也怪得奇怪，定是在這個時候，把劍失去，若給傍人偷走，倒還罷了，給李進偷去，白二龍莊獻上這個殷勤，咱可不能再到二龍莊去了，坤英青芝聽了光祖的話兒，更增愁悶，大家熬了一回，鷄埒中的鷄兒，啞啞報曉，大家一瞧天色，已是發亮，不想再睡，楊三夫婦就趁早開門應市，王光祖很覺沒趣，搔頭摸耳，不住的長吁短嘆，

倒把坤英青芝引得笑了，這時却有一人，在大道上奔到楊柳青酒店門前，奔得滿頭是汗，如黃豆般大小，氣喘吁吁站定了身子，只是搖頭，楊三一瞧，認識此人，乃是他的老鄰居，現在二龍莊做飯頭的陸二，便問他幹麼，陸二指手劃腳，說出一番話，楊三夫婦，坤英，青芝，王光祖，都變了面色，原來飛天豹李進，走沙土揭滅了楊三手中的燭兒，將王光祖絆了個筋斗，趁勢拔了光祖背上的紅穗桃花寶劍，回到二龍莊，和項家弟兄一說，氣得金龍銀龍，三尸神暴跳，七竅生煙，大喊反了反了，李進在傍更進謊言，却把小張良榮上賓，指爲光祖同黨，項家兄弟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胆邊生，召集莊丁，帶同教師，趕向楊柳青酒店而來，陸二怕楊三受累，纔從莊後繞着小路趕來報信，說完話，又怕項家弟兄到來撞見不便，忽忽走了，楊三獰笑着道，項家兄弟，今天出了二龍莊，咱楊三不把你們的狗頭割下，誓不爲人，王光祖喊了一聲好，擊了刀，奔上大道，向西瞧着，遙見前面塵頭大起，回頭喊聲來了，坤英拔出寶劍，青芝抽下九節連環鳳尾鞭，一同走出店門，楊三惡狠狠提了一口大環刀，楊氏拿鐵棍條，也趕到了門外，不多時已見飛天豹李進，打前引路，洶洶而來，王光祖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搶步迎了前去，喝聲偷劍賊，吃咱一刀，喝着，一刀向李進面門砍來，李進擎起竹節銅鞭抵住，後面項家弟兄，見王光祖和坤英青芝同在一處，更覺李進所說的話兒相像，銀龍舞動金裝鋼，金龍使口扑刀，衝上前來，楊三搶上前去，起大環刀望銀龍便劈，

楊氏起鎖鐵棍抵住金龍，二龍莊上的教師，銀槍手徐俊金刀將洪武，一條銀槍，一口金刀，雙戰周青芝，活陶羅陶，勇金剛杜明，陶操朴刀，杜明八角鎚，雙戰坤英，一般莊丁，一半在傍哄喊助威，一半搶進楊三店中，擄劫財物，放起火來，楊三夫婦，暗暗叫苦，咬緊牙關，和項家弟兄拚個你死我活，王光祖和李進新仇初結，惡狠狠不肯相下，杜明陶和坤英，宿仇未消，憤生生難分高低，只有銀槍手徐俊，金刀將洪武，一刀一條鎗，敵不過青芝一條九節連環鳳尾鞭，給青芝殺得難於招架的時候，前面塵頭大起，來了一夥人，却是項金龍妹子賽嫦娥項秀鸞，帶了大刀神王巨霸，金槍無敵凌超，兩名超等教師，前來接應，項秀鸞攏動一對雌雄鞭上前相助金龍，雙戰楊氏，金槍無敵凌超，見徐洪武不敵青芝，提金槍上前相助，替出銀槍手徐俊，徐俊便去相助銀龍，共打楊三，大刀神王巨霸，一柄開山大斧，向王光祖樓頭劈來，把賊祖宗嚇出一身冷汗，暗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，霍地跳出圈子，拔腿便跑，李進王巨霸緊緊追趕，這邊楊氏一條鎖鐵棍，力戰項金龍，項秀鸞，兄妹兩個，漸覺不支，就是楊三一個兒，對付金龍徐俊兩人，也覺支持不住，坤英青芝，不由得替他們暗暗着急，在這當兒，前面塵頭又起，坤英青芝，喚聲苦也，定是二龍莊的救兵又來了，此番性命休了，待到近前，却是跨馬的兩個年青漢子長得好俊臉兒，真是一對璧人，一個手中一口長劍，一個手中一條軟鞭，飛身跳下馬，口中大喊道，爹媽休慌，孩兒來也，楊三夫婦，頓

時大喜，原來這兩個，便是楊三的長子楊耀先，次子楊耀德，從嵩山雲封洞，探望了師尊，陸地仙于南宮回來，這時耀先舞動軟鞭，相助楊氏，項秀鸞見來了個俊臉郎君，心下一動，起雙鞭輕輕打下，却給楊耀先軟鞭猛力一格，把秀鸞雙鞭直蕩開去，震得虎口酸麻，秀鸞暗罵一聲好狠心的漢子，手中便也不敢待慢，楊耀德舞動長劍，直奔銀龍，相助楊三，這一口劍舞成一團寒光，弄得銀龍徐後，暗暗着慌，坤英青芝見來了兩位生力軍，相助楊三夫婦，不覺精神大振，把凌超洪武陶公杜明，殺得只有招架，更無還手，這時子進王巨霸，追趕王光祖，光祖逃入一座樹林，子進王巨霸，貪功不捨，依舊追入林中，王光祖不由得着了慌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向林子叢密處鑽進，東幌西閃，一連幾閃，子進王巨霸，便不見了光祖影蹤，仔細尋找，遙見叢密處，露來一角衣襟，隨風飄動，不是王光祖躲在那兒，還有那一個，兩人便悄悄的從側首抄到後面，摸上前去，樹枝抖動，落下一件外褂，却不是王光祖，纔知又中了賊祖宗金蟬脫壳之計，懊哭異常，奔出樹林，折回原處，見項家兄弟幾個人都在氣喘汗流，王巨霸掄動開山大斧，猛喝一聲，斧兒磕在楊三大環刀上面，早把大環刀脫手飛去，合該活活羅陶與晦氣，那口大環刀恰在他頭上落下，陶慌忙躲避，給青芝趁虛一鞭擊中頭上，腦漿迸裂，倒地身死，杜明氣得眼紅，把一對八角紫金鎚，如雨點般向青芝亂打，這邊楊三大環刀脫手，只得跳出圈子，拔步便跑，銀龍不捨，隨後追來，楊耀德給大刀神王巨

霸攔住了廝打不能想救楊三，楊耀先和楊氏雙戰金龍秀鸞此刻又來了飛天豹李進，相助項家兄妹，便也不能脫身，相救楊三，坤英有金槍無敵凌超，金刀將洪武，截住廝殺，青芝給杜明恨命和他苦戰，都不能分出一臂一力，攔住項銀龍，只得眼睜睜任銀龍追趕楊三，楊三落荒而走，也逃入了那座樹林，銀龍奮力追去堪堪追近楊三，起金索鋼，向楊三頭上打來，冷不防從斜裏飛出一塊石子，正中銀龍額上，頓時頭破血流，銀龍抬頭瞧去，早見側首一株大樹上，王光祖猴子般蹲在上面，第二塊石子又向面門飛來，銀龍閃身避過，破口大罵，光祖一躍下樹，起刀奔上前來，銀龍爲了頭上受傷，痛得難忍，不敢再和光祖動手，只得忍氣逃出樹林，楊三和光祖反在後面緊緊追趕，到了楊柳青酒店相近，二莊主的莊丁，見二莊主受了傷，都上前護，楊三拾起了大環刀，又來助戰，金龍眼光景不妙，喊聲回莊，跳出圈子，拍腿便跑，餘人那裏再敢戀戰，一個個抽身逃下，這邊楊家父子，坤英青芝，王光祖楊氏七人，在後緊追，到了二龍莊相近賽嫦娥項秀鸞脚下放慢，候楊耀先追近身時，霍地回身，飛出一大紅索爲套索，把耀先套住，用力一拽，把耀先拽入懷中，插在腋下，逃入了二龍莊，待到楊三等上前搶救，已是莊門緊閉，不及衝入，楊耀德要飛上莊牆，相救兄長，給楊三死命拉住，不容他冒險，王光祖搖著頭皮道，如今累了楊三，如何是好，坤英青芝也道，都是咱們累了楊爺，楊三打了個哈哈道，老窠毀了，好做新窠，身外之物，不是希罕，你們

不要放在心上，楊氏知道，到咱媽家裏去罷，楊三說好，引着坤英等，前往楊氏母家不題，且說楊耀先，被賽婦娥項秀鸞，一丈紅金鈎套索套住，擒入二龍莊，依了金龍銀龍，便要把楊耀先殺死，秀鸞却爲了耀先妝後，特地捉回，要和耀先成就好事，怎肯讓他們殺死，便道皇禁的文，讓他們前來相救，一個個拿他下來，合什誅戮不遲，金龍銀龍覺得有理，便將楊耀先禁閉在離魂林裏面，耀先被禁室中，無從逃出，到了黃昏過後，却見賽婦娥項秀鸞，穿着一身桃花紅的短衫褲，臉上紅暈雙頰走入室中，嬌滴滴的叫一聲楊公子不要見氣，小女子白天多多冒犯了你，耀先聽他一臉子的妖媚神態，心上頓有所悟，便笑着道，姑娘說的甚麼話，咱姓楊的是何等樣人，敢勞姑娘相訪，秀鸞見耀先似有幾分意思，便上前將耀先的鎖鍊開去，喚耀先隨他入內，到了他的房中，秀鸞嫣然一笑，把門闔上，耀先笑着道，姑娘喚咱到此幹麼，秀鸞過去攜了楊耀先手兒，在榻沿上叫坐下了道，你你還不知咱的：耀先笑着道，姑娘敢是有意和楊某結鸞交鳳，秀鸞撲哧一笑，低垂粉頭，淡淡兩朵紅雲，飛上嫩頰，眼風兒却從眼角邊送到耀先臉上，耀先哈哈一笑，假做和他說近，正是說得投機，感情深厚的時候那知耀先將秀鸞忽的按住，用帶網做一團秀鸞又不敢高聲喊叫，只是苦苦求饒，耀先毫不理會捨了秀鸞，開門出外認不得路徑，便問秀鸞，秀鸞不敢不答將次來到中門，恰值大刀神王巨霸，提了開山大斧，帶了二十名莊丁，巡夜過來，撞見耀先，巨霸舉斧便劈，耀先

手無寸鐵，便把細成玉團的項秀鸞，擊在手中敵擋秀鸞見巨霸斧將落下，也顧不得許多，大喊王教師使不得巨霸本在詫異耀先的兵器特別，此刻纔瞧清，原是秀鸞給人細成了一個肉團給耀先擊在手中和巨霸照了一個劈面，嚇得巨霸回頭不逃，喊聲啊爾，拔步便跑二十名莊丁，也逃得一個不剩，耀先哈哈大笑秀鸞急急過分，耀先竟仗着秀鸞，做了護身符逼着守門莊丁，把莊門開了，耀先走出了二龍莊，纔把秀鸞放在地上道，本當傷你性命，姑念仗你脫險，暫饒你一命，下次相逢，定不相饒，說着便跑，待到項家弟兄得訊，率眾追出，見秀鸞細在地上，耀先已是不見影蹤，銀龍急得下馬兒，覆在秀鸞身上，纔用刀割斷帶子，秀鸞在地上爬起，繫了長袍，掙得滿面通紅，逃回莊中，回到臥房，再也不敢出外，穿了小衣，正待安睡，忽見窗外黑影兒一晃，秀鸞動了疑心，急行穿上衣兒，拿了雌雄雙鞭，一丈紅金鈎套索，把甯輕輕開了一瞧，早見有條黑影，在對面屋上，却是背向着這邊，秀鸞見來得正好，把一丈紅金鈎套索，往上丟去，套個正着，只一拽，那人已跌下屋來，秀鸞一瞧那人面目，又驚又喜原來此人，就是楊耀先的兄弟楊耀德他和坤英等回到了外祖家中，這晚那裏睡得安穩待眾人睡靜他便提了長劍，施展飛行術，來到二龍莊，要志救出他的哥哥楊耀先，正在屋上探望，却給秀鸞用一丈紅金鈎套索擒住，秀鸞見耀德的臉子長得更俊，尋思了一會，又把方才出盡醜態的事，全都忘了，嬌笑着道，你不是楊三的儿子嗎，耀德厲聲道，正是楊二少

爺你待怎的秀鸞紅羞臉也不打話，把耀德曳入房中，嬌叱着道，你今被咱擒了，還是要死要活，耀德喝道，要死便怎樣，要活便怎樣，秀鸞笑着，要死是容易要活也容易，說了已走近耀德身邊說道，只須依奴一件事便罷，耀德見他桃頰生赤，星眼如醉，知道他不愧好意，便道依你一件什麼事，只顧說來，秀鸞只顧是笑，羞答答的欲爲又止，好久好久，纔吐出了奴願和二爺結個良緣，二爺可能依得，耀德暗想且依了他，再圖脫身之計，以便相救哥哥，就把頭點上一點說道，依你便了秀鸞爲着受了一回虧，此刻見耀德允許得爽快，又怕中了計兒，一時不敢將耀德鬆綁，娥眉頻皺，芳心裏頓生一個計兒，竟上前要想代他解帶耀德急道，姑娘怎不將咱鬆綁，沒有這樣的道理，秀鸞笑着一言不發，却是衞中拿出一瓶酒兒，斟了一杯，給耀德喝上，耀德不知是什麼酒兒，搖着頭不肯喝，却給秀鸞捉住鼻子，把酒強行灌下，耀德覺得酒味倒還香甜，那知下了肚，酒性發作，但覺渾身燥熱，兩頰發燒，秀鸞見是時候了，便替耀德鬆綁，耀德這時心火如焚，正是英雄難逃美人關，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，

第十九回 火燒二龍莊英雄碧血戰惡霸 情醉常春酒豪俠赤心殺淫娃

話說楊耀德自吃了這個酒兒，便覺得心火如烘，手脚都軟了，秀鸞看見耀德嚶嚶一笑，恨不能整個把他吃下肚去，正在這當兒，忽聽得房外一聲嬌叱，無恥賤婢，胆敢敗壞奴家門風秀

鶯看時，奔進來的正是他大嫂子紀雪兒，手持利劍，奔向榻前，原來紀雪兒却是粉面天王項金龍的正室，淫悍成性，金龍見了他也有三分懼怕，平日姑嫂之間，感情本是惡劣，這晚項秀鶯出醜的情形，早有獻殷勤的使女，報給紀雪兒知道，雪兒便要趁此機會把秀鶯恥辱一番，因此暗地裏，躉到秀鶯房前，耳邊隱約聽得房中有男子的笑聲，就掩在一旁偷窺，恰見秀鶯把楊耀德，抱上繡榻，雪兒暗喚一聲好哇，旋見秀鶯在榻中又取出一瓶酒，正是他用秘方合成的鳳凰常春酒，不由得怒火勃發，趕回到自己房中，取了單刀暗器，厲聲罵着，奔來秀鶯房中，秀鶯正在情關難渡的時候，給雪兒來到打破好事，又羞又怒，見雪兒奔近榻前，他便劈忙跳下床來，一面立就搶了笑靨，不發一語，向雪兒揮鞭打來，雪兒知道秀鶯要和他對敵，早帶了暗器在手，見秀鶯鞭落下，故作蹲身躲避，單刀望上招架，一手却向下發出梭子鏢，秀鶯防不到自家嫂子，會下這種狠心毒手，沒有留神，那梭子鏢，堪堪打進了秀鶯小肚上面，可憐秀鶯慘叫一聲，倒在地，楊耀德這時在繡榻上只是發抖，又覺着渾身發炎，轉側不甯，紀雪兒一鏢打死了小姑，以後奔到榻前，原想把耀德一刀兩段，那知一看耀德正似玉樹一般，甚是可愛，把那雪兒大段殺氣，立時化作烏有，但只心裏砰砰的跳蕩，半真半假的嬌喝道，好個慣偷婆娘的漢子，今日被咱捉住，有何話說，拿你見大爺去，邊說已把耀德撈在腋下，望外便走，這時的耀德那裏還能掙扎，只好任他抱出房來，緊閉着雙眼待

死，誰知秀鸞雖是倒在地，他一股怨憤之氣，兀自未散，眼睜睜看見雪兒抱了耀德要走的當口，秀鸞突然跳起，手中一條雌鞭，忽地向雪兒打來，嚇得雪兒魂不附體，抱了耀德，一躍出房，却聽得房中撲通聲響，雪兒那裏還敢回頭瞧着，還將耀德抱到了一個去處，不料秀鸞這一鞭飛來，沒將雪兒打中，却把桌上的燭臺，打倒了縮榻上面，燭兒的火，燒着了榻上被褥，竟燃將起來，沒多時，火已冒出屋面，秀鸞屍身，自然早化飛灰，那紀雪兒到了密室裏面，略定噴息，看耀德仍閉眼不理，只待輕輕的喚醒來，沒多一會，耀德心裏清醒，睜開雙眼看去，那裏是去見什麼大爺，却又是一處密密的臥室，雪兒見耀德甦醒，正想和他說體己話，聽聞外面呼聲四起，大喊走了水了，雪兒大驚，推開耀德，奔近窗前，把垂帘揭起，只見半天通紅，火鴉在穴旋，大勢却是不小，便似兜頭澆了一杓冷水，忿忿頓息，搶了衣褲穿着，沒閒顧及耀德，忽忽走出密室，察着火勢去了，耀德也從榻上跳起，瞧見了火光，心上也很吃驚，亦是滿懷的鬼胎，給秀鸞弄得熏肝灼肺燻心燎腸，倒也不亞於外面的火勢，耀德心下是難堪，瞥見就臺上有盆涼水在着，便搶入手中，灌下喉去，霎時涼生肺腑，怎便神清爽快神志也頓刻清醒過來，瞧到身上忙將衣服扣好，急要奔了出來，又碰着外間人多，不敢莽衝，只好縮身退入房去，耳聽人聲更是鼎沸，脚步聲奔來奔去，口喝着救火，一會兒似山奔地震的應天價一聲響，隨着便有人大喝道，啊呀萬象倒了，看看三廊才也燒着

了，耀德這時躲在房裏，看房內滿室照得通紅，知是火勢已近，不得不逃，眉兒一縷，便生出個主意來，立把房中放着的有幾件雪兒的衣服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穿起了女衣，索性裝成了一個女子，奔出房來，劈面吹來一陣冷風，不禁打了個寒噤，抬頭瞧見前面正有一夥人奔將過來，便閃身暗處，那夥人奔過耀德躲處，耀德瞧得很是清楚，那個粉面天王項金龍，也在裏面，急忙忙如喪家之犬，抬頭瞧那火勢，蔓延得更快，眼見一座二龍莊，都要化成灰燼，不禁暗暗稱快，便也不願再留在裏面，找路出外，撞到後園，見不少使女男僕，囁囁嗶嗶，向前亂逃，耀德便雜在裏面，從後園門逃到了莊外，頭也不回，向外祖家去，半途上恰和楊三夫婦，楊耀先，坤英青芝，王光祖六人相遇，原來楊耀先逃出了二龍莊，料想楊三夫婦到了外祖家中去，便也回到那兒，眾人驚醒，知道耀先脫險歸來，很是歡喜，只不見耀德的人影，楊三失聲道，這孩子定是上二龍莊去了，他可沒有知道大郎犯了險呢，家人都道不錯，耀先便要再上二龍莊，去尋耀德回來，楊三夫婦放心不下，便要同去，坤英也道，咱們也去走一趟，纔一同向二龍莊趕來，遙見半天火光，正是二龍莊所在，又驚又喜之際，堪堪和耀德相遇，耀德改扮了女裝，楊三夫婦等都未窺破耀德哈哈笑着，喊聲爹娘你瞧，二龍莊快要燒成平地了，他們才認出了耀德，王光祖笑得打跌道，好也好也，真是老賢姪用了美人計，把項家弟兄做翻，放起一把火，燒他媽的，耀德笑着道，沒有這回事，不知他們怎

樣起的火，坤英急道，二龍莊燒去了，項家賊子，定要投奔他方，桃花劍的下落，又得重行訪問了，楊三急道：「咱們既是來的，沒有中途折回的理兒，趁此機會，追上二龍莊，在要路上守着，項家賊子不走便罷，要走時，不能插翅飛去，終得給咱們撞見，結果了他們性命，不怕桃花劍不到手，坤英等覺得有理，便向前趕去，沒多時候，早到了二龍莊，但見火勢未熄，二龍莊已是全部被燬，真是無巧不成書，楊三等纔到莊前大道上時，項家兄弟正帶了閩家男女，攜着珍貴東西，逃出二龍莊，待上太湖，投水寇施上傑，堪堪冤家路狹，撞見了楊三一夥人，楊三哈哈笑道：「項家賊子，你們白天燒了咱的楊柳青，天理昭彰，你那銅牆鐵壁的二龍莊，倒也會燈掉的嗎，項家弟兄一聽這幾句話兒，恨不得把楊三碎屍萬段，銀龍擺動金裝鋼，向楊三就打，楊三大環刀抵住，楊氏一條鎖鐵棍，便打項金龍，金槍無敵凌超，和坤英交手，王光祖和冤家對頭的飛天豹李進對打，楊耀先接住了大刀神王巨霸，周青芝和勇金剛杜明爭殺，這邊楊耀德手中沒有家伙，站在一旁觀戰，那邊銀槍手徐俊，金刀將洪武，要保護貴重行裝，不來動手，耀德只見神英嬌叱一聲去罷，手掌翻處，一劍正中凌超咽喉，屍身倒地，坤英便奔銀龍，這時勇金剛杜明，給青芝賣個破綻，一鞭打爛了半個頭顱，李進心上一慌，手脚略慢，給王光祖一刀刺中心窩，也送了性命，青芝上前相助楊氏，王光祖幫着楊耀先來擊王巨霸，這時銀槍手徐俊，金刀將洪武，見光景不妙，一溜煙先自走了，項銀龍和

楊三，本打一個平手，來了坤英相助楊三，銀龍便慌了手脚，心上想逃，可是楊三坤英一刀一劍，逼得緊緊，休想逃得脫身，心上一慌，手中便亂，坤英飛出一腿，把銀龍踢了個筋斗，楊三趕上一刀，結果了銀龍性命，金龍見兄弟又被殺死，不禁慌亂了手脚，早給青芝一鞭打斷一條臂膀，楊氏加上一鐵棍，也就一命嗚呼，此刻只剩下大刀神王巨霸，和楊耀先王光祖苦戰不休，耀先殺得性起，虎吼一聲，劍尖早中王巨霸左眼，血淋淋一個眼珠挑出，巨霸痛喊聲啊，又給光祖攔腰一刀，砍死在地，這時坤英等，趕散了一應莊丁，檢點項家弟兄的行裝，只有金銀珠寶，采繡綢匹，却没有紅穗桃花劍，在項金龍項銀龍兩個屍身上尋找，也是不見，王光祖却去抓住一個莊丁，喝問他可知道，桃花劍在那裏，莊丁戰索索答稱，桃花劍，白玉瓶，紫金冠，唐鏡丁，四件寶物，早由大娘娘帶了走，聽說投奔太湖施家寨去了，坤英道，奇怪，他們爲什麼不一路走呢，莊丁却道，大娘娘防到有人趁火打劫，他纔一個兒帶了四件寶物，從後園門走出的，光祖喝了一聲，什麼趁火打劫，手起刀落，殺了莊丁，坤英便問光祖，那大娘是誰，光祖笑道，這是項金龍的婆娘，娘家姓紀，名喚玉兒，是個淫騷潑辣的浪蹄子，和他的小姑項秀鸞，一對不要臉的婦人，光祖提起，項秀鸞，楊家弟兄兩個，便笑言道，那個項秀鸞，怎的倒也不見，坤英青芝，爲了桃花劍又給紀玉兒拿走，恨是不快，沒有心緒顧到其他，青芝把坤英拉過一倍，悄悄的道，二龍莊完了，他們的事兒

也完了咱們可完不了，還是走罷，坤英說好，這時王光祖却指着地上的項家行囊，笑着對三道，搬他回去，開設十座，楊柳青酒店，怕還不完，揚三笑了笑，便和楊氏等動手搬取，坤英青芝，少不得也相助他們，把項家兄弟的一生積蓄，都搬回了楊氏母家，早已天明日出，坤英青芝便向楊三夫婦告辭，揚三道，大娘可是要上施家寨嗎，坤英青芝同聲道是，揚三錙了眉兒道，大娘的本領，卻是不小，只不知兩位可能識得水性，施家寨在太湖裏面，可不比平地上呢，這兩句話，倒把坤英青芝說呆了，王光祖也在傍搔着頭皮道，咱所怕的，也只有是水，見了河便頭痛，楊耀先搶着道，咱們弟兄，倒還識得水性，要是大娘不棄，咱們弟兄情願同往施家寨走遭，王光祖一拍手道，那可最好沒有，坤英青芝，覺得楊家兄弟年輕貌俊，和他們同在路上，易啓傍人誤會，只礙口不能說出，勉強笑着點頭，揚三夫婦，當下整個酒菜，大吃喝了一回，楊家弟兄，和坤英青芝，各帶行囊，提了家伙，告別了楊三夫婦和王光祖，跨上馬背，青芝在臨行當口，笑問光祖，施家寨不去，要上那兒去，光祖笑着道，咱要找小張良榮上賓，和他算賬，坤英等哈哈一笑，馳馬而行，做書人寫到這裏，便要把這幾個暫時按下，先說粉面天王項金龍的妻子紀玉兒，他一個兒膽大包天，帶了桃花劍，白玉瓶，紫金冠，唐靚甲，四件寶物，從後園門逃出二龍莊，跨馬抄小路而行，到了天明，他已離了鄭州七十里路程，來到一座聚英集上，下馬步行，到一家吃食鋪子打尖，這時鋪子裏

面，早有一個三十來歲的道人，在內吃喝，瞥見紀玉兒走入鋪子，背上結了一個包裹，露出了包內的劍柄，劍柄上紅穗飄動，色兒好不鮮豔，那道人便時向紀玉兒偷瞧，玉兒却已覺得，留神瞧那道人儀容魁偉，丰致不惡，身上穿件藍布道袍，潔淨無塵，腳上朱鞋，白襪背插一柄長劍，劍柄上一絡綠穗，隨風飄動，模樣兒很是不俗，倒又合了心意，情不自禁的屢送秋波，那道人也是個內答，欣然接受，兩下眉來目去，都有了意思，這時門外却來了一個老乞兒，他瞧見了那付情形，便仰天仰了個哈哈，把紀玉兒和道人都吃一驚，回頭見是個老乞兒，便也不在心上，吃喝了一回，道人先付鈔走出鋪子，紀玉兒便也會賬出外，跨上馬背，向道人嫣然一笑，送了個臨去秋波，策馬緩行，那道人便緊緊跟在馬後，出了聚英集三四里路程，早是荒野所在紀玉兒馬上回頭，見道人緊隨在後，不禁嗤的一笑，那道人正待兜搭，募聞一聲怪嗽回頭見是老乞兒，不禁眉兒微蹙，老乞兒却在自言自語的道，好哇，出家人，好哇，出家人，那道人明知老乞兒說的是他，却不發作在懷中掏出一錠銀子，丟給他道，你老人家拿去買頓酒飯罷，老乞兒拾起銀兩，笑着道，銀子是好寶貝哇，前人說得好，財帛動人心，咱老叫化今天也只得見錢閃眼了，說着回頭便跑，道人見他走了，心兒纔定，回過頭來，見紀玉兒忽勒住了馬，停在道上，笑着道，那個老乞兒，好不可厭，道長給了他銀兩，他反瘋瘋顛顛胡語，道人笑道，可不是嗎，大娘上那兒去，紀玉兒頓了一頓口道，咱是上太

湖去的，道人笑道，火燒要上太湖，怎不走水道，玉兒嗤的笑了聲道，有誰給咱娘兒們雇船，那道人笑道貧道有個朋友，是個老漁翁，他有條漁船，大娘要是耍的話，橫豎貧道也要上太湖去，咱們一塊兒走可好，紀玉兒半堆起滿面笑容，連聲說好，便跳下馬背，道人手兒指着前面道，咱的朋友就在離此不遠，請大娘隨貧道前去，玉兒點了點頭，牽了馬隨着道人，一路前去，沒上二里路光景，前面便有一條河，岸上有二間茅屋，門前正有一個白頭的老漁翁，席地坐樣，見道人帶了紀玉兒到來，霍地站起身子，喝道，幹麼，這是誰，道人搶上幾步，在老漁翁耳邊，說了幾句話，老漁翁仰天打了個哈哈道，上太湖嗎，好也好也，瞧你份上，去走上一遭，來來，大娘這兒是船，就請下馬罷，紀玉兒一瞧河下果有一條漁船，倒還不十分小，便笑着道，這口馬只得丟了，道人點頭稱是，紀玉兒便在馬屁股上拍了一掌，那馬便落荒而走，紀玉兒跳上漁船，道人和老漁翁把草屋的門鎖上，一先一後，跳下漁船，老漁翁長嘯一聲，槳兒在岸上輕輕一點，那條漁船，便向河心蕩去，這時岸上却有人喊道，你們上太湖嗎，帶咱一同去，這一聲喊，把船上的人，都吃了一驚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 殺氣如虹天涯逢知己 兇猛似虎古廟鬥魔王

話說老漁翁把漁船搖入湖去，岸上有人喊着，你們上太湖，帶咱一同去，加上的道人，和紀

玉兒，老漁翁三個，同吃一驚，抬頭向岸上瞧去，見是那個老乞兒，漁翁笑道，咱們是漁船，不渡人的，老乞兒嘆了一聲道，你船上的一男一女難道不是人，真是該死的化子坯兒了，不讓你進，跳到船頭罵聲叱道，咱好心給你銀兩，你反罵咱不是人，真是該死的化子坯兒了，不讓你進，船來你待怎的，老乞兒聽了這話，心裏也有些怒了，在岸上緊緊的追着漁船高聲喊道，你們把船停也不停，老漁翁兀是不睬使動槳兒，那條漁船，便似飛箭一般，向前駛去，那老乞兒脚下却也不慢，緊緊的追，口中大喊，你們再不停船，咱要跳上來了，老漁翁笑道，你有本領只管跳上船來，咱便送你上太湖去，老乞兒笑道說好，咱便來也，兩臂輕揚，脚跟起處，身子便從岸上飛縱到了船頭，屹立不動，指着漁翁哈哈大笑道，對不起，只好請你送咱到太湖去，這一來纔把老漁翁和眾邊人個個入却來住，紀玉兒，覺得他的來意不善，老漁翁望着道人道，咱你翻了罷，道人點了點頭，紀玉兒正待問他翻怎麼，道人業已翻入河中，玉兒大吃一驚，只聽得船稍上水響，老漁翁也跳入了河中，那條漁船，便在河心打轉，玉兒嚇得魂不附體，那老乞兒却哈哈笑道，大家洗個澡罷，說着，望河中跳去，却不跌下，直僵僵站在河面上，那條漁船，却給老漁翁雙手一板，船底向天，紀玉兒便跌下水中，那道人冒出面，見老乞兒立在河面上，不由得大大吃驚，正待冒下水底，早給老乞兒，伸臂撈住了頂門上的髮髻，望上一提，把道人半身露出水面，一手便拔出了道人背上的綠穗寶劍，老漁翁看來勢

不得，便撲上前來相救，老乞兒將道人望水中便掀，他却一縱身上了岸，笑着道，你們上太湖罷，咱就少陪了，說着拔腿便跑，雲眼已是不見，河中的道士，把紀玉兒救起，老漁翁把漁船翻轉，一同上船，瞧那紀玉兒，業已昏迷不醒，道人急將他背上的包裹解下，打開包裹，將裏面的紅穗桃花劍取出，餘下的白玉瓶，金紫冠，唐靛甲，却依舊包在裏面，纔把紀玉兒嘔出清水，救他起來，過了好一會，玉兒方才悠悠醒轉，那道人却縮了眉頭道，有了雄劍，又失去了雌劍，真是運蹇，老漁翁搖着頭道，那個老乞兒好了得，接着歎了一聲道，風塵中儘多奇士，老朽今番失眠了，這時紀玉兒，喊聲嚇死我也，把眼睜開，見道人手中捧了紅穗桃花劍，便翻身坐起道，幹麼，你把咱的寶劍拿去，道人冷笑道，這口劍，乃是蓋山東八臂人熊熊天祿的桃花寶劍，怎說是你的，紀玉兒叱道，你是什麼人，道人厲聲道，咱乃六安秦人鳳熊天祿的女婿便是，紀玉兒不禁變了面色却給人鳳抓入手中，望岸上一擦，把玉兒捺在岸上，跌得頭目昏眩待到扒起，那條漁船早已不見，玉兒一身水淋淋漓漓，好不狼狽尚幸包中餘物都在，只得一拐一點，回轉聚英集，買了衣服換上，再行趕路，投奔太湖施家寨施七去了不題，做書人少不得又要補明秦人鳳怎會做了道士，那個老漁翁又是誰人，怎會相處一塊，免得看書的列位，罵做書人罔吞棗，筆遂欠清，閒話少說，便歸正，原來秦人鳳爲了找得熊坤英回家，周青芝又跑得不知去向，他纔憤憤立誓，一怒離了六安，四處訪

尋周青芝下落，一連數年，毫無信息，却又不肯回轉古鄉，吃沖英恥笑，便做了黃冠，不久得人傳聞，八臂人熊熊天祿已是身亡，兩口桃花寶劍，又已失蹤，人鳳便雲行各處，暗裏訪尋桃花劍下落，這天却在黃鶴樓前閒眺，遙見江邊有條漁翁，船上坐着一位白髮老翁，瞧他精神，好不健旺，正蹲在船頭，提起漁竿，竿頭上業已釣着一尾鮮魚，在釣兒上亂逐亂跳，老漁翁伸手把魚脫下釣兒，放入魚簍，不防魚船後面，來了一艘大號官船，也向那處岸傍停泊，船頭在漁船的船梢上，猛的一撞，那漁船險些傾覆，老漁翁仍蹲在船頭上絲毫不動，那隻漁簍，却撲通聲滾落江中，簍中的鮮魚，便逃得一尾不剩，老漁翁站起身子，向官船上發話，那隻官船上的船子，丈勢欺人，反提起竹篙，望老漁翁頭上亂打，老漁翁笑嘻嘻站着不動，岸上的秦人鳳，却大抱不平，奔上前去，跳到官船上面，把那動手的船子，竹篙奪下，責她不應無理，仗勢欺人，船子見人鳳是個道人，那裏放在眼中，破口便罵，揮拳就打，給人鳳接住臂兒，望外一送，早把他送出二丈開外，撲通聲跌入江心，官船上的人目將起來，驚動船中的一位達官，他原是一位林，放了外任的好好先生，姓方名達，聞聲出船，喝住眾人，詢問何事喧鬧，人鳳恭身向前稟說情由，方達知是船子無禮，便命人取過銀兩，賠償老漁翁的魚錢，又命落水的船子，向人鳳賠置，人鳳見人家這般處置，便也氣平，正要上岸，那漁船上的漁翁，向人鳳招着手喊道，道長請到小船坐地，人鳳欲待謝絕，見漁翁很是

至誠，連聲喊着，只得輕輕一縱，上了漁船，漁翁笑道道長好工夫，人鳳說聲不見得，就在船中坐下，漁翁笑着道，這兒來了一艘官船，便覺俗氣逼人，咱們找個清淨所在談談，說着，把槳兒在岸上輕點，船便離岸，沿江邊，一起過去，到了一所，岸上有幾顆大樹，陰覆河邊，映得綠沉沉一片，計近也沒有別隻，漁翁便把船停泊樹陰之下，打了個哈哈道，只此一片水，倒還不俗，人鳳到這時，早猜到漁翁不是尋常人物，便也笑着道，老丈在水雲鄉過了一生，紅塵不受，端的清閒自在呢，漁翁却不答話，在船頭根下，提出一個小泥壩，放在船中，同到梢上，又捧來一只鍋兒，揭開鍋蓋，熱氣噴騰，裏面半鍋子湯中，漫了一支鷄兒另有玫瑰火赤的肉，也不是牛肉，也不是豬肉，漁翁取到杯筷，就船頭坐下，面對着人鳳，揭開了小泥壩的泥封，那一股濃郁的酒香，隨風四散，似覺一江碧水，都成了美酒，漁翁把杯兒向泥壩傾出酒兒，纔笑着道，老朽一身不在水雲鄉，便在醉鄉，倒要請問道長，遇在什麼鄉中，人鳳不禁微歎了一聲道，飄泊異鄉罷了，說着，舉杯喝酒，漁翁點了點頭，一指鍋中道，這是狗肉和鮮鷄，燒透了，味而不壞，人鳳纔知是狗肉，便拈了一塊，送入口中咀嚼，果覺又香又鮮，大勝他肉，漁翁却撕了一支鷄腿，啃了一回，邊便突然的問道，道人飄泊異鄉嗎，爲什麼不回故鄉呢，人鳳默然不語，但望着江水出神，漁翁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，你瞧江水悠悠，何等自在，隨潮起落，早忘了故鄉和異鄉了，來來來，喝酒罷，人鳳哈

哈一笑，舉杯長飲，兩人一杯復一杯，吃到黃昏月上，壘中酒盡，鍋底湯乾，漁翁收拾過了，取過一條蘆花被道，今宵和道長抵足而眠，這般風清月白，就該夢游故鄉了，人鳳觸動心事，不禁仰天長嘆，如鶴唳橫空，響徹九霄，漁翁悠然道，意何抑鬱，嘯聲很是憤激，你不見江心月兒都在搖動了人鳳聽着，又不禁笑將起來，就把身子倒下，和漁翁蓋上蘆花被，抵足而眠，兩個話得投機，人鳳方知老漁翁便是名振大江南北，水上本領坐第一把交椅的，白頭翁孟天蛟，原來天蛟自從他的女兒百曉，嫁給了愛徒尚海鰲丁益元之後，他心事已了，便一葉漁船，飄游四處，在黃鶴樓頭，恰和秦人鳳相遇，到這時纔知道人鳳就是蓋山東八臂人熊天祿，鐵背猿周道明的嬌婿，爲了這們長那麼短的事，發憤離家，做了黃冠，天蛟本是不以家鄉爲念的人，便也不勸人鳳回鄉，從此兩人便在一條漁船上，飄游各處，找尋名勝所在，攜酒慢游，倒把人鳳心裏所思念的人兒周青芝，和找尋桃花劍的念兒一齊都拋了開去，那知來到了金山寺前，聽人傳說，江中有口寶劍，爲寺中鎮寺之寶，人鳳心上一動，便要天蛟入水找尋，天蛟便在江底尋得了綠穗桃花劍，那綠穗雖在水中浸去了顏色，人鳳却一瞧便知正是真的綠穗桃花寶劍，却恐後人再入江中覓劍，徒費功夫，便留下四句歌兒，教牧童學唱，使覓劍的人聽了歌聲，便知桃花劍不在江中了，人鳳又弄了的綠穗，換上桃花劍，插在背上，飄遊各處，這天在聚英集吃食舖子裏面，瞧見紀玉兒背上的包裹裏面，露出了紅穗桃

花劍的柄兒，便不禁向紀玉兒頻頻瞧看，玉兒却錯會了人鳳的意思，竟偷送秋波起來，人鳳就將錯就錯，把紀玉兒哄上漁船，要把玉兒仔細盤問，偏是來了一個老乞兒，討得落花流水，得到了紅穗桃花劍，反失去了綠穗桃花寶劍，却不知那老乞兒姓甚名誰，和孟天蛟猜透一回，自把漁船開向他處了，做書人寫到這那，也知道看書的列位，諒來已明白，那個老乞兒，便是伏虎嶺上，相救熊坤英，周青芝的江南七大劍中，坐第二把交椅的寒鐵拐手明揚也，原來明揚見人鳳和紀玉兒，在聚英集吃食店中，眉目傳情，認做一對無恥男女，他却認不得秦人鳳，見人鳳背上的口寶劍很好，暗想這種劍給道人使用，很是可惜，便一路追隨，把劍取去，跳上岸便跑，跑了一程，纔收住脚步，回頭瞧瞧，不見有人追趕，忙把綠穗桃花劍插入腰間細瞧，到了什麼所在，猛抬頭見前面一座廟宇，廟門上面，懸着一方天王廟的金字大匾，明揚一縮子，奔入天王廟，走進裏面，大殿上有一九個小和尚，正在試弄祝棒，明揚不出一聲，站在墻下瞧着，却給一個小和尚看見，大聲喝道，老乞兒到來幹麼，敢是要偷東西，另有一個小和尚道，准是一個老盜，上次殿上失去了一對燭臺，吃師父責罵，今番倒又來了，捉他去見師父，七八個小和尚，便一闖而上，把明揚圍住，明揚笑着不語，挺立在墻下，八九個小和尚，一齊動手，把明揚拉拽，那裏拉得動明揚，一個個掙得面紅耳赤，正在奈何不得的時候，殿後一聲咳吐，小和尚都說師父來了，明揚抬頭瞧去，只見殿後走出一

個肥頭胖臉的大和尚，雪白一張闊臉，濃濃兩道眉兒，雙目神光奕奕，鼻直口方，兩耳垂肩，相兒恰是不惡，身材魁梧，十分雄壯，身上穿一件紫色僧袍，脚下白襪黃鞋，手持一串龍眼般大小的黑色念珠，年紀約在四十開外了，明揚暗想這個和尚，倒也不俗，只見他發着洪鐘般聲兒道，你們何事喧鬧，一眼看見了明揚，吃怔似的道，老乞兒到此幹麼，李明揚哈哈大笑，小和尚四散分開，和尚纔瞧見明揚腰中插的那口桃花寶劍，不禁脫口說了一聲好劍，明揚見和尚讚他劍好，越發大笑不止，和尚溫顏道，老人家的寶劍，可能容咱細細賞鑑，明揚說好，大師父既是好眼力，請你認認此劍，是何名色，好在那裏，說着，拔出腰間寶劍，投給和尚觀看，和尚越看越愛，不忍釋手，緊緊握在手中，笑着向明揚道，老人家有了這口劍，也沒有什麼用處，倒不如賣給了咱罷，你說就是要多少銀兩，明揚哈哈笑道，俗家人沒有用處，倒是出家人有用處麼，咱是不賣的，快快還咱劍罷，說着伸手向和尚要還，和尚身子倒退數步，沉下臉色，厲聲喝道，諒你一個老乞兒，那裏會有這種寶劍，定是在人家偷得來的，正經賣給了咱，免得生事，明揚頭兒亂搖道，和你不相干，任咱偷來搶到，都不和你出家人相干，和尚癡笑着道，不賣也要賣，說着，喚個小和尚，取二十兩銀子給明揚，明揚接入手，把銀兩望着和尚面門打來，口中罵道，好賊禿，這般無禮，那和尚頭兒一偏，銀子跌落在地，和尚喚小和尚拾起藏好，把劍指着明揚道，老乞兒要死上來，你不請問請問

本師是何等樣人，明揚雙腳亂跳道，你是一個不要廉恥的賊禿罷了，是何等樣人，小和尚在一旁喝道，老乞兒不要狗眼看人低，咱家師父，却是人稱混世魔王的三寶和尚，明揚聽了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，原來這個賊禿，就是混世魔王三寶和尚，便把頭子一縮，喊聲好哇，原來就是三寶大師父，只怪老化子有眼無珠，不識佛面，多多有罪，三寶和尚給明揚奉承了幾句，頓又色喜道，老人家放心，本師也不喜佔人便宜，這口劍給你三百兩銀子罷，明揚雙手亂搖道，紅粉送與佳人，寶劍贈給烈士，大師父雖不是一個烈士，咱寨鐵拐李明揚，早已久聞大名，真是今世的一尊魔王，那裏還敢要大師父銀兩，寶劍暫留大師父處，咱便去也，說着，回頭便跑，三寶和尚聽了明揚的話兒，不由得暗暗吃驚，聽他話因，明明諷刺自己，暗想李明揚乃是江南七大俠中響噓噓的脚色，讓他走掉，恐生事變，心兒一橫，喝聲明揚休走，早飛出一道劍光，望明揚頂門落下，明揚頂門開處，也飛出一道劍光，抵住了三寶和尚的劍光，兩道劍光，在殿前空中盤旋，寺中的和尚，都奔來瞧着，明揚留神瞧着，見衆和尚都是滿臉的酒肉氣，不防和尚隊裏，又飛出了一道劍光，直奔明揚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叱咤風雲江南七俠仗義 連珠信礮太湖一傑締交

話說寨鐵拐李明揚，在天王廟內，和混世魔王三寶和尚，各執劍光爭鬪，難分勝負之際，和

尚隊裏，又飛出一道劍光，直奔明揚，乃是三寶和尚大徒兒，黑煞星善和尚放出的劍，明揚一道劍光，抵住了三寶和尚徒雨個，戰夠多時，三寶的三徒兒惡羅漢善智，四徒兒醉羅漢善慈，各救劍光，相助三寶和尚，明揚暗想不妙，這般廝混下去，兒多吉少，便高聲喊道，三寶大和尚，要是真個算得一尊大人物，咱這般樣兒，則着不像，還是約下一個日期，邀請能人，大家評個道理可好，三寶和尚哈哈笑道，誰來怕你，任你約下日期就是，明揚約明年八月十五中秋時，在嵩山頂上相會，說完話，收了劍光，身兒一晃，奔出天王廟，三寶師徒，也各收劍光，不再追趕，明揚出了天王廟，暗想竟有巧事，前番在伏虎嶺上，秦小芳姑娘，責咱們不殺了三寶和尚爲民被害，咱還不願多事，今天他到尋出是非來了，如今約下日期，倒須邀請同伴相助纔行，屈指一算，先該上潼關普照寺，訪察濟顛上清禪師張廣泰，只要他肯相助，不愁三寶和尚厲害了，當下趕到潼關普照寺，會見了上清禪師，上清禪師不待他開口，先道，你要咱開殺戒嗎，好也好，須待明年八月中秋子時，嵩山頂上會面便了，明揚知道上清禪師具天眼通先知神術，不以爲奇，聽他話因，已是允了，便不再開口，在普照寺留了一天，辭別上清禪師，便到山西五台山文殊院，會見了師太朱雪娘，一說來意，了師太點頭允許，明揚不再遲延，即下三臺山，趕往峨嵋白雲庵，會見聖手高姑雲清師太胡紫霞雲清師太也是一口允許，很願破此佛門敗類，明揚欣然告辭，下了峨嵋山，便望武進天

寶寺起來，待訪江南七大俠中，坐第四把交椅的，長眉山廣靈大和尚，正到武進地面，堪堪和坤英青芝在途中相遇，坤英青芝便問明揚上那兒去，明揚招他們在林邊坐下，把聚英集的事，從頭說起，說到太上廟三寶和尚，奪去寶劍，訂期評理為止，坤英青芝聽了，又驚又喜，青芝便問明揚，那人的長相兒如何，寶劍怎樣形式，明揚想上了一想，這長那短一說，青芝望見坤英道，這不是人鳳是誰，那口劍分明是綠桃劍，再也不錯的了，金山寺江上漁童說的少年道士，當然是他，只不知老漁翁和那女子是誰，坤英沉吟了道，難道人鳳真會做了道人，明揚在旁，却不知道他們講的什麼，便問底細，坤英把桃花劍的事，約略說出，明揚一掐掌道，如此說來，前番瞧見那婦人背上包袱中露出劍柄，柄上穿有紅繩，不要就是紅桃花劍嗎，坤英哦了一聲道，不會錯的了，怪不道要摸個空了，那婦人的臉上，眉心是不是有顆鮮紅的痣兒，明揚點頭說是，青芝望了坤英道，真是紀玉兒了，如此說來，紅桃花劍要是這人確人鳳的話，只有一口綠穗桃花劍，現在三寶和尚處，只得且待明年中秋解決了，坤英明揚，都點頭說是，明揚也向他們從那兒來到，待往何處去，坤英青芝便說出一番話兒，原來他們兩個，和楊雄先傷雄德兄弟兩個一人一騎，趕路前進，這大傍晚，在離鄂州地山口五十里路程的一個飛雲嶼上投駕歇宿，那知楊雄德當晚寒熱大作，染病起來，原因在二龍肚上，給項秀筍灌了一杯鳳凰長春酒，惹大滿懷，後來吃了半盆涼水，把惹大想下

只是內部腸胃，已是受傷，出了紀玉兒的室，受風一吹，打了個寒瘧，便種下了病根，接着半夜勞頓，沒有歇息，當天又跨馬趕路，這晚一落枕，病便發作，到了早晨，身子燒得似火一般熱，昏沉沉，人事不知，耀先慌去延醫診治，原想藥到病除，一劑全愈，便好趕路。那知一連三天，病勢不見轉減，反覺沉重，坤英青芝商議之下，便勸耀先把耀德送回家中醫治，他們上天馬山相請關海整丁蓋元夫婦，同往太湖施家寨，耀先說好，便雇了一輛驢車，把耀德送回家中去了，坤英青芝便又趕到華亭天馬山，見了丁蓋元孟百醜，說了來意，蓋元笑道容甚，施家寨的首領施上傑，人稱攪海龍神，上本領，到也不弱，這人性情，却很爽直，和咱有些兒交道，咱們到了他的寨中，二龍莊沒有人去便罷，要是有人在他寨中，憑咱一會話，施上傑還能相從，要取那口紅穗桃花寶劍不難，坤英青芝聽了十分欣喜，早晨一早和丁家夫婦，乘坐了丁家鏢船，直向太湖而來，路上沒多日子，早已到了太湖裏面，蓋元出立船頭，手兒指着前面道，大娘眼見沒有，那邊旌旗飄動的所在，便是施家寨了；坤英青芝手格天蓬，向前瞧去，果見前面波浪裏面，大小船隻，黑壓壓一片，大鏢船桅上頭的旌旗，操着斗大的施字，在空中隨風飄動，眼光景規模到不小，這時前面有一條浪裏鑽小船，破浪向遠過來，到得近時，蓋元知道是施家寨的探子，便笑着喊聲孩子，回報你家寨主，咱咱天馬山丁蓋元要見，浪裏鑽上的探子，便把槳兒一揮，那條浪裏鑽，早掉過船頭，望着水寨似

激箭般飛去，坤英笑向整元道，這們小的船，在風浪裏面，可不容易呢，整元點頭道，這全仗一股巧勁，不是操一有素，便要成浪裏翻，不是浪裡鑽了，豈得坤英青芝都笑將起來，這邊丁家鏢船搖進施家寨，只聽得水寨裏面，轟聲響動，水寨連放砲響，施家寨約大小戰船，如星棋露布般散分開，露出了水寨正門，門內一片紅旗飄動，寨門開，衝出一號綠幢大戰船，船上扯着帥字大旗，船頭上刀槍密佈，劍戟如林，簇擁着寨主觀海龍神施上傑，直向丁家鏢船迎面攻來，砲聲連連不絕，震得太湖裏面，白浪如上，水花飛濺，倒把坤英青芝，暗暗吃驚，那丁整元却笑着道，施上傑親來迎咱也，大娘請瞧，那邊船上，正中的一個，便是施上傑了，坤英青芝，留神瞧去，但見施上傑六尺闊外身材，黃金般臉子，兩道劍眉，一雙虎目，口方鼻直，容貌恰是不惡，身穿魚鱗白銀甲，黏魚皮綠色戰袍，頭戴一頂六角瓜楞帽脚穿抓地虎頭靴，腰懸長劍，一手按在劍柄上面，一手勒着鬚帶，威風凜凜，站立船頭，那裏象個水寇，竟似一員元戎模樣，兩船待到接近，上傑早雙手抱拳發着洪鍾一聲兒道，施某特來迎接大駕，整元哈哈笑道，豈敢豈敢，說着，抱拳還禮，兩船頭堪堪接近，上傑刷的聲跳上丁家鏢船，邀整元夫婦等過船，整元夫婦坤英青芝，便隨同上傑，跨上施家寨帥船，鏢船上的船子等人，自有頭目招待，上傑將整元等接進中艙，船已掉頭，向寨門而來，整元先替坤英青芝，和上傑介見，少不得有一號客套，船已進了水寨，靠金蝦島停泊，那金蝦島

積不大，形勢恰甚險峻，作灣蝦形勢，頭大尾小，腹部內藏，上傑在首尾兩處，都有重兵駐守，扼住這個山口，外人休想滲入腹地，只是此島有一缺點，便是敵人若從背後打來，攻破蝦背，就是腹地，首尾難於相顧，不攻自破，上傑也曾防到，只是天生形勢如此，沒有善法處置，只得在金蝦島四圍三里之外，用大毛竹築起一座萬分堅固的水城，把金蝦島圍在水城裏面，以防萬一，後日上傑身死，其子施學亮做了寨主，倒底給，清將水師提督彭玉麟，從背後殺入，直攻蝦背，打破了金蝦島，這是後話，也不在本時範圍裏面，擱置不提，且說船旁島邊泊下，上傑弄幾元等離離登島，却是蝦頭部份，坤英青芝留神細瞧，佈置得好不嚴密，有兩尊大砲，扼守要口，沿路灣灣過去到了施上傑的大帳裏面，分賓落坐，不多時筵筵兩席，左右分列，孟百曉熊坤英周青芝三人一席，丁元施上傑兩人一席，酒過三巡，撥元便說明來意，坤英青芝離席起立道，全仗元戎大力，上傑哈哈大笑，連稱小事，原來是施上傑雖是做了水寇，却不肯自認盜賊，寨中一切規模，全仿軍營形式，上傑自稱元帥，最惱他人稱他寨主，此時坤英青芝稱他一聲元戎，正合了他的心意，不禁得意起來，撥元等都是伶俐脚色，早瞧料得上傑的脾胃，撥元便道，不知二龍寨上，可有人來倒大帳，上傑點頭道，只有一個兒，乃是楊山天王項奎龍的妻子，來此不久，本帥原因項弟兄，結交匪類，素不重視，只是他們勢威來投，本帥也不能拒絕，現今把紀玉兒搬在水城守城，待本帥傳

到玉兒提問就是，說着他拔出腰間寶劍，令人持劍爲令，傳水城守將紀玉兒，到大帳伺候，不多時候，紀玉兒奉令來到，坤英等留神瞧去，見玉兒三十左右個年紀，白嫩臉兒，雙眉濃黑，一雙水汪汪色眼，眉間殷紅一痣，越發顯得嬌俏，身上倒也是武將裝束，到了大帳，躬身行禮道，元帥呼喚小將，有何吩咐，上傑臉色一沉道，紀將軍爲甚麼要哄騙本帥，玉兒不解道，元帥何出此言，上傑冷笑道，你來投本帥的時候，說有紫金冠，唐靛甲，八寶如意，三件寶物，將他存寄本帥官庫，爲什麼將另有一口桃花寶劍，隱過不道，不是哄騙本帥麼，紀玉兒吃了一驚，便將聚英集失劍的事說出，上傑却還不肯深信，令人到紀玉兒臥室仔細搜尋，確是沒有桃花寶劍，才將玉兒喝退，玉兒因此懷怨，不久便離了施家寨，投奔他處安身不題，且說坤英等又撲了空，甚是懊喪，在大帳喝了一回酒，便稱謝告退，上傑挽留不住，親送鰲元等上鏢船而去，坤英青芝也不到天馬山了，就告別丁家大姊，登岸趕路，才得在武進地面，遇見賽鐵拐李明揚，兩下各將前事一題，方知緣繆桃花劍，已落混世魔王三寶和尚手中，紅穗桃花劍却給年握道人取去，青芝便對坤英道，咱們倒不如趕上聚英集探訪那道人，坤英點頭說好，明揚却道，你們要訪道人，須離聚英集市口五六里路程，就有水道河邊，有三間茅屋，便是道人和老漁翁的住處，到那兒去找，說不定還能尋得，坤英青芝稱謝一聲，便要告辭而行，明揚却笑道，緣繆桃花劍准在明年中秋子時，在嵩山頂上，除了三寶和

尚，便當將劍奉還，那時候你們何嵩山等候便了，坤英青芝點頭記下，才和明揚分別，明揚自往天甯寺，訪長眉仙廣靈和尚，坤英青芝趕往聚英集，尋找道人，一路趕來，早到河南地面聚英集依舊明揚指示，出市口五六里路程，果見有河道橫前，岸上確有三間茅屋，只是雙扉鎖閉，鎖兒倒掛，分明沒人在內。坤英青芝好不納悶，商議之下，且在聚英集落寓等候，逐日到來訪察，一連十餘天，人面不見，諒是遠走他方去了，坤英青芝只得快快辭了聚英集，只因已在鄭州地面，便折回楊三岳家，探望楊耀德，到了楊三岳家，方知耀德病已全愈，兄弟兩個隨了神偷手王光祖，出潼關購買良馬去了，坤英青芝便把桃花劍消息，說給楊三聽了，楊三也替王光祖訪得小飛良帶上賓，知道了穆欽失去七寶珠後，懸了重賞捉拿王光祖，帶上賓料到王光祖在二龍莊上他使大司二龍莊，盜去了七寶珠，奉還給穆欽差才得一筆重賞，光祖爲了原物仍歸原主，例也不能和帶上賓爲難，且念他有相救坤英青芝的好處，反和他訂交而別，這件事便也了結，坤英青芝行了一夜，便告別楊三夫婦，徑向六面而來，回家走遭，將桃花劍消息，說與秦母和小芳知道，一路晝行夜宿，這一天以是皖境，却見沿路的百姓，都現着愁容，坤英青芝覺懷中，才知皖省地面上，所有大股土匪，四處劫掠，殺人放火，姦淫婦女，勢甚猖獗，那土匪的首領，喚做石堡，乃是山東人氏，驍勇異常，一手好箭，因此人稱通臂箭，手下有四千名土匪，都是強壯幹練的漢子，號稱一萬人，打起

了石將軍的旗號，四處騷擾，鬧得商旅裹足，民不安枕，日夜防着，石堅到來大有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的情狀，坤英青芝聽了，倒也暗暗吃驚，忙向六安趕去，在離六安四十多里路，却見沿路的百姓杖老攜幼，提包背囊，慌慌張張哭哭啼啼迎面過來，坤英青芝知道前面，定是又有匪警，從着本原在身仍向前趕路，驀聞有人喊道，那不是秦大娘嗎，坤英抬頭瞧去，却認識那人，乃是六安城裏餅舖子的何三，見他身上穿得破爛不堪，吃了一驚，便問爲何，這般狼狽，何三搖着頭道，大娘還沒有知道，石堅率領土匪，殺向六安地而來了，咱們都要逃向他處安身，火氣還是不去了，坤英青芝聽說土匪要劫掠六安了，兩人不暇和何三說話，緊緊趕回六安，到了相近，只叫苦也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第二十二回 通臂猿神箭示威

蔡門道慈親隱跡

話說坤英青芝走到六安地面，遙見四處濃煙大起，紅光隱隱，若左晚上，便會都是火焰了，那一片喊殺的聲兒，震耳欲聾，夾着男啼女哭，好不刺耳，坤英青芝大大吃驚，料想土匪已到，慌向家中趕去，這日早來了一股土匪，約有七八十人，一式都是青布衫褲，草底草鞋，一個個手執刀棍，攔住了去路，坤英青芝，拔出傢伙，迎上前去，一陣亂殺，殺得土匪四散奔逃，但覺多嫌少生兩只脚，坤英青芝，沒回趕他們，自願向前，沒上三里地，又來了一股土匪，都有三四百人，擄了不少年輕婦女，呼噪而來，坤英舞動寶劍，青芝舞動九節逆珠

鳳尾鞭，嬌叱一聲，殺入匪羣，匪中有兩個頭目，一喚張得功，一喚王三好，那三好原名長壽，只因好賭好酒好婦女，夥便替他起名三好，倒把真名隱了，三好本領倒也不弱，使一口朴刀，百來個人，輕易近不得身，他和張得功搗了不少年輕婦女，來到這兒，瞧見坤英青芝一對鮮花般嬌艷，便和得功上前迎敵，要想把他們生擒活捉，王三好舞動朴刀，直奔青芝，得功起鐵棍向坤英打來，兩下一交手，三好和得功才知人家娘兒們厲害，使盡平生之力，和坤英青芝周旋一霎眼間，坤英已把張得功的性命結果，三好一慌，給青芝趁虛一鞭，打翻在地，眾土匪一聲喊，四散奔逃，拋落被擄的三四十名年輕婦女，跪在坤英青芝面前，拜求保護他們出險，坤英青芝急於回家，揮望老姑和小芳，不知怎樣了，那有心情，顧到他們，拔步待跑，早給他們找袖的拽袖，抱脚的抱脚，一片哭聲喊着大娘去了，咱們還是要給土匪擄去，送了性命，大娘救了咱們罷，坤英青芝給眾婦女哀哀苦求，覺得他們很是可憐，落入土匪手中，難免受盡污辱，只是救了他們，放心不下家中，正在為難之際，前面塵頭大起，那些婦女，早哭喊着道，土匪又來了，土匪又來了，一個個面無人色，坤英青芝喚他們避過一旁，迎面早來了五六百土匪，一面大旗飄蕩，標着石將軍旗號，坤英青芝道，擒賊先擒王，咱們先除了匪首遁臂猿石堅，這些土匪，蛇無頭不行，不難漸歸撲滅，青芝說得一聲是，石堅早到了面前，大聲喝道，那裏來的賊婦，膽敢殺傷本將的軍隊，坤英青芝，瞧那石堅臉

相，好不兇惡，青滲滲一張臉，獅眉鳳眼，豹目圓睜，兩只招風大耳，一張闊口，顴頰濃髭，似蠟削一般峻峻豎起，背闊腰圓，身材高大，背插弓，腰懸箭，上身穿件黃馬褂，下身穿件大紅褲兒，青徽簿底夾託，一身裝束，却是不倫不類，簡直是個土匪罷了，官府怎會任他猖獗到這般光景，青芝的頭向坤英一擡，姐姐動手罷，咱保護那些婦女，免得給土匪無禮，坤英說好，一挺寶劍，便奔石堅，如寒星一點，向他咽喉刺來，石堅吃了一驚，說聲且慢，起手中一對臥虎鎚招架，兩下交手有五六十個照面，不分勝負，石堅霍地跳出圈子，喊聲潑婦厲害，本將去也。坤英早抱了擒賊擒王的主見，那裏肯放他逃去，在後緊緊追趕，石堅回頭一瞧，坤英在後追來，心頭暗喜，將臥虎鎚插入腰間，背上除弓，腰間拔矢，扣矢上弦，霍地扭轉熊腰，振一撥一撥臂，的的，箭已離弦，直奔坤英前心而來，坤英在後面瞧得清楚，早已防到，唯見箭到面前，右手便接，不防石堅擅長連珠箭法，第一隻才發出一弓弦頓頓兩聲響，第二條第三條兒，一先一後，又到坤英面前，坤英眼快一蹲身就地打個滾，避去兩箭，堪堪翻起躍起，石堅一箭又到，險中坤英咽喉，坤英躲得快，箭從耳邊擦過，帶傷了一些浮皮，鮮血涔涔淌出，坤英嚇出一身冷汗，才止住脚步，不敢再追，石堅也已逃得老遠，坤英笑折回原處，那些土匪，已給青芝打散，青芝見坤英耳上受傷，吃了一驚，忙問如何，坤英笑道，石堅那賊，倒也不愧人稱通臂猿，果然好箭法，險在咱頭上開了一個窟洞，青芝才知受

了箭傷，却無大礙，當下便道，這些婦女，怎樣辦呢，依咱主見，倒不如護送他們出了六安地面再說，好在家中有小芳妹子在香。憑着他們智勇，保證一個老訪，不見得就會誤事，坤英覺得有理，便和青芝護送這些婦女，出六安地而而去，那知小芳在家中，偏偏鬧出岔兒，做書人筆兒一掉，便寫到秦鳳家中，那位小靈神秦小芳，這幾天在家中，原知外面風浪很緊，他却不在心上，眼見左近鄰居，一家家紛紛遷徙，小芳兀是笑他們胆怯，諒那土匪，有什麼了不得本領，倒是秦母年高有見，對小芳道，咱們還是避去的好，我兒雖有本領，土匪勢威，你一人力孤，不比兄長嫂子在家，爲娘的不和我兒說了，萬一冒出來，爲娘年已老邁，一死不足惜，兒又何苦來，秦母說着，又想起了兒子媳婦，不禁老淚紛落，小芳見娘哭了，慌道，媽媽放心，女兒家媽話說就是，好得秦升秦平，他倆也會殺手拳脚，好相助女兒，保護你老人家，咱們可就收拾東西罷，秦母說好，便和小芳把貴重衣飾，打成三個包兒，那知包裹方才打就，通臂猿石堅已是率領大隊土匪來，四下動手刮掠，頓時喊聲動地，火光接天，小芳暗暗吃驚，急將一個最貴重的包兒，結在背上，將餘下兩個，交給秦升秦平，兩個得力家丁，各背一包，繞過小芳，護着秦母，四個兒從後莊門抄小路走避，纔繞到旗門道大路上，堪堪和石堅大隊土匪撞個正着，前首的小匪，上前動手搶劫給小芳寶劍揮處，但見人頭亂滾，小匪發聲喊，兩下分開，驚動了通臂猿石堅，奔上前來，起臥虎鎚，向小芳打

落，小芳見石堅是個賊寇模樣，把手中劍用力格來，石堅的臥虎鎚，便直蕩開去，小芳還手一劍，便刺石堅慌忙閃避，沒上三十個照面，已打得石堅氣喘汗流，喊叫逃逃，霍地跳出圈子，拔步便跑，小芳却不去追趕，舞動寶劍，殺入土匪隊裏，劍光到處，人頭便落，只殺得那般土匪呼苦連天奔避不及，石堅回身瞧見小芳，把他的手下，似切菜般亂殺，不由得氣破胸膈，除下背上弓，抽出腰間箭，瞧得清楚，張弓發矢，斜刺裏發出一箭，真是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，小芳正殺得酣，不防弓弦響處，一箭飛來，躲避不及，正中肩頭，小芳一咬銀牙，忍痛再殺，把小匪殺傷了不知其數，石堅再放一箭，却給小芳寶劍格去，直向石堅追來，石堅拍馬便逃，小芳在後緊緊追趕，只因肩中箭，一陣陣發痛，小芳騎下不免略慢，才給石堅逃去，青芝停了脚步，咬緊銀牙，把肩頭上的箭打落，撕下一幅衣襟，裹了傷處，奔回原處，早不見了秦母和秦升秦平三人，不由得大大吃驚，還疑他們躲在附近小林裏面，便直着喉嚨喊叫，却無一聲回音，小方才悔不應追趕石堅，竟把老母遺失，看看天色又已晚了，暗想還是回家等候，只要土匪退後，秦升秦平自會保護着老母，回到家中，小芳打了這個主意，便從小路抄回莊後，不禁暗叫一聲苦也，原來一座莊子，和附近的鄰居，都給土匪縱火燒去，化爲飛灰了，此刻倒變做無家可歸，在這暮色沉沉裏面，進退兩難，身子也覺得疲了，席地坐下，肩頭箭瘡，陣陣發痛，肚中又飢腸雷鳴，背上包裹裏面，只有金珠銀兩，却充

不得臥，乾糧等物，都在秦平色裏裏面，暗想老母卻不會受飢了，但不知此刻在那兒，沉沉思着，不禁神倦起來，可是一陣陣風兒過處，還有喊叫的聲兒，陰陰捲來，小芳怎敢瞌睡，霍地跳起身來，向縣城走去，那六安縣城，初時早給石堅打破，一陣奸淫擄掠，殺人放火，攪得一片糊塗，石堅便離城下鄉，逃去的武官吏，却一個個溜回城中，賊出關門，反把城門緊閉，加嚴防守，城上倒也刀槍劍戟，排立森森，瞧上去沒一個不是國家的干城，却不知道土匪到的時候，他們都到那裏去了，這時一應人等禁止進出，倒把老百姓弄得心神更是不甯，這時秦小芳趁青月色，趕到城下，見了這般光景，不禁暗暗冷笑，回身便走，來了主意，信步前去，約摸三里光景路程，見前面林邊，倒有兩間屋子在着，裏面還有燈光射出，暗想這一家人家，倒也胆大，便走上前去，叩動門兒，這一家原是姓孫，漢字叫做浩元，是個睡面自乾的懦夫，他的婆娘，城內外的人，都認識他，叫做花三姐，是個營官發賣的爛污貨兒，長得却有六七分姿色，一張利嘴，慣會說死成話，孫浩元貪他姿色，花了三十兩銀子，買回了家中，草草成婚，沒到三天，一場火，把積蓄燒盡，城中存身不住，只得住在城外的祠堂屋子裏面，大時花三姐穿大街，走小巷，做媒婆過活，不用說，受盡了婆娘的醜態氣，浩元也只得忍受，這幾天城內外，給土匪鬧得沒開交，他們的破祠堂屋，却没有土匪光顧，夫妻兩口子，這時正在吃晚膳的當子，聽得門上有人敲打，浩元早已變了面色，顫索索的道，

完了完了，土匪來了，花三娘呸了一聲道，見你媽的鬼，土匪又不瞎了眼珠，來到這兒來尋晦氣，浩元道，話兒不是這們說，你還長得俊，給土匪瞧見，架去没人樣，咱可肉痛，花三姐啞的笑了一聲道，給土匪搶去，老娘倒好過好日子了，可不要你心痛肉痛，門外的小芳，敲了一回門，不見有人開門，不禁敲重了，浩元渾身抖着道，你別自在，床下灰裏面，還有十來兩銀子，不要叫他們掃了去，這句話，倒把花三姐也嚇得真急了，嘆的聲，把油盞吹滅，門外的小芳，見屋中反而熄了火，不禁詫異起來，喊着道，快快開開，咱是一個逃難的女兒呢，屋裏點着浩元，和花三姐聽出是女子的聲兒，纔是心定，花三姐笑着喚浩元打燈火，點了油燈，三姐自出開門，見了小芳，暗吃一驚，笑問姑娘幹麼，小芳稱原是要進城投宿，無奈城門已閉，不能進城，沒處安宿，擬向府上借宿一宵，明晨便行，三姐點着頭道，只是屋子很小，姑娘要是不嫌棄的話，就請進來坐地，小芳稱謝一聲，走入裏面，見了浩元，三娘已指着浩元道，這是咱家漢子，妥妥瑣瑣，不知禮數，姑娘你得見笑，說着端過一張橙，請小芳坐了，小芳見三娘很殷勤，心中着實感動，雖然也是一家苦人家，這般敬客，倒不容易，待明天走時送幾十兩銀給他們罷，心上這般想着，倒呆住了，那知花三姐，也在傍細瞧，見小芳年紀又輕，貌兒又俊，背上的包裹又大，手中又拿了一口劍，不心也呆在一傍，暗暗想着，這女子是那一路脚色，那孫浩元，在傍也有他的心事，他見小芳有口劍兒在手

，不要是個女士匪，背上還存這們大的包裹，說不定也是搶來的，不禁眼兒向床上的灰囊瞧着，不要給他把囊中的銀子搶了去，屋子裏三個人三般心事，頓時寂靜起來，募地小芳肚中飢腸雷鳴，一陣響動，聽入花三姐耳中，三姐便笑着道，姑娘路上勞頓，想來還沒用飯，好在有現成飯兒在着，將就用些罷，小芳臉上一紅，肚中也妥實餓了，便把頭點上一點，三姐四過頭來，對浩元道，你把飯兒煖上一煖，咱就來煮幾個鷄子，浩元向三姐瞞了幾眼，把桌子的飯和菜，收入隔屋，自去煖飯，三姐在床下籃中，拿出三四個鷄子，笑着對小芳道，姑娘請寬坐，咱去去就來，小芳說聲請位，花三姐扭扭捏捏，走入隔室，浩元向三姐埋怨道，家中飯又沒多，你偏獻勤兒，不見手中有劍嗎，準不是個好人，三姐低着聲兒道，別慌，請他吃一頓飯。上鬼門關去，浩元縮了頭兒道，你說什麼，你說什麼，三姐笑着道，你不見他背上的包裹嗎，裏面多麼沉重，這門混亂日子，做翻了他，咱們兩口子就享福不盡，仍向城裏住去，爭不成先往這祠堂屋，說着，將鷄子丟入熱水裏煮，浩元頭兒亂搖道，試也試不得，他一個兒白天敢在路上走，沒給土匪劫去包裹，倒會讓咱們做翻，不要做他不成，反送了你我性命，這纔冤枉，三姐恨恨的道，不中用的漢子，不要你忙，有老娘在着，憑他是個三頭六臂的人物，也要請他喝老姐的洗腳水，浩元便不敢再說，三姐却在廚下盛了一大碗酒，這酒是他平日喝的，此刻要做翻小芳，只得分出一大碗來了，放在鍋上煖得很熱，纔把四個

鷄子，一同放在盤中，送到外面，端在桌上，笑着對小芳道，飯停刻兒罷，姑娘肚餓，有鷄子在肴下酒，小芳稱謝一聲，便坐下吃喝，實因肚中餓了，一大碗酒，四個鷄子，轉眼便完，三姐還待添酒，小芳道不用了，頭已昏了，在平日小芳喝這一碗酒，還不妨事，這時一因力乏，二因肚飢，三因酒過熱，一大碗酒，落下肚中，便見力量，待到浩元把飯熱出，小芳已靠在桌子上睡去，花三姐把他的包裹輕輕解下，打開一瞧，夫妻兩口子，頓然呆了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面分解，

第二三四 鶯姐多情揮淚救故主 秦升報德慷慨探深仇

話說孫浩元花三姐夫婦兩個，將秦小芳背上的包裹解下，打開一瞧，見裏面花花銀兩，圓丟丟的珠兒，豔生生的黃金，綠溶溶的翠寶，五彩繽紛，耀眼生花，不由得吐了舌子，暗暗吃驚，浩元險些失聲喊出，花三姐忙搖手止住道，怎便這樣大驚小怪，給人家聽見不是當要的，浩元止住聲張，心裏快活得六神飛上天去，手忙足亂的幫着呢包裹依樣包好，放在一傍，花三姐拿出兩圈繩索，一圈把小芳的手腳輕輕結緊，又把一圈繩子，中間打了個活套，套入小芳粉頸，三姐和浩元，各執一頭，用力收緊起來，小芳嚇地驚哩，欲待掙扎，那裏能夠，一來酒性醉了力乏，二來手脚都被束住，任你生平神力休想動得一動，可憐秦小芳一生英勇，萬不料喪在這個狗男女的手裏，這時花三姐把繩一抽，早把小芳身子從橙上跌翻在地

，三姐伸脚踏住小芳左肩，孫浩元依了葫蘆書例樣，也伸脚踏住了小芳右肩，兩臂只顧用力將繩死抽，不多片刻工夫，眼見小芳快要負荷，那孫浩元一個心，險些跳出了腔子，正在這個當兒，只要兩人的手中，再將繩子一緊一下，小芳便是玉碎香消，任可裏屋外有脚步聲響，有人在外道，好哇孫浩元急得魂飛天外，早又渾身亂抖，花三姐把油燈吹熄，側耳聽着了却是有人經過屋前，業已過去，一人還在說，有什麼好，這種混亂日人，過一天算一天罷了，三姐方才心定，俯下身子，一摸小芳鼻端，已是沒了氣息，便喚浩元道，你趕快把屍身丟入林子去罷，浩元索索道，我怕媽，怕死人來，三姐丟了一聲道，人已死去，怕他什麼，老娘替你抱上背，開了門走罷，浩元要三姐把燈點炷，三姐却防有燈火，給人瞧見，早將小芳抱起，和浩元背兒相貼，喚浩元閃過雙臂，雙手兜在小芳背小肚皮上，望上一掀，便把小芳掀起，推他快走，浩元硬着頭皮，背了小芳，由三姐闖出邊門，浩元放開脚步，跨出門兒，只見滿天星斗落月急斜，晚風過處，樹葉受了風吹，發出簌簌聲響，浩元疑神疑鬼，直向樹林裏奔去，急將小芳拋落在地，翻身便跑，到得家中，把門急急的閉上，忽覺身子被人拽住，不禁失聲啊呀，三姐擊了燈火出外一瞧，原來浩元心慌意亂，急急閉門，把衣兒帶入門縫，緊緊夾住，却不是給人揪住，浩元也不明白笑話，給三姐罵了幾句，浩元重把門兒關好，拉出衣兒，偷眼望門外瞧瞧，却見大道上過來有一片燈火，遠遠近來，嚇得浩元關門不迭，奔

入裏面，見三姐正對了包裹出神，慌道有不少人來了，不要是土匪，不要是衙門上的公差，三姐斜了他一眼道，替老娘安生睡罷，包裹到了手，屍身出了門，天大事兒，有老娘擔肩，要你担心，說着走向窗前，從窗縫向外面瞧看，果見有不少燈光，轉向林子那邊去了，三姐心上暗暗吃驚，却不敢出聲，把火炮去，摸得包裹，放在榻上，和浩元便睡，原來說到門外，那一片燈火，却有來歷，因是有個六安人馮武昌，他的父母，早已去世，從小隨了伯父度日，他伯父是個茶商，在安慶省城和幾處熱鬧商埠，各處都開設有幾家茶葉鋪子，膝下並無子女，把武昌愛如親生子一般逢到出門，終把武昌帶了同去，待到武昌二十歲的那年，便把幾家茶葉鋪子的賬務，都歸武昌盤查，武昌年紀雖輕，為人很是幹練，川流不息的在各處查看賬目，很是認真他伯父知道越發安心，不上一年，伯父死後，那幾家茶葉鋪子，自然歸武昌執管，好久沒有空閒，回家鄉祭拜墳墓，這次帶了他的妻室方氏，回六安掃墓，方氏原是勾欄中人物，芳幟桂卿兩字色藝雙佳，身價很高，尋常的王孫公子，不在他的眼中，武昌有次在安慶城中，偶入花叢，見了桂卿雨下一見鍾情，訂了三生盟約，武昌原正有妻，便正武把桂卿娶作妻房，現已生有一子一女，向安慶店中，從未到過六安，此番武昌帶了方氏子女，回六安祭掃先人墳墓，偏偏匪勢猖獗，武昌的船，停在小港裏面，不敢登岸，這晚聽說土匪離城遠去，武昌便星夜上岸，待帶同妻子一祭先人墳墓，便好下船，開回安慶，武昌的

先人墳墓，本在離城不遠，這時由船子男僕，亮着燈光，來到馮氏先人墳墓前面，暮見小芳的屍身，橫在地下，衆人都吃了一驚，武昌見小芳頸上有繩索套住，知是被勒斃，上前一摸他的心口，尚在微微跳動，不禁失聲道，這女子倒還有救，方氏初時膽小，不敢上前瞧着，此刻聽說還沒氣絕，便放大膽走上前，趁着燈光瞧見了，方氏不禁失聲道，有救嗎，快救快救，這是我大恩人，怎會被人勒住，說着早跪在小芳身前，淚落如雨，伸手在小芳胸口按摩，武昌和衆人聽了又驚又喜，好在船停不遠，急喊船子回到船上，取些薑湯，替小芳灌下，邊去排設祭桌，祭奠一番，沒多時只見小芳雙目睜還緊閉，却已呼吸微微了，方氏便和武昌挾了小芳，一同下船，船便開行，武昌即問方氏，這個女子，莫非就是你時常和咱提起的秦家姑娘嗎，方氏點頭道，正是秦家姑娘，却不知怎會給人謀害在林中，待他醒來，不難明白，到了天明時候，小芳一個啞，吐出一口濁痰，人便清醒，睜開雙目，見身子已在船上，方氏坐在他身傍，見小芳醒了，便道，秦姑娘怎樣了，小芳向方氏呆呆瞧了一回，猛的一想起，脫口便道，你不是方鶯姐嗎，難道咱們在夢中相見嗎，方氏點頭道，正是鶯姐，原來方氏便是前在和州青龍鎮，走客寓，唱梨花片的小姑娘方鶯姐，她得小芳化了銀子，向潘三夫婦贖出，寄在客寓，那知仍給潘三夫婦，轉賣給他人，輾轉落入了勾欄，改名桂卿，居然名噪一時，現今嫁便給馮武昌爲妻，恰因來此祭奠得遇恩人，方氏把這一番情由說了，小

芳感激甚是驚喜，驚的是若無鶯姐夫婦相救，性命早已完結，喜的是鶯姐苦盡甘來，得嫁給馮武昌，終身有託，當下便握了方氏的手兒道，五六年了罷，你倒好了，咱前番回麟青龍鎮，不見了你，把咱急得什麼似的，找的多時，不見你面，只索罷了，想不到再會相見，小芳也便把前情說了，倒在床上，再拭着淚道，你們救了咱的性命，却不是咱媽，如今生死存亡未知，待要掙扎起身告別方鶯姐，自去先找老母再來報此昨夜之仇，鶯姐和馮武昌那裏肯任小芳去，大家在他面前只是苦苦勸慰的道，姑娘只得放寬了心，且養身子要緊，好在老太太有兩個得力家丁護着，吉人天相，決不會有岔兒。出，姑娘且到了安慶，再作道理，依着小芳，恨不能立刻上岸，趕回六安，尋訪老母，只是方氏眼見恩人在前，那肯輕輕給他自去，況且小芳的精神，一時也還不見披復健，怎的經得起勞頓，鶯姐跪在小芳床前，叩頭勸慰道，恩人暫且上安慶去，待身體好了，再來尋母親就不遲，小芳見他誠心，無奈只得允下，馮武昌和鶯姐看小芳允了，大家催着船家趁着千葉輕帆只望安慶進程，這且不提，却說秦平秦升兩個，護了秦母，在旗門道，眼見小芳把土匪殺得四散奔逃，直向石堅追去，秦升秦平，挾着秦母，正待在後趕上，偏是背後又來了二三十個土匪，上前搶劫，秦升秦平只得掄刀動手，他們兩個的本領，原是平常，眼見不是土匪對手，便由秦升背了秦母先逃，秦升奮力抵擋土匪，待秦平逃遠了，纔殺翻了幾個土匪，奪路而走，土匪倒也不追，秦升望着秦平

趕上，合在一處，揀隱僻處躲了一會，秦平和秦升商議之下，由秦平將秦母送到他的家中暫住，秦升去找小芳到來，當下秦升秦平，稟明秦母，秦母點頭說好，秦平仍背了秦母，逕向他的家中去了，秦升便回到旗門道一帶，尋找小芳，那知小芳早已離開了旗門道，兩下遂成相失，秦升料想小芳不會離開六安地面，便在四處亂找，那知小芳已是上安慶去了，秦升再也夢想不到，一連三天，不見小芳踪影，秦升纔着了慌，還防小芳傷在土匪手中，只得回到秦平家中，稟明秦母，秦母年老之人，受了土匪的驚嚇，已是來不得了，如今聽說不見小芳，怎不要吃驚萬分，便問秦升，家裏去瞧過沒有，秦升竟道，莊子已給土匪燒成白地了，秦母一聽，急上加急，一口氣回不過來，頓時暈去，嚇得秦平一家，都愁秦升不該直說，急忙將秦母救醒，從此秦母病倒在床，秦平少不得延醫調治，秦升仍是四出打探小芳下落，這天走到六安城中，在東門街上，見一家新開張的京貨鋪子，在匪亂之後，生意怎會熱鬧，只有兩三個混混，和櫃內的一個裝扮得花鶯鶯般的婦人調笑，只見那婦人笑得前仰後合，頭上簪的一支金鳳兒，顫蕩不停，鳳尾插着兩顆紅寶，發出閃爍的光兒，耀人眼目，秦升不禁呆上一呆，隔了一回，便踏步上前，徑裝瞧着貨物，瞥見有口寶劍掛在櫃內，劍柄上倒拋着一絡黃穗，在空中飄蕩，那婦人早笑着道，客人敢時要劍，這口劍真不錯哇，秦升點了點頭那婦人把劍除下，秦升接劍瞧了一回，便問要賣多少銀兩，那婦人笑道，這是人家託咱家代賣的，

只要三四銀子，秦升亦不打價，摸出銀子付了，金劍退出，仍明市招，却是孫記京貨鋪，走了幾個門面，便有一家茶園，秦升走入裏面，要了一壺茶，喝了一口水，見茶家不多，跑堂很閒，便招呼他過來，笑着問他，那邊新開的孫記京貨鋪子，怎不見老闆，只有一個姑娘應客，跑堂的笑道，客人豈是遠方人，連這個女郎都認不得，那家的老闆，叫做孫浩元，那婆娘是尊頗頗有名的淫賤貨，叫做花三姐，原先是住在城外祠堂屋，現下不知那裏發了財，居然開京貨鋪了，秦升聽著，一一記下，少停付過茶錢，忽忽出城，趕到秦平家中，秦平問他可有信息，秦升氣喘吁吁的道，有了有了，你瞧你瞧，說着把寶劍投給秦平，秦平一瞧，急道，兄弟在那裏得到，這是咱家姑娘的寶劍，秦升道，不單寶劍，還有紅寶金鳳，不是太太先前替過的嗎，現在城內東門街上新開孫記京貨鋪子的花三姐頭上，咱已打探明白，他的漢子叫做孫浩元，原是窮漢，不知那裏來的錢，秦升搶着道，這件事可難了，千萬別給太太知道，咱們還是去會錢搯頭，委他辦，這件事罷，瞧光景，咱家姑娘定是兒多吉少呢，秦升慷慨說道，是便是，咱秦升誓必要報此大仇，方對得起平日秦家待咱的一番盛意，如今没法咱們且去錢搯頭那兒走遭再說，秦平點頭說是，咱們就走，吩咐家中人小心伺候老太太，說着和秦升起進了六安縣城，遇到錢搯頭家中，會見了錢搯頭，這長那短一說，錢搯頭一拍掌道，咱原在起疑，這一對那裏來的錢開店，如今真憑實據都在，怕他們幹麼，兩位請回去就是

，待咱有了信息，喚人送信過來好了。秦升去平告別出城，錢捕頭便拿了長竿短棍，運到東街，孫記京貨店門前，有個僮站著，花三姐原識得錢捕頭，在櫃內早直站起來，笑著道再巧也沒有了，原想到府上拜望，咱們兩口子，借得幾個小木錢，開下這個不成樣的店兒，小本經營罷了，偏是街坊上的混賬脚色，到來強賒硬買，真真得人頭脹，今要借杖老人家大力，吩咐他們一聲，休要來纏擾，咱們兩口子也識得好歹的，說著，流水也似的斟過一杯熱茶，放在櫃上，錢捕頭暗想這潑婦真厲害，望裏一瞧，只見孫浩元坐在賬桌不出一聲，便笑著向浩元招手道，老闆，咱們上茶園喝碗茶去，浩元看了花三姐不敢答腔，三姐咬著指兒，向浩元丟了一眼道，捕頭瞧得你起，你怎不受抬舉，這般婆子氣，還不答腔，快伴捕頭走遭，捕頭又不是大虫，還怕他吃了你去嗎，浩元饒著臉走出櫃外，三姐又道，捕頭是佛菩薩般好人，你不要瘋瘋顛顛，說話得罪人家，記著，說話留神了，花三姐一句句話帶雙關，捕頭是什麼脚色，早瞧料著三分，浩元出了鋪子，和錢捕頭跨入一家茶樓，錢捕頭揀了一個暗靜座頭坐下，浩元早似待決的死囚，臉上一陣青，一陣白，錢捕頭沒和他交談，早瞧料著五分，喝過一碗茶，錢捕頭笑著道，鋪子生意好，浩元搖著頭道不見得，錢捕頭道，多少本兒下場，怕不要上千銀子，浩元頭兒亂搖道，沒這許多，統共三百兩，錢捕頭打了個哈哈道，三百兩嗎，是誰的銀子，浩元直站了起來道，不是咱的是咱女的向人挪移來的，說完這兩

句話，重又坐下，把頭兒低着，再也抬不起來，錢捕頭早瞧料着七分，便又笑着道，不知還是箱中挪移來的，還是包裹中挪移來的，錢捕頭說這兩句話時，釘了浩元臉子緊瞧，浩元早嚇得面如土色，禁不住亂着起來，嘴中啊啊啊啊，一句話都答不上來，錢捕頭早瞧料着九分，正待翻臉，茶樓門外，早闖進一個本城的大青皮馬大，嚷着道，老錢哇，你在這裏嗎，那兒不找到，險不把六安城翻轉看了，奔上前來，拉了錢捕頭道，來來來，酒快涼了，又對浩元道，你家嫂子候你回去，走罷，浩元如聞赦令，展腳便跑，錢捕頭正待喝住，只覺雙袖裏面，多了冰冷細硬兩段，頓時深藏起來，估量倒是五百頭，便轉着笑臉道，馬老弟幹麼，你酒不涼，咱喝了也得肚痛呢，馬大哈哈笑道，放心喝去就是，肚痛發作，有咱馬某在着，包準醫好，兩人笑着跨出茶樓，馬大說聲茶錢寫賬，拉了錢捕頭到他家中，坐了一會，錢捕頭便自回去，再也不到孫記京貨舖門前去了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第二十四回 手足情深劍光飛黑夜 冤家路狹麥粥肆機謀

話說錢捕頭和馬大一阵鬼混，從此便不再到孫記京貨舖門前去，不用說自然沒有一點信息，送給了秦平秦升，他們兩個，候了好幾天不見錢捕頭有消息傳來，秦升又趕進城中，會見錢捕頭，問他怎樣了，錢捕頭笑着道，天下事具有冤屈，初時咱也疑心孫家夫妻兩口子，路兒不正，一經打聽，就明白了，的確本沒有錢開店，却是本城有個響噹噹的脚色馬大爺，借給

他們的本兒，纔得開成，秦升見錢捕頭話風改變，便道既是如此，秦家姑娘的寶劍，和那支金鳳，怎會都在他們手裏，錢捕頭道，這是最重要的，一個把柄，咱也暗暗盤問他們，夫婦兩人，滿口喊冤，說寶劍是人家託他們代賣的，金鳳乃是花三姐的嗎，傳給他的東西，瞧光景，不是他們夫婦兩口幹下歹事，貴府上姑娘，六安地西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，乃是武功卓絕，本領超羣的人物，怎會給他們兩口子謀財害命呢，秦升聽錢捕頭話風，處處替孫家夫婦開脫，便知中變了，只是覺得小芳那本領，倒也不像會給姓孫的謀害，當下便道，既是如此，只得作罷，告別退出，重到孫記京貨舖前瞧瞧，見花三姐坐在櫃內，頭上可不見了紅寶金鳳簪兒，心下反更動疑，忽忽出城，回到秦平家中，把錢捕頭探聽得的話兒說了，秦平搖著頭道，准是錢捕頭得了錢，不用說，秦升憤憤道，咱們上縣衙控告就是，到他們家中搜查一下，怕不有姓秦的東西搜出，秦平繃着眉兒道，到此刻想到，可就嫌遲，他們早有防備，要是前任蔡知縣在這兒個話，本也不去找錢捕頭，蔡知縣和咱家大爺姑娘，都有交道在着，只一說便得照辦，如今尚莫知縣，又是個貪財官，這件事準辦不了，秦升道，難道便完了嗎，秦平道，錢捕頭說的馬大爺，不知是尊什麼脚色，兄弟再上城中走遭，訪個明白，再作道理，秦升說是，立刻又向六安縣城而來，在城門口行走忽忽，和人家撞了個滿懷，抬頭一瞧，見是個道人，那道人却失聲喊道，你不是秦升嗎，秦升吃了一怔，仔細瞧視，不禁驚喜

交加道，不是大爺嗎，原來道人便是秦人鳳，他怎會回到六安？只因他和白頭翁孟天蛟，在仙霞嶺一帶游玩，得人傳問，知道皖省有土匪作亂，鬧得十分厲害，不由得人鳳動了思母之念，告別了孟天蛟，便向皖省趕來，到了皖浙邊境，聽說六安已給土匪攻破，心下更是着慌，不分晝夜，趕到六安家中，只見莊子化爲飛灰，不禁仰天長歎，淚落如雨，暗想老母此番不知要怎麼受驚，此時生死存亡，還難明白，尋思無計，且入城探聽，也許已到城中去了，當下趕進六安縣城，訪了幾天，杳無下落，這天也就心灰意懶，忽忽出城，恰和秦升相遇，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，人鳳便問老太太怎樣，秦升答道，現在秦平家裏，臥病在床，人鳳聽說老母有病，早又淚下如雨，不暇和秦升再說他言，喚秦升引着路，奔回素平家裏，搶入秦母房中，跪倒床前，哽咽着道，母親，不肖男兒回來了，秦母募見一個道人，跪倒床前，聽了話聲，纔知是人鳳，真是驚喜交加，淚兒紛落喊着孩子，想煞做娘也，從榻上支撐起來，攙扶人鳳，病體乏力，那裏掙扎得起，人鳳慌站起身子，在床沿坐下，替老母按摩胸口，母子兩個，隔別多年，一時說不完的離情別緒，人鳳得知周青芝早已回來，又和坤英一同出外，訪他的下落，且上鄭州二龍莊，贖取紅穗桃花寶劍一節事，又驚又喜，喜的是青芝已回，和坤英兩下言歸於好了，驚的是三龍莊已破，紅穗桃花劍在他身上，怎的他們兩個還沒回到六安，聽到小芳和土匪交戰，失蹤多天一節事，人鳳更是吃驚，忙到外面

詢問秦升與平，可有些娘下落，他們纔悄悄的把前事說出，又將小芳的寶劍，給人鳳瞧瞧，人鳳瞧那寶劍，果是小芳之物，沉吟了一回，抬頭瞧瞧天色，堪堪待晚，人鳳便回入秦母房中，說要進城走遭，秦母急道，不要去了又不回來，把爲娘丟在這兒，人鳳慌道，孩兒怎敢，只是今晚也許不及出城，明晨准回，母親放心就是，說完退出，吩咐秦平秦升，小心在家，我入城走遭，當下趕入東門，來到大街上找見了孫記京貨鋪子，正在收市，人鳳便上一家吃喝鋪子，按摩了一二個時辰，纔付鈔出店，轉到孫記京貨鋪門前，見兩行店面，都已收市，街上靜悄悄不見人影，人鳳一縱身，上了屋面，翻入裏面落下，一並兩間屋子，一屋裏面燈光未熄，人鳳走近窗前，拔出背上那口紅穗桃花寶劍，挑破窗紙，望裏瞧去，只見一個妖嬈婦人，斜靠在榻上格格笑，榻沿上坐有一個身材魁梧的漢子，正伸手在那婦人脅下呵癢，只聽得漢子說道，這幾天你們可安心了，婦人笑着坐起身來道，心可安了，但是白花花五百兩銀子，給姓錢的拿去受用了，婦人說完話，房外却有人歎了一口氣，那婦人便罵道，蠢貨，歎什麼窮氣，那大漢却捧了婦人的臉兒道，嫂子不要罵他，瞧了咱馬大的臉子罷，婦人嗤的笑了一聲，兩人便扭着滾倒在榻上胡攪，窗外的秦人鳳，早已瞧料房中的婦人，便是花三姐，那漢子便是馬大，房外歎氣的人，諒來便是孫浩元，當下見馬大和花三姐要睡覺光景，便把窗子劈開，跳入室中，只一剑，把馬大劈死在榻，鮮血噴了花三姐一臉，三姐跪倒

在地，人鳳飛起一腿，把三姐踢翻，塞住了三姐嘴，綁成一團，丟在榻下，人鳳纔把房門開了，只見房外地上，躺着一人，正在亂抖，人鳳夾領抓起，搶入房中，喝問你可是孫浩元，他顫聲應是，人鳳冷笑了一聲道，你們幹得好事，浩元顫索索道，不和咱相干，原是婆娘要馬大來往，咱也作不得主，原來浩元還認人鳳也和三姐有私，爭風起妒咧，人鳳知道他誤會了，便喝住道，誰來管你們的穢事，快快說出，那裏來的錢，開設京貨鋪子，浩元還待推諉，人鳳舉劍欲劈，慌得他一股腦兒全行說出，人鳳聽到他們把小芳用繩勒死，拋屍林中，心如刀割，把劍在浩元頸子上一抹，早已了帳，回手一劍，向花三姐心坎刺進，望下一劃，來了個大開腔，流得滿屋子都是鮮血，接着打開箱籠搜探，果有不少家中的珍貴首飾，心中更是悲痛萬分，明明小芳的性命，從此休了，當下便將箱中金銀各物，打成一個大包，結在背上，又在牆上寫了一行字，乃是

孫浩元夫婦謀財害命，喪盡天良，手刃三人，報仇洩恨，不與他人相干，特此留字，人鳳寫畢，仍從窗中跳出，翻登屋面，依舊從店面屋上，跳落街心，更鼓沉沉，正報三下，知道這時到客寓借宿，定要給人起疑，還是趕出城去的妥當，便直奔東門，越城而出，趕到秦平家中，恰恰天色初明，跳牆而入，只見秦升秦平，都在屋中，原來他們一夜未睡，眼巴巴守候人鳳回來，這時兒人鳳背了一個大包來，暗暗吃驚，秦平低聲詢問，人鳳也悄悄的說

出，秦平秦升，聽說小芳果命給孫浩元夫婦兩個謀財害命，不由得哭了，人鳳囑咐他們不准給老太太知道，秦平秦升道，小人那裏敢說，只是咱家姑娘，死得甚慘，屍身給他們丟在林

中，如今隔了不少日子，定已腐爛的了，且不知在什麼所在，没法尋人的了，人鳳拭乾淚兒，纔入秦母房中，見秦母睡得正熟，便不去驚動，悄然退出，一宵未睡，便覺神倦，即將包裹解下，交給秦平收藏，纔倚枕假寐，城中東街上的店舖，早已開門應市，不見孫記京貨舖開門，不免起疑，前去打門喊着，也不見有人答應，便知出了事了，喚到地保，把門打開，進入裏面，果然血淋淋三具屍身，牆上一行字，寫得分明，鄰居才知他們有錢開店，原是謀財害命得來的錢財，此番被人殺死報仇，地保便去報官請驗，自有一番官榜文章，做書人不

再囉囉表明，省却閒文，便歸正傳，話說這天秦母醒來，知道人鳳已回，心更安泰，病勢也減輕了幾分，没多日子，病便霍然，這時人鳳已是回復了俗家裝束，取出金銀，喚工匠蓋造莊子，一待工程完畢，人鳳便要出外訪尋坤英青芝下落，做書人趁此一掉筆兒，便說坤英青芝，那一天上，殺跑了土匪，保護着三四十名逃難婦女，送出了六安境界，坤英青芝，便趕回六安家中，見一片瓦礫場，莊子早已被燬，兩人面面相覷了一回，坤英顰着眉兒道，如何是好，青芝道，照此情形瞧來，小芳妹子，定已保護了老太太，上他處安身去了，坤英道，不知到那兒去了，青芝呻吟了一回道，說不定已是上了山東，也許會在姊妹家中，或在我們

家裏，也未可知，坤英覺得相像，便知青芝趕到濟南，却撲了個空，便上徐州周家寨，也是不見下落，這時鐵背猿周道明，和小金剛周立，都不在寨中，青芝也留身不住，和坤英再回六安，這天已是到了皖境，忽地烏雲滿佈，雷聲隱隱，眼見便要傾盆大雨，坤英青芝，忽待找個避雨所在，無奈地處荒僻，四下沒有一戶人家，轉眼之間，雨點飄落，又粗又大，淋得二人渾身水溼，淋淋漓漓，却是十分狼狽，兩人沒處躲避，只得向前狂奔，青芝瞥見前面有一座廟宇在着，便說了聲謝天地，和坤英走上前去，一瞧却是山神廟，走入廟中，且喜是座荒廟，沒有住持，青芝便把廟門關上，在那灰塵寸積的山神殿上，把身上的溼衣脫下，絞去水汁，涼在殿上，兩人光着身體，蹲在佛桌前等候，好在五月裏氣候，雖不很熱，可也不愁寒冷，這般大雨，諒來也不會有人來到山神廟燒香，且是門已關上，不愁給人撞見，兩人瞧瞧天，瞧瞧身上，不由得失笑起來，猛然間廟門響動，奔進了四個躲雨漢子，慌得坤英青芝，搶着溼衣，身上亂穿，偏是水溼的衣褲，不比乾燥衣褲易穿，心中急了，越發穿不上身，羞得坤英青芝，滿面通紅，那四個躲雨的漢子，原是獵戶，結伴打獵，中途遇雨，便奔到山神廟躲避，見門閉着，四人用力一推，年久失修的破門兒，早給他們推開，奔到裏面，瞧見這般光景，暗暗失笑，就中有個叫做吳三的，笑着道，老天真不做好事，累得咱身上水溼，也該涼涼了，說着，公然脫衣解褲，赤條條一絲不掛，竟似不見有姑娘兒在傍，坤英青芝好不

惱怒，背過身子，不去指斥，吳三認做軟弱可欺，先走近青芝身前道，娘兒，濕衣穿了受寒生病，還是脫下涼涼的好，不妨事的，這兒沒有外人哇，青芝一言不發，霍地回身，飛起一脚，把吳三踢翻在地，跳上前去，小腳兒踏定了吳三胸前，提着粉拳兒夾頭夾臉亂打，打得吳三殺猪般叫苦，他的同伴，原想上前行兇，見坤英柳眉倒豎，杏目圓睜，手中擎了寶劍，瞧光景不易打發，便上前向青芝軟求，饒了吳三，青芝纔一鬆腳，放起吳三，吳三滿面羞慚，見雨勢已小，便和同伴冒雨去了，青芝還待脫衣，却給坤英止住道，還是待雨止後，咱們找個人家借火烤衣，免得再給他人撞見不便，青芝只得罷了，不多時，雨點已停，坤英青芝，便走出山神廟，一路過去，踏水，走了六七里路，天色也黑上來了，恰好前面有六七份人家在着，坤英青芝，便走到一家門前，敲動門兒，門闕處，一個三十來的婦人問道，找那一家的坤英便道，我們是過路人，中途遇雨，身上溼了，天也晚了，擬向府上借宿一宵，借火烤衣，那婦人繙着眉兒道，我家地面很小，容不下客，請兩位，

婦人說到這裏，裏面有人喊道，你和誰說話，快快進來，那婦人回頭便跑，進去了好久，青芝向坤英道我們換一家罷，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，他們正待走，那婦人笑着搶出道，兩位要是不嫌小的話，就請進內坐地，這一來，坤英青芝只得笑着說聲婆子說那裏話來，便隨着婦人，走入裏面，那婦人開了西屋子的門道，這間屋子雖小，將就也就住得下了，坤英青芝一瞧，是一間兩屋，

便說很好，那婦人就去取了一條大草蓆，放在地上，又取來了柴火，給他們烤衣。坤英青芝，便把門兒閉上，取火烤衣，待到衣服乾燥，業已暗黑，那婦人在門外問道，兩位好了沒有，現在有麥粥在此，拿去將就充饑罷，青芝開了門，在婦人手中接過兩大碗麥粥，婦人又去取來了一盞油燈，兩個碟子，交給了他們，轉身走去，坤英和青芝，便席地坐下，捧了麥粥吃喝，却没菜兒佐粥，只得勉強吃下，將空碗丟過一邊，沒多時候，坤英忽道，該是受了寒，怎的這們頭昏，青芝也道，咱也眼花頭昏得厲害，話聲未畢，只見得吳三奔入室中，拍掌笑道，倒也倒也，坤英青芝竟昏倒在蓆上了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書中再行交待清楚，

第二十五回 吳三急色毒手喪天良 徐俊昧心黑店剝人肉

話說坤英青芝吃了麥粥，便覺頭暈，落地吳三奔入室中拍掌喊青芝也倒也，坤英青芝應聲倒在蓆上，原來此處便是吳三的家，那婦人便是吳三的婆娘薛氏，當薛氏和坤英青芝在門首講話的時候，吳三早已在裏面瞧見了坤英青芝兩個，心想薛氏那客，不肯相留他們，便喊着薛氏進去，說這二個是咱的仇人，他們既然來到，恰好給咱伸一口子冤氣，薛氏聽說，纔走出外面，將坤英青芝留到西室却在麥粥裏面暗暗的下了麻醉藥兒，這種麻醉藥，原是獵戶備了和入肉內，引猛獸吃的，什麼豺狼虎豹，一吃此藥，便要麻醉倒地，坤英青芝吃了這麻醉

麥粥，怎不要醉迷過去，吳三見志願已酬，哈哈大笑，奔近蓆前，蹲倒身子，便向青芝動手，意待毆行，不防薛氏奔入屋中，厲聲罵道，你幹什麼，你不是說這兩個婆娘，是你的仇人，老娘才允你下毒，如今他們已是醉倒，你就該丟在山中，任虎狼吃去你爲什麼去想非理，那可休想，吳三恨恨的道，識趣的快走，再多說話，老子的拳頭又要請你嘗嘗滋味了，薛氏聽到這話，雙腳怒得亂跳，猛的一頭向吳三胸前撞來，吳三便不客氣揪住他鬚兒，按倒在地，拳足交加，打得薛氏哭喊救命，驚動了住在隔鄰的吳四夫婦，吳四吳三，原是同胞弟兄，業已分居，吳四娶妻黃氏，夫婦兩個，一對善良人物，夫婦間恩愛非常，吳四又是勤儉過活，家道已是小康，不比吳三夫婦，一對兒貪吃懶做，刁惡過人，夫婦倆又時吵鬧，此刻吳四夫婦還沒安睡，聽得了薛氏哭喊聲兒，便來解勸，薛氏見來了人，越發作勢，把吳三罵個狗血噴頭，都說了出來，黃氏一看迷倒在蓆上的坤英青芝暗暗吃驚，便去取了解毒藥兒，用水沖開，灌給坤英青芝喝下，這時吳三已給吳四拉走，薛氏也自回到房去，黃氏站在一旁候着，只聽得坤英青芝肚中一陣響動，頓時清醒，翻身坐起，見了黃氏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黃氏早雙膝跪倒道，兩位恩人，可還認識小婦人，青芝搶着道，你不是黃三林的女兒嗎，怎會在這裏，原來黃氏便是家住伏虎嶺相近的黃三林的女兒，如今已嫁給吳四爲妻，此番坤英青芝兩個，命該有救，遇着黃氏，再不然不是受了污辱，便是性命難保，黃氏笑着應道，大娘到

還沒有忘懷，小婦人便是黃三林的女兒，這裏不是談話之所，請到小婦人家中坐地，坤英早把黃氏扶起，笑着說道好，便一同來到吳四家中，黃氏便將吳三的陰謀說出，青芝恨恨的道，這廝煞是可惱，早知如此，在山神廟的時候，送了他性命也好，黃氏切不知山神廟的事，這時青芝就和他說了出來，黃氏方纔知道，吳三早已畜着惡意，心裏甚是恨着吳三，不該幹出這種事來，但又不便多說只得改口問道，秦姑娘沒來嗎，坤英青芝說是，在這當口，吳四也走過來了，黃氏便對吳四道，這兩位大娘，便是前番相救妻子，殺伏虎嶺強徒的二位恩人，快磕個頭罷，吳四一聽果真欣然跪下，坤英青芝慌忙還禮，只聽得吳三在隔壁罵道，誰獻這個殷勤，把兩婆娘救醒，咱就和他過不去，吳四夫婦早變了面色，坤英青芝霍地跳起，手裏拔出寶劍，便要闖入吳三家中，吳四忙替吳三苦苦求饒，說千個不是，總是咱弟吳三不好，萬望兩位恩人，看咱吳四面皮，饒恕了這次，邊說又要跪下去，坤英青芝礙着吳四情面，怎能發作，只得按下怒氣，偏是吳三不受抬舉，見這邊一無動靜，他嘴中越發不堪，青芝再也忍耐不住，拔出九節連環鳳尾鞭，搶入吳三家中，吳三正直着脖子罵得有勁的當口，看見青芝攪來，拍腿要跑，早給青芝伸手抓住夾領，望地上便貫，只貫得吳三叫苦連天，吳四夫婦急來求饒，吳三也滿口自承不是，青芝纔得怒氣稍平，放了吳三，吳三一拐一顛，溜回房中，猛抬頭見懸空蕩着一個人，不是薛氏是誰，原來薛氏，無端被吳三這一頓毒打，心裏悲

憤不過，回轉房中已是自縊身死，吳三忽地瞥見，大喊一聲，咱的媽，慌忙奔到外面，青芝等正待要走，見吳三張口結舌的道，咱那婆娘尋了短見了，青芝坤英暗吃一驚，吳四夫婦嚇得臉兒變色，隨着吳三，搶入房中，早見薛氏懸繩高掛，模樣兒很是怕人，黃氏搶上前去，把薛氏忙從繩鬆下，放倒在榻，早已氣息全無，送了性命，吳三到這時候，居然也哭將起來，哭了一回，喝道，咱可活不成了，還是死的好，竟要向壁撞去，給吳四死命抱住道，天大的事，有做兄弟擔當，一切使用，都由咱撥付，吳四纔止淚收聲，不再胡鬧，吳四一面請人喚到薛氏家族，一面購辦費用物件，一切事了，花去了五六百兩銀子，坤英青芝很覺過意不去，取出三百兩銀子，送給吳四，吳四那裏肯收推辭再三便把這筆銀子送給吳三，讓他再娶一房媳婦，直喜得吳三感極涕零，向坤英青芝不住的磕頭青芝笑着勸他道，往後終得改過從善，續娶一房媳婦，好好的成家立業，像你兄弟一般，那纔好了，吳三唯唯稱是，日後吳三倒也真個改惡從善，做一個良民，成爲小康之家，未始不是坤英青芝的功德感化，閒話休多，書歸正傳，坤英青芝，在吳四家中留了數天，便告別向六安而來，這一天相離六安，尚有八九十里路程。天色已是昏黑，見山脚下有家酒店，酒旗上面，懸了一盞燈兒，知道這家酒店，也留客歇宿，便走上前去，早有一個店小二，含着笑臉，上前招呼，青芝喝問可有乾淨上房，店小二連連說有，引着坤英青芝，走入店中，坤英瞥見櫃內坐着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

，面相很熟，却想不起是誰，正認個仔細，那男子回過臉兒，向櫃後走了，坤英也不在心上，隨着店小二，走入裏面，小二開了靠院子的一座正房道，這是最上的了，要次却有，要好沒有了，青芝見屋中設有兩張炕位，倒還乾淨，便點頭道，這裏很好，店小二取來了燭臺笑着問道，二位大娘可要用些酒，青芝頭兒微搖，小二又道，這裏有的是上好點心，潔淨湯水，可要吃喝一些，坤英喚他拿二十個大肉包子，帶碗酸湯，小二應聲待走，坤英喚住了他問道，櫃上的那一位是誰，他姓什麼，咱很面善，小二頓了頓口道，他是掌櫃，姓徐，大娘可相識，坤英思索了一回，搖着頭道，記不起了，店小二一笑退出，青芝對坤英道，這家酒店，開設在荒僻冷落所在，很有幾分詭異，咱們一路上受了不少虧，還得小心爲是，小二問咱可要酒，給咱回絕了，姐姐要了包子酸湯，包子可不打緊，酸湯還是不喝爲妙，坤英突了一聲道，你也會胆兒這們小，咱身畔有件寶物在着，不論酒菜茶湯，裏面有了毒物，只出一試，便會知道，青芝不信道，姐姐休要哄咱幾曾有這件寶物，坤英在懷中摸出一支羊角般東西，授給青芝瞧道，這是吳四夫婦，送給咱們的寶物，名兒喚做羚羊，有試毒的功用，原是吳四在山中掘得，他們爲着咱們常在外面闖走，以此相送，免得路上中毒，青芝瞧了一回笑道，咱倒沒有知道，他們在什麼時候送給姐姐的，坤英笑道，說也可笑，他們早已塞入咱的衣袋裏面，在臨行前纔和咱說明的，今番却要一試此物了，兩人閒談了一陣，店小二一手托盤

熱氣騰騰的大肉包子，一手拿碗酸湯，走入房來，放在棹下，留上筷匙，回身便跑，坤英拘開了一個包子，見肉色很正，不像有什麼毒物，便將羚羊角浸入酸湯，暮見碗中泛起一陣陣白沫，竟似水沸一般，坤英不禁變了臉色，一吐舌子，望外面瞧了瞧，不見有人，便把房門關上，纔對青芝說聲好險，青芝笑道，咱早知這家酒店，有些賊氣，果然不錯，姐姐瞧怎着，還是便和他們鬧翻，還是靜候發作，坤英笑道，既已識破了他們的行徑，靜候發作的好，說着，把酸湯向窗外水溝倒去了十分之七，留三分在碗裏，作爲喝剩的湯汁，再把羚羊角插入包子裏面，試了一下，却是沒毒，兩人纔敢放心吃下，把房中的桌子，堆在一邊，剩出一片空地，坤英便將燭兒熄去，兩人躲在黑暗之中，靜候發作，原來這家酒肆，却是賊店，掌櫃姓徐，便是二龍莊上的教師銀槍手徐俊，因此坤英瞧見了他，很是面善，却一時想不起來罷了，那徐俊和金刀將洪武，在二龍莊脫逃了性命，便到此處，這家酒店，原是徐俊的叔父徐九所有，徐俊和洪武投奔到來，不多日子，徐九一病身死，這店便歸徐俊執掌，這晚徐俊在櫃上瞧見坤英青芝，便吃了一驚，見坤英向他瞧着，忙回頭走向櫃後，店小二出外喊下包子湯，便和徐俊道，這個雌頭，問起掌櫃，誰是很面善，却記不起是誰，徐俊便知道坤英青芝，已是忘懷，當下吩咐在酸湯裏面，多下蒙汗藥，待做翻他們，不知坤英青芝，早已窺破的了，一個擊了寶劍，一個提了九節連環鳳尾鞭，靜悄悄候在房中，到了初更時分，只見窗外

大光一晃，穹子閃處，一連跳進兩條黑影，正是銀槍手徐俊，和八刀將洪武，他們兩個，滿認坤英青芝，早給蒙藥迷住，因此沒攜傢伙，原是要去取樂一番，再把他們的性命結果，到了房中，冒冒失失，各向炕前奔去，洪武口中還在說道，天堂有路不去走，地獄無門闖進來，話聲纔畢，早給坤英一劍刺入心窩，翻身倒地，徐俊兀是笑着的，老洪幹麼，人家娘兒們躺着，不會動的了，你慢慢兒，還慌什麼哇，說着，已近青芝身前，青芝却不動手，瞧徐俊在炕上撲了個空，正在喊奇了，躺在地上嗎，青芝喝聲，你躺在地上罷，一鞭飛出，正中徐俊腦袋，頓時腦漿迸裂，真個依了青芝的話兒，躺在地上，坤英和青芝從窗中跳出，劈面撞見店小二，給坤英一劍結果，尋到外面，正有兩個灶上的夥計，在開剝一個赤條條的屍身，坤英起劍，青芝飛鞭兩人頓時了賬，灶下一個燒火的，逃走不及，跪在地上苦求，青芝便問你們將屍身開剝作什麼用處，燒火的苦巴巴的運用做包子的，坤英和青芝，聽了這句話，一陣噁心，頓時大吐，把燒火的吐了一頭，淋淋漓漓，吐了滿臉，燒火見他們還在嘔吐，便一溜煙逃去，坤英青芝，嘔吐多時，在水缸中拿碗凉水漱口，坤英望着青芝道，晦氣得緊，青芝搖頭道，快不要再提，提起時咱又得吐了，這時外面已是沒有什麼人了，坤英青芝，回到裏面搜尋，在一座房子裏面，搜得兩個當日班的夥計，知道沒有好人在內，便結果了乾淨，單單只逃去了一個燒火的人，坤英青芝也不放在心上，從各房裏面，搜得了三四百銀子，便

也不客氣了，收入包裹，一切都了，但候天明趕路，那知逃去的燒火夥計，却去引了一夥人來，這夥人便是徐九家中的人，原來徐九的家中，離店不遠，徐九雖是身死，家下遺有一妻一子，這兩個也不是正經婦人，在家頗不安分，家中藏有五六十名精壯閒漢，日間出外打劫客商，晚上供給這兩個婦人取樂，這晚燒火的去報了信，徐妻徐子，頓然大怒，召集了合家精壯，各操傢伙，直奔而來，坤英青芝，正在裏面鬧扯淡，寂靜的深夜，那裏隱得住五六十人的脚步奔跑聲響，他們來到酒店門前，坤英青芝早已聽得，知道不妙，搶步出外，踏出酒店，只見門前火把照耀通明，那燒火夥計，指着坤英青芝，說聲便是這兩個婆娘，眾人聲喊，刀槍棍棒，一湧上前，把坤英青芝團圍住，坤英青芝那裏放在心上，一陣劍劈鞭打，早去了大半，餘人要想逃走，可來不及，盡給坤英青芝殺死，徐妻徐妾，和那燒火夥計，却他們早一步逃走，坤英青芝的身上，都染了不少血跡，兩人便回到裏面，換了乾淨衣兒，燒些熱水，洗了頭面，堪堪天要明了，坤英青芝，便在裏面四下放起火來，不多時，火兒冒出屋面，轉眼都已化爲飛灰，坤英向着青芝笑望六安避去，趕了二十多里路程，恰有一個小市集，兩人便進吃食舖裏，吃了一飽，却聞傍人紛紛議論道，匪氣沒平靖，路上又這般多事，真難過日子呢，也有的道，現在的人，只知圖錢，逢到疑難事兒，他就頭痛了，老是耽擱不辦，真是可恨，也有在道，如今這幾個人，一去不回，只有人頭發見真是怕人，近來這鎮上

有好幾個商家夥計，出外收賬，一去不回，初時還疑心夥計收了銀子逃走了，入後却便有人頭發現在荒野所在，屍身却不知去的，一家家向本縣呈報，官府積極設法辦理，因此鎮上的人，都在紛紛議論，坤英青芝，聽了眾人的話，也已有明白，這幾個商家的夥計，說不定都給那家賊店所害，當下也不說出，付了帳兒出外，忽見遠遠地跑來一人，都喝道，申捕頭來了。申捕頭來了，那申捕頭名喚天昌，是個精幹脚色，只因年老，早已回家休養，此番却給縣官硬邀出場，辦理這幾件疑案，申天昌便到鎮上訪查，在吃食舖門前，一眼瞧見了坤英青芝，便向手下夥計，一丟眼色，那十多名夥計，便出坤英青芝的不意，把他們擒住，坤英青芝大大吃驚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書再行交待明白。

第二十六回 蓮鈎血點受屈上公庭 豔婦冰心消災離佛地

話說申捕頭，在吃食舖子門前，瞧見了熊坤英周青芝兩個，便向手下夥計一遞眼色十來個夥計，已是會意，便把坤英青芝擒住，青芝厲聲叱道，你們無冤無故的幹麼，申天昌冷笑一聲道，你們幹得好事，瞞得了他人耳目，在咱申天昌面前休想瞞得過去，說着喚夥計把坤英青芝背上的包裹解下，打開搜查，只見裏面除了白花銀兩之外，每人包裹裏面，都是一身沾滿血跡的衣褲，天昌將血衣拿在手中，哈哈笑道，你們既好好的娘兒們，這東西就不該有了，青芝向坤英瞧了一眼，微微笑着，坤英便道，好一個老公事的申捕頭，就算咱們兩個犯

罪，和你見官就是，申天昌道好哇，見官就是，當下便把包裹打好，把坤英背上的寶劍，青芝背上的九節連環鳳尾鞭，一齊拔下，押着待走，自有一般好事的人，圍住了申捕頭，問他怎會瞧出這兩個女子，是殺人的兇手，申捕頭笑着道，你們不瞧見他們兩個的脚上嗎，鞋面和鞋底連船，上面都有鮮血痕跡，身下的衣褲，摺印未平，分明犯事之機，只把衣服換了，却失於檢點，沒將鞋兒換去，咱就在這點上起了疑心，眾人聽了齊聲稱道，坤英青芝也是暗點頭，申捕頭說明所以，便將坤英青芝，押入縣衙，本城知縣，却是姓季，得申捕頭入內稟了案情之後，季縣官便升座大堂，喝問坤英青芝，姓名年紀，何處人氏，包中血衣，從何而來，青芝搶着說道，血衣却是殺人時沾在身上，季縣官見青芝直承殺人，倒也硬爽，便笑着道，好，你們兩個殺了多少人，青芝故意扳着指兒算道，大概殺的約沒有四五十人呢，這一句話，把堂上的季縣官，和堂下聽審的百姓，盡行驚呆了，季縣官手摸着小鬍子道，殺了四五十人，諒有同黨，決不是你們兩個所能殺死這許多人，青芝點頭道，有同黨，青芝說了有同黨，坤英倒覺得詫異了，向青芝瞧了一眼，只見季縣官却很得意的問道，你好好兒供出同黨是誰，共有幾個，本縣一定減輕你們的罪名，青芝說了聲多謝大老爺恩典，便伸出兩個指兒道，有兩個，季縣官急問兩個同黨是誰，青芝正色了道，一個是咱姐姐的寶劍，一個是咱的九節連環鳳尾鞭，要不是有這兩個同黨，咱們也不會殺死四五十人了，堂下聽審的百姓

，暗暗失笑，季縣官却一拍驚堂木，喝聲胡說道，大胆女子，敢在本縣面前，油嘴滑舌，你可知道殺了四五十人，有多大罪名，青芝哈哈笑道，咱們殺了四五十人，正是大大有功，怎說有罪，季縣官勃然大怒道，犯了滔天大罪，反說有功，再敢胡言亂語，就要掌嘴了，青芝纔將夜宿里店，殺死盜黨四五十人，放火燒了盜窟，身上衣兒，受了血污，換下入包，是實，季縣官訊問坤英，坤英的供詞，和青芝的供詞絲毫無二，季縣官便喚公役，押着坤英青芝，帶了件作等人，坐了大轎，由坤英青芝，引個賊店所在，方到中途，那處的地區，恰趕來報官，聽說官已知道，便趕回去安排一切，季縣官到了山脚下，果見地上縱橫都是屍身，足有四五十人，一片火燄場上，發出焦臭的味兒，白煙還在上騰，公役點驗之下，火場外殺死四十二人，火場裏面有六具焦黑的屍身，季縣官傳問地保，可有苦主，地保答稱，此處原是徐家酒店，兼營客寓生涯，先前店主人徐九，早已去世，店務由他姪兒執掌，徐九尚有一妻一子，場中死去的大半都是徐家的傭僕，只是出事之後，小的到徐家報信，徐妻徐妾，都已走避一空，家中不見一人，是實，季縣官便命地保引道，到徐九家中踏勘，搜查之下，搜出不少各家被劫的贓物，纔知坤英青芝的話兒不虛，回到縣衙，即將坤英青芝開釋，發還包裹傢伙，另賞一百銀兩，給坤英青芝慶賀，坤英青芝便將這一百兩銀子，發散給本城的貧苦小民，他們纔欣然出城，向六安趕去，不多日子，已是到了六安去再到秦莊瞧瞧，見原處已在

建造房屋，詢問之下，方知人鳳業已回家，只是目前又出外訪尋他們去了，又知老太太在秦平家中安居，坤英青芝大喜過望，找到秦平家中，拜見秦母，秦母笑道，好也好也，人鳳方在前天離家，訪尋你們兩個去了，你們却已回來，當下婆媳三人，各述別後景況，坤英青芝，方知小芳失蹤的事，倒又暗暗吃驚，過後又得秦平說給他們聽了，纔知人鳳已是得到紅穗桃花寶劍，小芳却給人謀斃，屍身也不知下落等事，坤英青芝直是悲喜交加，悲的是小芳慘遭橫禍，喜的是紅穗桃花劍已在人鳳手中，目下緣穗桃花劍，雖在天王廟三寶和尚處，有賽鐵拐李明揚，担了千盾，也不必再去費事了，只要在家候人鳳回來，便得夫婦團聚，一家骨肉重圓，只苦小芳身死不明，也是一件缺憾，他們却認小芳業已死去，看書的列位，和做書人，却知到小芳原是没有死去，做書人便一掉筆兒，又該接到小芳身上去了，原來小芳和馮武昌方鶯姐夫婦兩個，同上安慶，在馮家茶店，安養了數天，小芳急欲回轉六安，尋訪老母下落，方鶯姐再三挽留不住，便要用船送小芳回六安，小芳却因船行納悶，不如陸路上豪爽，堅辭不要，馮武昌便去買了一頭良馬，送給小芳代步，小芳只得受下，馮家夫婦又送了不尠土儀，都給小芳裝上馬背，本來安慶到六安，路上也不消幾天工夫，小芳辭別馮家夫婦，出了安慶城，直向六安趕來，一路上恨不得立刻就到六安，便把馬兒馳得飛快，一天趕了二三百里路程，傍晚時候，到了一個市集，小芳却不歇店，只飽餐一頓，把馬喂了水料，休養

了半個時辰，跨馬出鎮，星夜趕路，黃昏之後，路上行人絕跡，小芳越發把馬馳得飛快，不防在山角轉處，竟和劈面來的一頭馬，撞個正着，馬上坐着一個肥頭胖臉的大和尚，險些翻下馬來，小芳也險些離了馬背，兩下扣住馬，四目相視，那和尚笑着道，姑娘受驚了，小芳只得也同說一聲師父受驚了，便策騎待行，不知這個和尚，便是混世魔王三寶和尚，他在天王廟中，把賽鐵拐李明揚的綠穗桃花劍，強要了去，明揚和他訂下明年八月中秋，在嵩山頂上評理，三寶和尚知道明揚是江南七大俠中人物，少不得會選齊六俠，和他作對，便也出外訪尋江南七大煞中的人物，只是小諸葛海鎮濤，早已身死，尚有五煞，便是小張良茶上賓，泉州白龍寺多寶如來法明老和尚，安慶三元觀賽老君太虛法師，海寧報國寺，首座法師，六臂金剛廣慈大和尚，溧陽萬人迷唐九娘，這五個在江南七煞裏面，各有超羣出衆的本領，堪和江南七大俠見個高下，三寶和尚先到泉州白龍寺，去見多寶如來法明老和尚，這個法明和尚，年已七十九歲，可是強健的身子，更比年輕的精壯漢子來得，且是每夜沒有婦女陪寢，他便不能成睡，泉州一帶的年輕婦女，也不知給他沾污了多少，這天三寶和尚到了白龍寺，恰巧大殿上有個年輕貌俊的少婦，在殿上膜拜，法明老和尚却在一傍瞧得出神，三寶和尚見殿上除了法明和婦人之外，沒有他人，便掩到法明背後，嘆喏一笑，法明回過頭來，見是三寶和尚，不禁臉上一紅，搭訕着道，大師怎會到來，三寶却不答話，搶到少婦背後，伸出一

個指兒，在婦人身上輕輕一點，那婦人便點昏在地，三寶向法明道，抱了走罷，法明大喜，將少婦抱起了道，咱原待他燒香過後，邀他方丈坐茶，再行下手，大師却來得乾脆了，三寶哈哈笑着，隨了法明，同入秘室，法明將少婦放在榻上，也伸出一個指兒，在那婦人身上一點，少婦便醒了回來，翻身坐起，驚慌待走，法明攔住笑着道，女菩薩休得驚慌，老僧和女菩薩結個佛緣，少婦見不是路，便破口大罵，法明只是笑着不語，少婦要想奪門走出，那知室門都有機關閉住，外人休想開門逃出，那少婦原是住在白龍寺附近，母家姓林，夫家姓歐陽，丈夫歐陽貴，原是一個經紀商人，平日在城中經商，回家的日子不多，家中還有一位老母，全恃歐陽氏侍奉，頗能盡孝，這幾天爲了老姑得病在床，歐陽氏便入白龍寺，燒香禮佛，祈告消災免災，偏是給淫僧瞧入眼中，再來了一個爲虎作倀的三寶和尚，把歐陽氏弄入了秘室，歐陽氏哭罵了一陣，見法明毫不動怒，也不放他出去，心中又急着家中的老姑，没人侍奉，只得跪倒在法明和尚面前，苦苦哀求，法明笑道，女菩薩要回去容易，先得乖乖的和老僧結個佛緣，放女菩薩回府便了，歐陽氏是個素性端莊的婦人，怎肯作此沒廉恥的勾當，頓時大怒，一頭猛向法明胸前撞去，法明一偏身，歐陽氏撞了個空，便給法明攔腰抱住，擁入懷中，歐陽氏亂打亂罵，法明只是不肯放手，倒把站在一傍的三寶和尚，瞧得發悶，搶步上前，又是一點，歐陽氏又不能動彈了，三寶和尚便道，這類頑強的女子，只能先把他點

輩了，任憑三貞九烈的婦人，也只得俯首聽命了，如今要是有興的話，任你擺佈罷，法明繙着眉兒，把歐陽氏放在榻上道，咱有個歹脾氣，覺得點昏了，絲毫沒有趣味三寶和尚笑道，得，你不會再把他點醒，不就得了嗎法明點頭笑道，倒給大師提醒了只是大師到來，可有什麼事兒，三寶笑道，無事不到尊處，便把來意說了，法明不迭的點頭道，老僧等到明年八月中秋，要是有一口氣在着，准到嵩山就是，三寶和尚聽他允了，歡天喜地點着頭道，咱便去了，便把秘門開了，送出三寶和尚，正待回身時，外面却衝進一人，三寶和法明都吃了一驚，定睛細瞧，却是小張良榮上賓，三寶和尚哈哈笑道，巧也巧也，榮居士怎會到來，酒家正要找尋居士，上賓却不答話，先向榻上一瞧，見歐陽氏昏倒在榻上，變笑着道，大師找尋榮某何事，三寶和尚又把前事一說，榮上賓笑着道，明年八月中秋嗎，咱記下就是，法明却問上賓到此幹麼，榮上賓便一指榻上的歐陽氏道，咱就爲此而來，法明老和尚不禁變了臉色道，居士爲他何來，上賓嘆了一口氣道，外面的人都道，江南七煞，沒有一個好人，所作所爲，都是没人看的事兒，江南七俠，都是好人，所作所爲，沒一件不是光明正大，咱聽入耳中，真覺氣惱，這幾年在外面，一味專做好人，要使江南七煞裏面，也有好人，好叫外人不敢把咱們輕視，今天在離此不遠，見有一個年高白髮的老太太，在門前痛哭，咱向他詢問，纔知他的兒子，喚做歐陽貴，在城中經商，家中祇有婆媳兩人，老太太患病在床，媳婦到白

龍寺燒香，一去不回，他纔着急，候在門前痛哭，咱便問他，你的媳婦長得怎樣，他說很是俊秀，咱心下已是明白，知道定給大師瞧中了，咱便誇下海口，勸老太太不要悲傷，代他找回媳婦兒，便趕到這裏，哈哈再也不會錯的了，榻上的婦人，可不是很俊的嗎，定是他的媳婦兒了，咱請大師瞧在咱的分上，放他回去了罷，法明老和尚聽了榮上賓的一席話，氣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竅生煙，冷笑着道，別件事都能依居士吩咐，這件事請居士休得干預罷，上賓哈哈大笑道，不依也好，咱便要進城報官，洩出白龍寺機關秘密，奸淫婦女，瞧大師可依也不依，法明老和尚氣得臉上失色，忿忿的道，榮上賓你欺人太甚了，這時倒把三寶和尚米在一旁，左方爲難，眼見他們便要鬥翻，只見上賓笑着道，大師有本領先做翻了榮某，免得咱去報官，大師要是能依，免得彼此傷了和氣，下遭逢有生性淫賤的美人兒，咱自會送給大師作樂，法明老和尚心中恨不得把榮上賓立時殺死，只是知道榮上賓的本領高強，做又做不翻他，要是不依他的話，他望外一跑，真去報了官府，由他率領着攻打白龍寺，可就糟了，不由得望着三寶和尚米瞧，三寶和尚知道法明老和尚勢成僵局，要他做個和解的了，便笑着道，居士的話兒當真，下遭有了美人兒，送給法明大師作樂，上賓點了點頭，三寶便道，既是這樣，那個女子就煩居士送回去罷，只是不能在白龍寺內點醒，須得在白龍寺外點醒，三寶這般說着，法明默然無語，上賓便將歐陽氏抱出密室，送回他的家中，三寶就也辭去，法明

到了海寧報國寺，見了六臂金剛廣慈，再到洛陽訪得了萬人迷唐九娘，兩下都說妥了，便轉道趕上安慶，纔和秦小芳途中相遇，小芳本待馳馬走了，瞥見三寶和尚背上，斜插了一口寶劍，綠穗飄蕩，不是桃花劍是什麼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第二十七回 白光似電門劍驚魔王 錦被生春棲身借古塔

話說秦小芳瞥見混世魔王，三寶和尚背上，斜插着一把綠穗桃花寶劍，心裏忽的觸動，便笑着問道，請問大師，咱上安慶，可是由此前往，三寶和尚哈哈笑道，姑娘錯了，由此前往，恰是背道而馳，再也不會達到安慶，好在洒家也是上安慶去的，姑娘同洒家同去便了，小芳假意稱謝一聲，圍轉馬頭，隨在三寶和尚馬後，重向安慶趕去，在路上詢問之下，方知道個和尚，便是江南七煞裏面，坐第一把交椅的混世魔王三寶和尚，小芳本待在中途做翻了和尚，取回桃花劍，這時倒不敢輕易動手，尋思多時，便索性假意拜了三寶和尚為師，一路上把個和尚哄得十分開懷，盡將前情和盤托出，小芳聽了纔知道這口綠穗桃花寶劍，乃是和尚從賽鐵拐李明揚手中取到，兩下結了冤仇，和尚此番，原上是上安慶，相請三元觀的賽老君太虛法師，小芳暗想，如果到了安慶三元觀，那時再要把桃花劍重取到手，更是不易，終得想個法兒，把劍在半路上盜運較好，只是和尚人不離劍，劍不離人，如何得便下手，眼見安慶相離不遠，心裏越想越急，走上一會，堪堪到得個小市集，小芳便要打尖休息，依着三寶和尚的意下，原想不再停頓，運到安慶，見小芳定要打尖，只得在市上吃食舖上坐下，小芳却一溜煙

奔到藥肆，買了不少巴豆粉末，藏在懷中，回到吃食舖中，一瞧桌子上，只有一盤鷄子，一盤肉包，便笑着道，師父愛喝酸辣湯，怎不做上一碗，說着，回頭便喚跑堂，快做一碗酸辣湯，快堂喊下不久，小芳便連連催促，停得一刻，小芳竟到灶上催去，沒多時候，便親捧了一碗熱沸騰的酸辣湯到來，三寶和尚好不快活，狼吞虎嚥，把一碗酸辣湯，吃個乾淨，小芳故意挨磨時刻，待他藥性發作，真是靈驗異常，不多是候，三寶和尚一陣陣肚痛，便去上廁，從此斬開牽隘，瀉個不止，小芳故意吃驚，送和尚投入客寓安身，去煎了一碗藥，說是止瀉藥兒，三寶和尚把藥喝盡，越發瀉個不止，只瀉得三寶和尚，筋疲力盡，不能動彈，這天晚上，小芳便趁和尚昏昏睡着的當口，把綠穗桃花劍盜到了手中，原想手起一劍，將和尚殺死，一個轉念，殺了和尚，要緊窩主晦氣，好在和尚業已瀉得半死不活，把劍失去，醒來時再加上一氣，也夥他受了，當下便拿了綠穗桃花劍，悄悄走入後槽，把馬牽出寓店後門，跨登馬背，一勒絲繩，那頭馬四蹄飛翻，直向六安而去，在小芳走後，不上半個時辰，三寶和尚又給腹痛痛醒，睜眼不見了枕下的桃花劍，吃了一驚，便喊秦姑娘快來，連喊數聲，不見答應，店小二却聞聲入內，詢問何事，三寶和尚喚他找小芳到來，店小二聽說不見了姑娘，暗想一個出家人，帶一個年輕姑娘，定不是正路兒，不要和尚有病在床，那姑娘却一個兒溜了，也未可知，便到後槽察看，果然少了一頭馬，再瞧後門，業已大開，分明人已跑掉，便

奔回上房，給三寶和尚一說，和尚纔知受愚，竟給人家把劍盜走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，險些發暈過去，沉吟之下，料定小芳不會上安慶去的，定是從原路回去，便運動神劍，吐出一道劍光，直向小芳去的路上追來，小芳却防不到三寶和尚會用飛劍，正十分得意，跨馬飛馳，任憑馬快，那裏比得上劍光瞬息千里的神速，三寶和尚的劍光，早已追到，小芳覺得腦後風聲有異，回頭瞧見一道紅光，直向腦門上飛來，這一急非同小可，啊！一聲，伏倒在馬兒背上候死，驀覺背上一震，嗖的聲響，背上的綠穗桃花寶劍，早騰空飛起，抵住了三寶和尚的飛劍，在空中盤旋相鬥，小芳暗喚一聲好險，拭去了額上冷汗，勒住馬向空瞧着，只見那口綠穗桃花劍，已不似劍的形色，成爲一道白光，和三寶和尚的紅光相鬥，約摸半個多時辰白光漸漸縮短，紅光愈顯威風，小芳不由得暗暗着急，原來綠穗桃花劍尚只有七年的修練，不比三寶和尚的飛劍，把半生的精氣神，合練成功，自是勝過了桃花劍了，轉眼之間那條白光愈縮愈短，鏗然一聲，給紅光擊落在地，仍是一口劍兒，那道紅光，又向小芳頂門落下，這一來，小芳更是吃驚，自分萬無生理，騰地靈機觸動，人急智生，說時遲那時快，紅光堪堪落到小芳頂門上時，小芳手兒揚處，也是一道紅光，頓把三寶和尚的紅光，嚇得倒退不迭，飛回去了，看書的列位，看到此處，定要罵做書人胡謔，秦小芳又不是劍俠，怎會手兒揚處，也是一道紅光，會把三寶和尚的劍光嚇逃，太不像話了，做書人却有交待，原來這一天恰是

秦小芳天癸到來，手兒揚處的一道紅光，却是小芳胯間的月經布，飛劍最怕的便是污穢，三寶和尚的劍光，碰着了小芳這件法寶，立時受損，便就逃回去了，小芳暗叫一聲慚愧，把法寶依舊收藏好了，跳落馬背，就地拾起桃花劍，祇見劍光黯然，竟如一隻廢銖，知道劍已大受失傷，只得插在背上，跳上馬背，向前趕路，到天明時候，行經一座林子面前，林中飛也似趕出一人，攔住了小芳去路，小芳一瞧，原是一個骯髒的和尚，不知這個和尚，便是賽濟顛上清禪師張廣泰，小芳却不認識，便喝道，你這和尚，爲什麼攔住了姑娘去路，上清禪師哈哈大笑道，你這姑娘，爲什麼把咱的寶劍污辱，小芳吃了一驚，喝問你是何人，誰又污辱了你的寶劍，上清笑道，姑娘不認識咱嗎，他倒認識咱的，說着，手兒一招，喊聲來罷，小芳背上的綠蓋桃花劍，早飛入了上清的手兒，回身望林中便跑，小芳見上清招去了寶劍，大吃驚，忙跳下馬背，向林中追去，已是不見上清禪師影蹤，心下好不納悶，快快的退出樹林，暗想這個和尚，好不奇特，手兒一招，便把桃花劍招了去，猛然想到，不要這個和尚，便是賽濟顛上清禪師，桃花劍纔會給他招去，小芳想到了這個念兒，心上反覺定了，便上馬背，向六安趕來，不消幾天功夫，已是到了六安地面，來到秦莊，見莊子已在蓋造，這時秦升正在莊前監工，見了小芳，遲疑着不敢稱呼，小芳見秦升向他來瞧，精神有異，便笑着道，秦升，你竟不認識姑娘嗎，秦升見小芳依舊是個新鮮活跳的人，沒有死去，不由的歡喜

萬分道，原來姑娘沒有遇害，小芳點了點頭，即問老太太何在，秦升便把人鳳坤英青芝已都回來的事說了，小芳喜得心花怒放，便和秦升趕到秦平家中，拜見老母，相會二嫂，一家人當然說不盡的欣幸，坤英青芝和小芳，各把經過一說，坤英笑道，妹子逢到的和尚，再也不會錯的了，定是賽濟顛上清禪師，綠穗桃花劍既給三寶和尚的飛劍所傷，他老人家定把劍兒取去，重行修練了，青芝也笑道，依此說來，咱們的兩口桃花劍，都到了自己人手中，可不用愁了，小芳點着頭道，如今只要待哥哥回來，和嫂子們團圓重聚，從此好也，這天開始，秦家的人，單候人鳳回來，那知事出意外，在小芳回家後的第三天上，鐵背猿周道明，小金剛周立，父子兩個，突然來到六安，找到秦平家中，見了秦母等人，說出了一番事兒，頓把秦家的人，盡行驚呆，原來秦人鳳此番出外，找尋坤英青芝，却是向河南鄭州而去，到了鄭州，坤英青芝沒有會面，却相逢了鐵背猿周道明，小金剛周立父子二人，互談之下，方知周家父子，也是訪尋周青芝的，人鳳便把青芝已給坤英小芳尋得，現下和坤英同在一處，訪尋桃花劍下落，周家父子方才心定，便和人鳳離了鄭州，來到開封府地面，各路就聽得三三兩兩傳說，開封地面，新出了一個飛賊，專盜人家年輕貌俊的漢子，連日開封城中，有幾家的俊臉公子哥兒，已是盜去了幾個，至今生死不明，人鳳便對周家父子道，這定是有本領的淫婦，道明點頭道，咱們既在這裏，聽到了此事，倒要留神察訪那飛賊的下落，把他擒住，

官究辦，替地方上除害，人鳳笑着道，咱們自身的事還辦不了，那裏管得盡許多，他們一邊走，一邊說話，望着城中走去，却不料在他們身後，有個身上很襤褸的貧婦，頭上包了方破藍布兒，籠罩了眉心，低着頭兒，蹣跚着隨了人鳳周家父子，一同進城，走了城門，便見賞格高懸，一瞧就是飛賊盜人的賞格，道明哈哈笑道，咱本想訪拿那飛賊的下落，送給官府法辦，他們如今出了賞格，倒弄得咱頭癢了，萬一飛賊給咱拿到，便是一刀兩斷，殺了他再說，說着一路過去，在一家柴家老店投宿，要了兩間上房，楊家父子合一個房兒，人鳳獨據一個房兒，晚飯過後，人鳳和周家父子閒談到初更相近，便各安睡，次晨，周家父子起身多時，却不見人鳳到來，道明便到人鳳房前，見門兒緊閉，尚未開啓，道明便叩門喊道，賢婿起身了沒有，時候不早了，連喊數聲，不見人鳳答應，周家父子，不禁起疑，喚到店小二，設法把房門弄開，道明搶步進房，那裏有人鳳的蹤影，炕上却有一張紅紙粘着，上寫飛賊兩字，道明不禁喊了聲啊，回頭對他的兒子周立道，好厲害的飛賊，連人鳳也會給他盜去，那還了得，店小二聽說客人給飛賊盜去，早嚇黃了臉兒，道明留神察看，知道賊人從窗中入室，只是人鳳很有本領，晚間絲毫沒有響動，賊人竟會把人鳳盜去，瞧光景定是用了迷魂香，先將人鳳悶倒，再把他盜去，胆敢留下飛賊紅帖，可見賊人的利害了，周立却對道明道，依兒子瞧來，定是爸爸在路上的時候，誇下海口，要捉飛賊，却給飛賊聽了去，特地到來，

獻些手段，把人哄去的，道明與周立一提，倒覺得有理，不禁顰着眉兒道，這般說來，倒是咱的不是了，說着，將飛賊紅帖，拿在手中，仔細瞧了一回，也得不到什麼線索，回頭對周立道，隨咱走，周立便隨了道明，走出柴家老店，店中的掌櫃，正在叱門前的一個貧婦，喚他快走，不要攔在門前，那貧婦頓索了道，便走走，說着，就跟了周道明父子一路去，道明初時倒還不在意上，入後見那貧婦追隨不捨，不禁心上疑，偷眼向貧婦瞧去，但見面色很黃，却瞧不清眉目，只因他頸兒低得很低的緣故，只是他頸上的皮色，却又白嫩異常，分明臉上的黃色，並不是真，道明更覺疑心，當下說出城外，落荒而去，偷瞧那個貧婦，依舊遠遠的跟隨在後，道明便在一棵大樹下站定身子，候那貧婦過來，不料貧婦回身去了，不向這邊過來，道明越發覺得詫異，即和周立一同追隨在貧婦身後，只見那貧婦脚下很是矯健，走得很快，周家父子在後緊緊追隨，這時早早料到這個貧婦，不是尋常人品，說不定飛賊是此人，做書的也趁此表明這個貧婦，便是二龍莊粉面天王項金龍的正室，淫婦紀玉兒，他在施家寨，爲了桃花劍的事，受攪海龍神施上傑一番恥辱，紀玉兒便忿然而去，回到鄭州，方知項家弟兄都已身死，他也不在心上，却因鄭州地面，認識他的人很多，自覺沒意思留在那兒，便到了開封地面，他是一個奇淫的婦人，怎能過得寡鴉日子，竟異想天開，日間扮做貧苦婦人，在四處求乞，却暗暗留意俊秀的漢子，入晚便去盜取，全仗用迷魂香，把人閃倒

，背負而逃，盜得的漢子，却藏在相國寺的廢塔上面，他早合成百戰長春酒，把酒灌給盜到的人喝了，供他宣淫作樂，逢到他要出外的時候，便把盜得的人，用繩索綁在塔中，還怕他們叫喊，索性灌給他們一個個吃了啞藥，使他們發聲不得，這一天他從相國寺出外，恰巧撞見，人鳳和周家父子，聽得鐵背猿周道明的話兒，心下很是惱怒，便暗隨入城，見他們借寓柴家老店，當晚使用迷魂香迷倒了人鳳，仔細一瞧，纔認出人鳳便是聚英集上逢到的道人，哄他上船，搶去紅穗桃花劍的仇人，那口紅穗桃花寶劍，也在枕下，紀玉兒便連人帶劍，盜回了相國寺塔上，紀玉兒想起前仇，原要把人鳳一劍殺死，只是瞧了他的俊臉兒，不由得心上不忍，下不得毒手，竟在人鳳昏迷不醒的當子，灌了百戰長春酒，纔把人鳳弄醒，人鳳給藥酒迷了本性，這一夜在塔中，酬了紀玉兒的心願，到天明時候，人鳳昏昏沉沉睡去，玉兒悄悄下塔，出了相國寺，進城等候周家父子，待到周家父子出城落荒而去，紀玉兒知道人家已在起疑，便不再跟隨，回身而走，反給周家父子緊緊隨在後面，紀玉兒倒起了恐慌，若給周家父子跟蹤到了相國寺，恐密全要破露了，眉頭一縐，計上心來，欲知紀玉兒有何妙計，擺布周家父子，且待下回書中再行交待清楚，

第二十八回 移花接木小英雄遭擒 貪餞上鉤賊淫婦中計

話說紀玉兒給鐵背猿周道明，小全剛周立父子兩個，緊緊追隨在後，玉兒暗想不妙，頓生一

計，便把脚步放慢，留神向左右瞧着，揀一家門牆稍整的人家，一兒便向裏面走入，這家人家，却是姓陸，當家的喚做宗秀，是個布商，年已五十開外，家道小康，老妻早已去世，生有一子一女，子名家瑞，女兒家貞，家瑞年已二十一歲，家貞年方十九，兄妹兩個，自幼酷喜武藝，宗秀便替他們聘請教師，在家學習本領，家瑞使一條黃金棍，家貞擅舞雙鞭，輕易百來個人近不得身，尋常日子，家瑞隨了宗秀出外，賣買布匹，家中祇乘家貞，和一個老僕陸忠，這一天陸家父子，也在家中，紀玉兒信步闖入到了庭心，陸宗秀和家瑞家貞，正在客堂裏面閒談見玉兒走個討乞婦模樣，宗秀雖是個經紀商人平日却樂善好施，很能憐貧恤寡，此刻瞧了玉兒光景，宗秀便和顏悅色的道，你來幹麼，可是要些錢米，玉兒趁此跪倒在庭心，點頭說是，宗秀便命家貞取了五串錢，一斗米，施給玉兒，玉兒稱謝了一聲，却不即走，故意挨磨了一回，纔到外面，出了陸家的門，已是不見了周家父子，原來道明見紀玉兒坦然走入陸家，不再出外，認做這裏便是玉兒藏身之所，便和周立認明門牆，待晚上到來察訪，不再停留，回寓去了，紀玉兒知道他們業已中計，也忽忽暫回相國寺，溜上塔兒，見人風睡得正濃尚未蘇醒，玉兒不去將他驚動，到了二牌過後，紀玉兒防人風醒回，便把迷魂藥餅，放在人鳳頂門上面，使他不能蘇醒，傍晚時候，却趕到陸宗秀家中，報了個信息，喚他們今晚小心慎防，怕有飛賊光顧，陸家得了這個信息雖是不知真假如何，少不得也要留神戒備

家瑞家貞兄妹兩個，都是輕裝紮束，各拿傢伙，暗伏等候，老僕陸忠，也有幾乎拳脚，便擔任着保衛宗秀的兒子，全家燈火，盡行熄滅，靜悄悄聲息全無，到了初更過後，陸家的圍牆上面，果然飛上了兩條黑影，這兩個是誰，看書的列位，也不消做書人交代，早知是鐵背猿周道明，小金剛周立父子兩個了，他們受了紀玉兒的愚弄，兀是未知，這時上了圍牆，望下一瞧，見各間屋子裏面，都是燈火全無，也不聞半點聲息，道明便躍落平地，脚未站定，驀聞背後有人喝道，你來了嗎，呼的一聲金棍向腦門上敲來，道明大吃一驚，身子望下一挫，霍地跳開，躲過陸家瑞金棍，小金剛周立見老父給人襲擊，便也飛身跳下，暗處早閃出陸家貞姑娘，雙鞭迎面飛來，周立起劍招架周家父子，陸家兄弟，四個人在庭心捉對兒廝殺，那紀玉兒却就在屋面上瞧着熱鬧，見他們打了不多時候，裏面的老人家陸忠，得知賊人已到，在庭心和小主人動手，防小主人有失，便敲動金鑼報警，驚動了前後左右的鄰居，齊向陸家來了，屋面上的紀玉兒，防人瞧見不便，先自逃走，周家父子一聞鑼聲響亮，知道人家有備，便打了個暗號，一同飛身上牆，陸姑娘早防到他們要逃，趁周立上牆的當口，一鏢發出，正中周立腰彎，周立站不穩身子，一個倒栽蔥，跌落庭中，給家瑞按住，陸忠取到繩索，將周立綁個結實，周立却破口大罵，不絕聲的干淫婦，罵淫婦，倒罵得陸家的人，莫明其所以然，這時陸家的鄰居，都在門外吶喊助威，跌背猿周道明，早跳下平地走了，却還沒有知

道周立業已被擒，認做在後逃來，家瑞把大門開了，向鄰居稱謝，聲明飛賊已是拿到了一個，衆人都要瞧瞧飛賊的臉面，便擁入陸家，一瞧被擒的周立，原是個黑臉子的年輕漢子，都詫異着道，咱們只道飛賊是個女子，纔要專偷人家俊臉漢子，原來却是一個醜男子，倒真奇了，周立聽了衆人的話兒，暗暗着惱，他們竟把咱認做飛賊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厲聲罵道，咱姓周的是個光明磊落的大丈夫，特來捉拿淫婦飛賊，你們休得，胡言亂語，將周某做飛賊，衆人聽了，哄然失笑，都道笑話，既是個光明磊落的大丈夫，怎的蒙夜到此，竟圖幹麼，如今被擒，反稱到來捉拿飛賊，誰來信你的話兒，衆鄰居紛紛亂談，陸忠秀瞧了周立理直氣壯的樣兒，不像是個賊子，聽他口中，又是什麼飛賊淫婦，便道，你既不是飛賊，咱姓陸的也是個安穩商了，買賣布匹爲業，四鄰盡皆知曉，原也不是飛賊，你爲什麼蒙夜到此，這被胡鬧，周立聽了這幾句話，頓時明白過來，父子兩個，又中了人家移花接木之計，不禁喊了聲啊，咱們又受了飛賊的愚弄了，陸宗秀這時已認定周立不是歹人，便命陸忠替他鬆綁，衆鄰居都道放不得，宗秀笑道，列位沒有聽見他的話兒嗎，他原是受人愚弄，衆鄰居兀是不敢深信，喚宗秀仔細盤問周立，周立鬆綁起立，先把腿彎上中的鏢打落，討一幅布兒，裹了傷處，纔將前事一說，宗秀吃驚道，如此說來，那個貧婦，倒是飛賊喬裝的了，陸家兄弟，也曾聽得他們的教師提起，徐州道上，要推鐵背猿周道明，是位仗義英雄，如今聽說周立便是

道明的兒子，逃去的老頭兒，就是周道明，知道也受了人家愚弄了，家瑞便忿忿的道，那賊婦好生無禮，憑空移禍到咱們家來，有朝給咱撞見，定要將他碎屍萬段，衆隣居辨明是非，也各自散去，周立恐老父不安，便向陸家父子告辭，陸家父子堅留不放，周立便道，家父不見小兒逃回，定要不安，待小子回至家寓，稟明家父，明天再到府上謝罪，陸家父子聽他這般說了，倒也不便再留，任周立回去，周立只因腿灣中了鏢傷，行走很是遲慢，來到開封城門跟前，已是三更過了，叫開城門，守城的查問一過，放他進城，周立回到家寓，一瞧房中，却不見老父影兒，又吃了一驚，暗想若是在城外守候他時該在城外會面，怎的一路回來，却沒相見呢，周立索辭不得，只能在房中守候老父到來，其實道明却未進城，他跳落平地，拔步便跑，跑了一程，不見後面有人追來，便站定腳步，回身等候周立，候了多時，不見周立到來，心上不免着慌，防到周立消失，給人家擒住，意待回身入城，只見西南角上一條黑影，向前飛奔，暗想不要就是周立，心慌逃走，錯了方向，便腳下一緊，向黑影追去，追到相近，纔瞧清身影兒不是周立，那人身材很是短小，脚下恰甚輕捷，這般時候，跑得飛快，定是線上的朋友了，便口中打了個暗號，前面那人，果然停了腳步，回身迎上前來，兩下一見面，不禁把臂大笑，原來那人便是神偷手王光祖，他和楊家弟兄，上潼關外購買了馬匹回來，這幾天聽人傳說，開封地面出了偷人的飛賊，專偷俊臉漢子，倒把王光祖引得不亦樂

乎，便要瞧瞧這個別開生面的同行，一想楊家弟兄兩個，都是俊臉子，正好帶他們同去，做釣魚的餌兒，好叫魚兒上鉤，暗下和楊家弟兄說了，耀德耀先年輕好事，覺得好玩，欣然跟着王光祖，來到開封地面，這位賊祖宗，煞會陶氣，到了開封，却不借客寓安歇，白天帶楊家弟兄專闖茶坊酒肆，把一對俊人兒，在人前招搖，好讓偷人的飛賊瞧見了動心，晚上却向寺廟求宿，單候飛賊到來上鉤，偏是不見飛賊到來，一連幾天，楊家弟兄索然興盡，光祖也覺乏味，這天恰好到相國寺借宿，他們的借宿，原也不是估和尚的便宜，一般的重謝香金，和尚自是歡迎，設了清潔舖位，讓他們歇宿，楊氏弟兄，只因連夜沒得好生安睡，這一晚便不再等候什麼飛賊，便先睡了，王光祖心腸不死，眼睜睜等候飛賊到來，等到初更過後忽聽得遠遠地傳來一片鐺聲，光祖便出了相國寺，迎着鐺聲找來，堪堪相離陸家不遠，鐺聲已是停歇，光祖側耳聽着，也不聞其他聲息，廢然回身，瞥見前面一條黑影，飛奔而去，這條黑影，便是淫婦紀玉兒，正從陸家回到相國寺，光祖拔步便追，偏是跌背猿周道明在後追上，打來了暗號，王光祖便定住脚步，回身迎上前來，見是周道明，不禁哈哈笑道，老頭兒怎會到此，道明一說，光祖蹬着脚道，好也好也，前面那條黑影，不知可是飛賊，如今可追不到了，賢姪就算給人家擒住，他有嘴會說話，辨明是非，不妨事的，要沒有給人家擒住，那是最好，他自會回到客寓安歇，咱和你上相國寺去罷，明天一早進城便了，道明說好，兩

人便向相國寺而來，到相國寺相近，道明瞥見塔上火光一閃，塔上便有燈光露出，不禁喊聲奇了。把手兒指着塔上，光祖抬頭瞧見了燈光，猛然悟來，急對道明道，六安那個專偷俊漢的飛賊，便藏在塔上，道明給光祖提醒，笑着道，老伴兒，咱們就上去瞧瞧如何光祖也笑道，咱們老了，現有兩個俊臉夥計在此，正好使用他們，你站在這兒，咱去喚楊家弟兄到來，說着遁入相國寺，把楊耀德耀先弟兄，兩個喚醒，和他們說了，楊家弟兄頓刻神旺，結束下床，拿了傢伙，隨同王光祖，出了相國寺，和道明會面之下，便商議怎樣上塔，擒拿飛賊，光祖笑道，如此這般，你們瞧怎樣，周道明和楊家弟兄，都道很好，當下耀德和王光祖周道明三人，向三處躲開，楊耀先却一個兒走到塔下，解下身上的帶兒，扣在塔門的環兒上面，裝做投環形式，耀先便長長的歎了口氣，接着連喊了幾聲天哪天哪，便嗚嗚咽咽的假哭起來，在這夜深人靜的當兒，耀先裝出的悲聲，早清清楚楚送到了塔上的淫婦紀玉兒耳中，這時玉兒正待把人鳳灌下鳳凰長春酒，又要作樂的時候，忽聽了耀先的悲泣聲響，不由得他不探出頭兒，從塔洞中望到塔下，月光如水，望下去分外清楚，却是一個俊秀出衆的漢子，正要投環樣子，紀玉兒早就心痛，慌忙丟了人鳳，奔下塔來，耀先早聽得了塔中的脚步聲響，便說聲罷罷，把頭套入帶圈上，玉兒堪堪奔出，在耀先腰下一拿，嬌笑着道，年輕漢子，那兒容不了身，過不得日子，却要自尋短見，那也太沒有志氣了，耀先古巴巴了臉兒，回頭瞋

去，見紀玉兒是個三十來歲的婦人，眼梢目角，恰是妖冶異常，暗想再也不會錯的了，定是此人專偷俊臉漢子，給賊祖宗算着了，當下便道大娘快快放手，讓咱死的好，咱不死也沒處安身了，紀玉兒嗤的一笑道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咱怎能見死不救，你要是沒處安身的話，咱却願將你留養，耀先暗想來了，便點着頭道，大娘娘的話兒當真，玉兒嬌嗔着道，誰來哄你，耀先故三躊躇着道，咱和大娘萍水相逢，素不認識，怎能聽了大娘回去，給旁人見了，便要議論，紀玉兒在耀先肩膀上輕輕打了一下道，你放心就是咱是一個寡婦，家中沒人的了，現下就在塔上安身，你要是不見棄的話，咱就！耀先故意故作不解，逼着問道，大娘就怎樣，玉兒臉兒一紅道，咱就嫁給你罷，耀先大喜道，大娘此話當真，玉兒啐了一聲，這能混話的媽，耀先點着頭道，既是如此，咱和大娘就到廟中佛前宣誓，結爲夫婦，大娘要是不去，便存心哄咱，咱還是自盡一死的好了，紀玉兒欲待不依，却怕耀先自盡，便笑着道，廟門已關，怎能進去，耀先指着側門道，那面的門沒有閉上，原能入廟，紀玉兒便隨着楊耀先，走入相國寺宣誓去了，楊耀德和王光祖周運明三人，在暗處瞧得分明，早一溜煙上塔，周道明背了秦人鳳，搶了紅穗桃花寶劍，守在塔上，待到紀玉兒和楊耀先在佛前一陣鬼混，一股腦兒照單盡收，楊耀德却仗着寶劍，守在塔上，待到紀玉兒和楊耀先在佛前一陣鬼混，出了相國寺，玉兒便把楊耀先引上古塔，到了他藏身之所，猛抬頭見楊耀德站立塔中，冷笑

着道，紀大娘別來無恙，紀玉兒大吃一驚，急待回身逃走，早給耀先在背後攔腰抱着道，大娘那裏走，咱得待和你做夫婦咧，說罷，哈哈大笑，紀玉兒纔知受愚，頓時啞口無言，一任揚家弟兄，將他細綁，曳下古塔，王光祖和周道明，已在塔前候着，秦人鳳席地坐着頂門上的這迷餅，雖已取去，神志尚未清楚，道明見了紀玉兒，便舉劍砍去，却給王光祖攔住着道，這樣劍砍了太覺便宜，咱有法兒擺布這個淫婦，說着便將紀玉兒的鳳凰長春酒，喚耀先按住了他的身子，耀德扳開了他的上下嘴兒，道明捏住了他的鼻子，光祖便將這瓶長春酒，灌下玉兒喉中，不由得玉兒不喝，咕都都喝盡了一瓶，便將他丟在一旁，賊祖宗這一下子，却把紀玉兒苦夠了，一到藥性發作，玉兒滿懷怨火全燒，玉兒滿地亂滾，嚼破舌兒之後，竟將舌子嚼得粉粹，鮮血直噴，一聲慘叫，頓時身死，欲知此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小華陀懋家閉門謝客 神偷手用詐仗劍行兇

話說紀玉兒孽報臨頭，身死塔前，秦人鳳這時神志已清，張口待和周道明等說話，那知早給紀玉兒在他神志昏迷的當口，灌下啞藥，竟成啞叭，嘴中哇哇亂喊，一陣話兒也說不上來了，人鳳暗自着慌，道明等見了這付神情，更是吃驚，王光祖急道，老賢姪覺得怎樣，可是肚中害病，人鳳把頭亂搖，伸手指着口兒，又把手兒搖着道明失聲道，敢是成了啞吧嗎，人鳳快快的點頭，道明，光祖，耀德，耀先，驚得面面相覷，出聲不得，大家靜默了一刻，暮的

鷄聲喔喔，光祖抬頭一看，天色快要天明，便對道明道，呆在這裏，不是了局，你帶了人鳳，回城去罷，咱們一結了這兒的事，就找到你那兒來，探望你們，便作計較，周道明只得帶了人鳳，向開卦城去，這裏的二元祖，和楊家弟兄，再到塔上，救出了被紀玉兒所盜的六個漢子，都已面黃肌瘦，不像樣了人形，且都成個個不會說話的啞吧，方悟這幾個人，都給淫婦灌了啞藥了，當下光祖回到相國寺，便在大殿上把鐘鼓亂敲，把闍寺僧衆，都從夢中驚醒，急急慌慌，齊集大殿，見是借宿在彼的光祖和楊家弟兄，那個當家和尚，便臉色一沉，責問光祖，不該這般擾亂清淨佛地，光祖哈哈笑道，這裏還能算做清淨佛地嗎，好和尚，胆子真不小，竟將女淫賊私藏塔中，任他宣淫，現今女淫賊已給咱們處死，給女淫賊偷來的人，都在廟門外面的塔前，實證都在，好和尚，咱瞧你可吃得了兜着走，當家和尚一聽，都嚇黃了臉兒，趕到廟外一瞧，瞧見紀玉兒死在地上，塔前坐着六個人，當家和尚一瞧，不由得暗叫一聲苦也，原來這六個人，都是城中紳富家的公子哥兒，傳喧不見的這幾個，當家和尚盡都認識，這時越發心慌，忙將六個公子哥兒，一個個扶入寺中安歇，一面向光祖苦着臉兒，聲訴冤枉，委實不知女淫賊會藏身古塔上面，光祖見和尚嚇得夠了，便哈哈笑着道，你們不要慌，咱都明白，這事不和你們和尚相干，咱們替開卦地面除了這個淫婦，原不希罕這般官府的賞銀，咱們有咱們的事，便要走了，快拿筆硯紙墨到來，由咱把女淫賊的來歷，和咱們

把他除根的事實，一一寫明，好使官府得知，和你們和尚不相干，王光祖說一句話，當家和尚念一句佛，光祖說完話，便有一個小和尚，拿到了紙墨筆硯，光祖便寫了記玉兒的來歷，和他們設計除他的事實，一一寫明，交給和尚，光祖便和楊家弟兄，離了相國寺，進城來到周家父子人鳳會館，那邊記玉兒的屍身，和六個公子哥兒，自有和尚稟明官府，通知家族，把事了結，可不用做書人頓項交代了，只說光祖到了家寓，人鳳業已臥病在床，病勢恰是十分危險，楊耀德便道，咱前番在二龍莊上，吃了鳳兒長春酒，一場大病，險些送命，多虧請到了長沙的小華陀呂伯陽到來，把高治愈，咱曠泰大哥的病症，和咱相仿，也得上長沙請到呂伯陽，方可無慮，光祖急道，那可容易，由咱前去相請便了，楊耀德搖着頭道，這個呂伯陽，性情十分古怪，前番兄弟得病，咱前去相請，他初時推說路途遙道，後又裝着患病，把咱拒絕，咱怒惱之下，拔劍要殺，他才着慌，勉強隨咱去的，光祖笑道，容易得很，不妨的，事，你依舊也去一遭，省咱找尋的麻煩，耀先說好，光祖又對道明道，依咱瞧來，你老人家還是上六安走遭，諒來你家姑娘和熊家姑娘都在家中的了，你稍個信兒給他們，好讓他們到來伺候，回頭又對周立道，你隨了老人家同去，他的性兒，氣志嗚燥，心上有了不如意的事，更易動怒，須得你隨時留神，這兒有耀德留着，相伴人鳳，好得他是心靜氣和，侍候病人很對，可不用咱們担心，道明點着頭道，很好很好，事不宜遲，咱們便好分途上路，光祖說

是，正待走時，却來了陸宗秀陸家瑞家貞父女三人，拜會周家父子，道明祇得接入房中坐地，互談之下，陸家的子女方知女飛賊已除，人鳳臥病等事兒，陸須秀便道，客寓養病，很是，不妥，舍間現有餘屋空着，不妨移寓舍間，比比客寓妥當，道明推辭再三，見宗秀一片至誠，不使過分拒絕，遂由宗秀雇到轎兒，把人鳳背入轎中，道明付了房飯銀兩，便和王光祖楊家弟兄，隨同了陸家父子三人，來到陸家，將人鳳安排妥當，留下楊耀德在彼，周家父子便取道向六安而來，至光祖和楊耀元，取道向長沙，相請小華陀呂伯陽，做書人先說光祖耀元，於路一無延遲，急急到了長沙地面，那位小華陀呂伯陽，原是家住在長沙城外油塘鋪，耀先到過一遭，本是熟路，便一逕來到油塘鋪呂伯陽的門前，光祖見門前便有一道小河，沿河三五株垂柳，臨風搖曳，倒也不俗，楊耀元見雙扉緊閉，便舉手叩門，不多時，門兒開處，耀先認識開門的人，乃是呂伯陽的徒兒，就笑着道，呂先生可在府上，那徒兒見是耀先，便把門兒閉上，隔門回頭，咱們呂先生出遠診去了，須得隔上兩三個月，方能回來，耀先回頭對光祖道，老人家瞧見了沒有，先祖點頭笑道，瞧光景人在家中，沒有出什麼遠門，實是推托的話兒，耀先笑道，待咱跳進牆去，再威嚇他一遭，光祖笑道，咱也去，耀先一縱身，早上了牆，光祖接腳跟上，一先一後，跳落門內，原是一個小小院子，院中伺候了不少花草，耀先指着東首有垂帘的一室道，這便是呂伯陽的醫室，說着向醫室走去，募見垂帘揭處

，那個開門的徒兒，探頭向外，瞧見了耀先光祖，口中喊聲呀呀，頭便縮回，耀先搶步上前，奔入醫室，室中已是無人，光祖一瞧，那兒有扇側門連着隔室，知道從側門走去了，便也向側門走去，隔室恰有一個二十來歲，長得七八分姿色的婦人，走入醫室，和光祖撞了個滿懷，那人呵呀一聲，連退數步，在一張椅上坐下，握了蓮鈞，鵲着眉兒，望着光祖怒目，這一個婦人，原是呂伯陽的繼室蔣氏，乳名兒喚做珍珠，年方二十四歲，嫁給伯陽，做了繼室，伯陽年將半百，娶了這樣年輕的嬌艷妻房，寶愛得異乎尋常，從此遠方來請醫的人，伯陽都拒絕不去，這天伯陽原在池中，徒兒也識得他的牌胃，見了耀先，知道他是河南來的，先自回絕，不妨耀先光祖，跳牆而入，又給徒兒瞧見，和伯陽一說，伯陽便送入內房，喚蔣珍珠出外發付來人，才和光祖相撞，光祖見人家娘兒們的蓮鈞，給他踏痛，忙笑着賠罪，珍珠忿忿的道，咱家先生，遠診去了，兩位來來不巧，另請高明去罷，耀先光祖不見伯陽的面，在人家娘兒們面前，倒也發作不出，光祖笑着道，請問大娘，呂先生上那兒遠診，咱我就趕上那兒去，珍珠頓了頓口道，他頓，先到四川，再上廣東，回頭到福州，兩位要是高興，就去找罷，趕不上時，可不要怨咱，光祖暗想這婆娘倒也刁惡，便笑着對耀先道，得拉，咱們把罷，另設他醫要緊，珍珠便笑着道，對了，高明的先生很多着呢，咱家先生，也是徒有虛名的罷了，光祖耀先不再搭腔，回身出外，走出了呂伯陽家中，耀先鵲着眉頭道，咱們再上那

裏去找名醫呢，光祖笑着道，放了現成的不捉，倒去趕虛空的嗎，那呂陽伯准在家中，我已瞧料得幾分，我說另請他醫，好便他們放心，不再提防，我們晚上便如此這般，幹他一下子，不愁姓呂的不乖乖的隨了我們走，耀先大喜，二人同上大街，喝茶喝酒，儘把時辰消磨，轉眼天晚，上吃喝鋪子的餐一四，挨到初更時分，才走出吃喝鋪子，先去雇了一條船，停歇在呂家門前，光祖耀先，才跳牆入內，哲到呂醫內房跟前，見房中燈火未熄，耀先從窗洞中瞧到裏面，只見呂伯陽正蹲個了身子，替他的愛人蔣珍娘，洗那小唧兒，便喚光祖去瞧，臉把王光祖笑出聲來，只聽得珍娘嬌笑着道，瞧你怎麼好，便把主顧一個個拒絕了，替娘兒們洗腳，可賺不到錢的呢，伯陽笑着道，幾個臭錢，那裏在姓呂的心上，只有你是我心上的寶貝兒，光祖便在窗外作了一洋嗑溜溜的聲兒，嚇得房中的蔣珍娘，勾住了伯陽的頭兒，喊着我的媽，嚇死人了，伯陽笑道，怕些什麼，我的醫道高明，從沒有冤枉送人家的性命，不會有什麼冤鬼到來作鬧，珍娘啞的笑了一聲道，這話咱不可信，越是名醫，仗着虛聲兒，心祖膽大，越初冤枉去病人的性命，伯陽笑着不語，把珍娘的大腳兒，揩去人濕，抱上榻兒，光祖手肘兒一撞耀先，意思說是時候了，楊耀先便把手中寶劍，劈開窗子，跳入房中，怒冲冲對着伯陽道，醫生有割股的心腸，先生却視病人似冤家模樣，把人家的性命兒，置諸不顧，究有什麼意思，伯陽一瞧又是楊耀先，便冷笑着道，楊朋友，你巴巴的和咱犯對，河南地

面，難道出不得名醫，偏要到長沙地面，找我姓呂的診治，幹麼和你說，今番聽你便罷要，殺要酬，姓呂的終是不去，耀先暗暗失笑，又給賊祖宗料到，當下便道，很好，聽咱便嗎，你這種人也不配污姓楊的寶劍，說着，躍到榻前，把榻上的蔣珍娘揪住，將寶劍擱在珍娘的小腿上面，獐笑着道，先要他的脚兒玩玩，省了你替他洗脚，這一來蔣珍娘早嚶嚶一聲，嚇暈過去，呂伯陽也驚得面無人色，蹬着脚道，姓楊的，你真不臨朋友，難爲他幹麼，快快放手，我們有商量，耀先冷笑道，有商量嗎，咱可沒有商量，說着舉起寶劍便要砍下，伯陽啊呀一聲，堪堪喊出，膏外的王光祖，堪堪飛入房中，攔住了耀先道，休得魯莽，驚了大娘，先生說有商量，咱姓王的，人乾願說一句，船已停在外面，就請先生上船，耀先一鬆手道，好，就是這個商量，呂伯陽先把蔣珍娘拍醒，珍娘紅着臉兒，躲入床後，伯陽使笑着道，這們時候，太緊促了，咱瞧明天一早下船纔好，光祖哈哈笑道，那可不行，明天那兒去找先生，耀先橫眉怒相，一揚寶劍，便奔床後，伯陽忙道，去去，立刻下船，耀先纔笑道，先生恕罪，楊某原是沒法兒哇，伯陽咕嚕着道，你那一共有法兒，光祖笑道，咱倒有個法兒在此，先生可能依，得便日太娘一同前去，先生路上就不愁寂寞了，伯陽點着頭道，這倒使得，說着，轉到床後，和珍娘切切私話了一會，笑着走出道，他也能了，請兩位外面暫候，讓娘兒們收拾收拾，一准下船就是，光祖耀先相視一笑，跳出窗外，伯陽把窗掩上，在房中好

久好久，纔一日出房，伯陽又去囑咐了徒兒，纔攜着藥箱，帶了珍娘，跟着光祖耀先，一同下船，伯陽和珍娘住在後艙，光祖和耀先住在前艙，當下船了解纜開船，直向河南來，呂伯陽有珍娘伴同前往，他就不覺納悶，再加上賊祖宗一張嘴，能說會話，時把珍娘引樂，因此一路，毫不嫌遲，這天到了開封地面，在相近陸家的河邊泊下，光祖先上岸，雇了兩肩轎子，請伯陽珍娘上岸登轎，光祖付了船資，攜着藥箱，和耀先隨在轎後，來到陸宗秀家中，詢問之下，方知人鳳由本地的醫生診治到今，病勢雖不見輕，也不加重，只是上六安的周家父子，還未伴同坤英青芝到來，光祖詫異道，在理他們應該先到，怎還沒有來，耀先道，這且由請他，先生醫治秦大哥要緊，當下一面由王光祖，陪同呂伯陽，到人鳳房中治病，一面由陸家貞姑娘，招接着蔣珍娘入內，另開潔淨房屋，容他們夫婦安身，從此呂伯陽便暫留開封，替人鳳治病不題，且說鐵背童周道明，小舍剛周立，父子兩個，趕到六安，會見了坤英青芝等人，一說來意，頓時秦母，坤英，青芝，小芳，都變了臉色，秦母早已老淚縱橫起來，坤英便道，既是如此，咱們就得趕上河南，秦母點着頭道，老身也要去的，道明急道，老太太不要去了，咱們乘轎而往，容易趕路，老太太可就不便，若是改從此路前往，船行迂緩，且是路兒見遠，便要多延日子，小芳說是，媽就不要去了，咱們到了河南要是哥哥的病勢稍輕，使得雇船回來，你老人家免了一躬辛苦罷，秦母給他們這樣說了，只得允着不去，

當下坤英香芝小芳姑嫂三個，略帶行裝，各帶傢伙，告別秦母，便和周家父子，一人一騎馬，二回開封回來，這一天已經出了皖省境界，他們不分晝夜，向前路，算就十二天程，倒河南開封地面，在路趕了六天，業已趕去一半路程，這天到了一處市集，他們打尖憩息，正待跨馬登程，忽地大雨傾盆，他們只得候雨止再行。那知一場大雨，三天不止，地面上水深數尺，坤英等却已忍耐不住，便冒雨跨馬，踏水而行，只是趕走不快，好不甘心，偏是磨折又來，竟使坤英等險送性命。做書人賣個關子，就請看書的列位，欲是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劍底殘生三英遭劫難 丹爐餘火一道施極刑

話說秦家姑嫂三人周家父子兩個，雨趕路，馬不停蹄，直向河南開封而來，也是恰當有事，這天正近河南，在大道上，忽西來了混世魔王三寶和尚，秦小芳的一頭馬，恰時當先領頭，和三寶和尚劈面相逢，冤家狹路，分外眼紅，原來三寶和尚，前番受了小芳的愚弄，飛劍又給小芳的月經帶受微損傷，三寶和尚怎不要惱怒萬分，在客寓中安養了十來天，纔得身子復元，趕到安慶三元觀，會見着秦老君太虛法師，說了來歷，太虛却對三寶和尚道，江南七大俠，本領個個高強，就中的宋濟顯上清和尚更是出入化，咱們都不是他的對手，你若能請到了嵩山雲封洞，陸地山于南宮相助，便好勝得江南七俠，三寶和尚就辭別太虛法師，趕上嵩山雲封洞，拜見陸地他仙于南宮，求他真助，于南宮是個正氣劍仙，怎肯助桀爲虐，當下

竟把三寶和尚訓斥一番，勸他洗心革面，悛惡從善，三寶和尚碰了一鼻子灰，抱漸下了嵩山，惱羞成怒，索性把于南宮也恨在裏面，思索之下，竟把想起了一尊頗頗有名的脚色，乃是人稱大羅金仙的毛白雲，此人劍術，却和崑崙崑崙等派劍術，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他結茅在洞庭湖中的金蓋島上，左右常有三十名美麗的女弟子侍奉，原來他是工採補之術，這些女弟子，便是供給他採補玄精，修煉他的金丹大道，却是左道門中一尊凶惡魔頭，三寶和尚想得了此人，便要上金蓋島求他相助，這時偏又中途撞見了小芳，不由得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攔住了小芳去路，冷笑着道，賤婢你也有會見酒家的日子嗎，小芳不由得暗暗吃驚，坤英青芝周道明周立，却不知道這個便是江南七煞中的混世魔王三寶和尚，見他出言不遜，小金剛周立，才拍馬上前，手掌翻處，劍向三寶和尚兩肋刺來，三寶和尚唱聲悛來，起衣仰望周立的寶劍上一拂，周立連人帶劍，跌落馬背，那馬從斜刺裏逃去，鉄背猿周道明，虎吼一聲，直向三寶和尚撲來，和尚哈哈笑着，衣袖拂處，道明也跌落馬背，坤英青芝，又驚又怒，正待上前動手小芳知道和尚的厲害，怕兩個嫂子受虧，便喊了聲嫂子小心，這賊禿便是三寶和尚，這時周家父子業已扒起，聽了小芳的話兒，不禁不住，坤英青芝，也驚呆在馬背上，不敢動手，三寶和尚却不得意，對着小芳笑着道，你將本師的寶劍盜去，酒家今番要你将劍還了本師，方能饒你們的性命，小芳厲聲道，此劍原是你家的桃花寶劍，你在寺明揚

手中，強搶去的，咱蕭番將劍拿回，沒將你一劍殺死，這是姑娘的一念仁慈，你怎的恩將仇報，還不放姑娘過去，三寶和尚哈哈笑道，沒得好聽話兒，你今天不將寶劍交還洒家也好，你們瞧瞧，說完話，口兒張處，一道紅光，照耀眼前，和尚冷冷的道，你們的性命，就在眼前了，鉢背猿周道明，見不是路，只得用緩兵之計，對和尚道，大師息怒，寶劍現在河南開封，不在手頭，怎能奉還，三寶和尚點着頭道，洒家也知道，現在一個計較在此，你們可能依得，道明急道，請大師說來，三寶和尚瞧的秦家姑嫂三人一眼，笑着道，他們三個，隨了本師，同上金盞島，毛白雲祖師那裏等候，老頭兒快到開封，把桃花劍送上金盞島，便放他們三個回來，你們若能依得這個計較便罷，要不是依，洒家也只待開殺戒了，三寶和尚的意思，因此番上金盞島，去見毛白雲，沒有進見禮物，恰好眼前放着三個嬌滴滴的秦家姑嫂，便借此威脅他們，同上金盞島，送給毛白雲受用，再求他們助，剪除江南七俠和陸地仙于南宮，便不愁毛白雲不允了周道明聽了三寶和尚這個計較，怎敢答出一個好字，青芝却笑着道，大師的話兒當相，三寶和尚昂然道，洒家哄你們幹麼，青芝便向道明一使眼色道，老人家快上開封，咱們三個，隨着大師，同上金盞島，但候老人家取劍來贖，道明只得勉強允了，三寶和尚便放周家父子過去，周立找到了坐騎，便和道明跨馬而行，秦家姑嫂三個，在三寶和尚手掌之中，不得不做個菩薩低眉，隨着三寶和尚，上金盞島去走遭，青芝的意思，原

想在半路之上，捉個冷不防，把和尚做翻，那知和尚前番吃了小芳的虧。此番再也細心不過，任憑青芒機靈透頂，可也沒有下手機會，一路前去，竟羅河南一天遠上一天，他們心上，又懸掛着臥病在開封的秦人鳳，又提防着上下金華島，正不知和尚有什麼手段，真是說不出的難言隱痛，偏是三寶和尚來得刁鑽，路上略不停頓，晝夜趕路，不多幾天工夫，已是到了洞庭湖邊，三寶和尚雇到了一隻漁船，却把秦家姑嫂和他的坐騎，一齊賣去，纔逼着秦家姑嫂下船，到了這個時候，秦家姑嫂三人，只得俯首聽令，待到了金華島，再作道理，當下離岸登船，沒上半天工夫，已是到了金華島下停泊，一同登岸，來到毛白雲茅蓬跟前，秦家姑嫂留神瞧着，只見毛白雲的茅蓬，比眾不同，不是尋常修真的人，所住茅蓬，足瞧容膝就是，毛白雲的茅蓬，却如軍營大帳，佔地很廣，名雖茅蓬，却不是茅草蓋搭，全用樹木構成，且是毛白雲自出心裁，把四季常春的松柏樹兒，移植編排，作為四壁，松針柏枝，覆蓋在上，成為天然的屋頂，年數一久，松陰愈密，柏枝紛披，人在裏面，再也不會受風雷雨雪。前面構成兩扇松扉，但見綠沉沉一片，三寶和尚在門上敲了幾下，便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，把門開了，詢問和尚，到此何事，三寶和尚合掌當胸道，相煩仙姑，通報祖師，天王廟當家三寶和尚求見，那少女點了點頭，回身入內，沒多時候，重又出外，說道祖師有請，三寶和尚便向秦家姑嫂三個，笑着招手，秦家姑嫂只得硬了頭皮，跟着和尚走入裏面，地上都是鋪

滿樹葉兒，踏上去柔嫩異常，抬頭不見天日，但見松針柏枝，虬結當空，因此很是昏黑，走了七八十步路，前面頓覺光明，秦家姑嫂一瞧之下，不由得暗暗乾驚，原來前面正中席地坐着一個老道，鶴髮童顏，精神飽滿，在老道左右前後，却有十二個少女，或蹲或立，都是姿首不惡，臉色却一個個微帶黃悴，見了人倒也恬不知恥，都嘻開了嘴兒，望着秦家姑嫂發笑，三寶和尚終不斜視的搶上前去，拜伏在地，秦家姑嫂纔知老道，定是毛白雲了，見他這般模樣，那裏肯向他下跪，都正顏厲色的站在一傍，那毛白雲哈哈笑着，笑聲却是鳥鳴一般，叫人聽了悚然，毛白雲笑了數聲，輕輕說了聲，扶他起來，站在一傍的女孩子，便奔上前來，把三寶和尚扶起，另有兩個女孩子，捧來了一個大樹根，放在白雲老道一傍，就請三寶和尚坐下，和他稱謝告作，毛白雲拉一個女孩子，坐在自己的懷中，一邊冷冷的道，你是和尚，如來佛下的門徒，我乃道人，三清門下的徒兒，沒相干的，沒相干的，三寶和尚急道，三教源流總一家，不分彼此，祖師道法高超，貧僧久慕仙姿，今天特來拜謁，白雲老道，點了點頭，指着秦家姑嫂道，這三個是誰，三寶和尚道，那是貧僧送給祖師的禮物，不知老祖師還瞧得上眼嗎，坤送小芳，聽了三寶和尚的話兒，險些氣破胸膛，便要拚死動手，青芝忙向坤英小芳示意，不要妄動，他們只得忍下怒氣，却見白雲老道，哈哈笑着，便把懷中的少女推開，霍地站起身子，奔到小芳面前道，你是個，很好女子，說着伸開雙臂，便扯小芳，小芳

倒退一步，飛起一掌，打在老道頰上，老道哇哇亂叫，手指兒向小芳一指，小芳便不能彈，老道便上前把小芳扯起，退到原處坐下，竟用手去解小芳衣服這時候的熊坤英，再忍耐不住，拔出寶劍，摸步上前，一劍向老道當前劈來，白雲伸手一指，坤英便直僵僵站着不能動彈，青芝見了，心如刀割，知道上前動手，也是徒然，忽地瞥見老道身後，有一座金鼎，鼎前有個女孩子，蹲着扇火，鼎下火光熊熊，知道老道鍊的金丹，便趁老道正在扯小芳衣服的當子，一步移一步的，抄到老道背後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青泰躍到金鼎跟前，飛起一腿，把金丹踢翻，鼎蓋滾落，火光直冒，這一來慌得白雲老道，丟了小芳，哇哇亂跳，鼎中的丹液，業已潑了一地，頂上煙消，鼎底火滅，把白雲老道等去九年心血，御了八十一個童女，鍊得的丹液，頓刻全功盡棄，毛白雲惱怒之下，揪住了三寶和尚，把他夾頭夾臉亂打，慌得三寶和尚，跪倒在地，連喊祖師息怒，白雲氣喘吁吁的道，誰要你獻殷勤，這三個潑婦到來，我和你什麼仇恨，你安這般害我，三寶和尚給老道罵得無言可答，只得磕頭求饒，老道把和尚髯了，便伸指向青芝一指，青芝也就不能動彈老道將金鼎安放原處，恨恨的道，你們把我的丹爐燬去嗎，好好，瞧你們受用，說着，便命那般女孩子，把秦家姑嫂三人，用牛筋軟索綁了，吊在松樹上面，老道纔把定身法取去，秦家姑嫂三醒回來，面面相覷，暗暗叫苦，只見老道對三寶和尚道，這三個是什麼樣人，三寶和尚趁此說了來意，老道點了點頭道，原來

是你的仇人，好也好也，如今他們也是我的仇人了，你不要見氣，方才錯誤了你，如今你就瞧着我，用鑽骨蟲擺布這三個潑婦，秦家姑嫂聽的，暗暗吃驚，不知鑽骨蟲是什麼動物，諒來終是萬惡的東西，白雲老道，便到裏面，一時去取鑽骨蟲，三寶和尚却抬頭向秦家姑嫂癡笑着道，誰叫你們開罪祖師，小芳罵道，不要臉而的禿頭，咱們一死罷了，三寶和尚見白雲老道已在到來，便在便任小芳罵去，白雲老道，手中捧了一個金盒走到和尚面前，開了金盒，只見盒中藏着三四十條紅頭黃身，尾有黑毫，長祇二三寸的蟲兒，都是真僂僂不會蠕動，好似死去一般，不禁詫異着道，請問祖師，這蟲兒是鑽骨蟲嗎，不知有什麼用處，白雲老道，哈哈笑道，正是鑽骨蟲，你不要瞧輕一盒蟲兒，我費去我十七年光陰，在古墓裏面，死人腦骨之中，搜尋到來，也不知劈破了幾千百個的屍首腦壳，纔得到二十七條蟲兒，三寶和尚吃驚道，祖師費了這大工程，要來何用，老道念念了道，原來將丹液練就，把二十七條蟲，投入丹爐，煉成一口鑽骨劍，此劍煉成之後，任憑大羅神仙，逢到此劍，也是難逃性命，因此劍救出，從人家的七竅，鑽入腦中活動，誰都無法倖免，終要送命，如今竟給潑婦踢翻金鼎，枉費九年心血，倒也罷了，只是這種鑽骨蟲，出了屍首腦壳，至多能活三十年，過了年限，便要化灰，這二十七條鑽骨蟲，至多的已是二十七三年，至少的也二十二年，待我重練丹液，到快要十二個年頭，那裏還能等得，就讓這三個潑婦，一賞鑽骨蟲的味兒，報我

仇恨，三寶和尚聽了，又驚又喜，秦家姑嫂三人，吊在上面，也聽得清楚，一個個心驚膽戰，暗恨老道好不歹毒，這般擺布人家，早知如此，好願死在三寶和尚飛劍之下，來得乾脆了，只見三寶和尚笑着道，敢問祖師，盒中的蟲，瞧光景都是死去，般的了，難道還會有用，白雲老道哈哈笑着道，這纔是奇怪哇，此刻你瞧，像是死了一般，只要放到人的身上，得了熱氣，他便會慢慢兒活來，不消朝飯時刻，他就能蠕動游行，向人的竅眼中鑽入，鑽遍臟腑，纔到腦中，吃人惱兒，三天之外，被鑽的人，纔會身死，你也不要不信，好在有三個潑婦在此，立能試給你開開眼兒，三寶和尚好不快活，連聲說好，快請祖師試來，吊在上面的秦家姑嫂三人，此時真急得魂飛天外，確不是貪生怕死呢，只因死得不能爽快，纔是可恨，到了一個時候，手壞都給牛筋軟繩縛住，任憑氣力強大，休想掙斷索子，只得候人家擺布，這候白雲老道，把盒中的二十七條鑽骨蟲，分作三起，一起九條，命女孩子們，將秦家姑嫂吊低，離地三尺光景，將三起鑽骨蟲，分張二十七個女孩子，命他們九個擺布熊坤英，九個擺布秦小芳，九個擺布周青芝，三寶和尚眼睜睜在傍瞧看，這二十七個女孩子，戰索索的手掌中各捧一條鑽骨蟲，九個圍住了一個，三起分開，但候白雲老道吩咐動手，他們便要將鑽骨蟲放到秦家娘嫂三人身上，這時秦家姑嫂三個，都已面無人色，咬牙切齒，睜目向白雲老道瞧着，老道仰天怪笑了數聲，喊着道，好孩子們，動手罷，這一聲喊，二十七個女孩子，一齊

動手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，

第三十一回 救三俠雲封洞仙道仗義 請五雷金螫島異人鋤奸

話說大羅金仙毛白雲，喊了一聲孩子們動手，二十七個女孩子，便把鑽骨蟲放到秦家姑嫂三人身上，秦家姑嫂那肯任人宰割，少不得掙扎動搖，好讓他們放不上身，毛白雲笑着道，好，你們還不肯，頓受死嗎，說着伸指向秦家姑嫂三個一指，早又把他們定住，毛白雲另換幾個女孩子，索性把秦家姑嫂的小衣拽鬆一些，纔喚拿鑽骨蟲的女孩子，在他們三個七竅之前，各放一條鑽骨蟲，說也不信，初時放在身上，都似死去一般，沒到頓飯時候，一條條蠕蠕活動起來，白雲笑着對三寶和尚道，你瞧見了沒有，停刻兒便會鑽進七竅了，待蟲兒一齊鑽入了七竅眼，再把潑婦點醒，瞧他們強到那兒去，好叫他們細細的嘗嘗滋味兒，可也夠他們受了，三寶和尚得意忘形，正要走近秦家姑嫂三個身前，瞧那鑽骨蟲，可在活動鑽進，冷不防外面飛進一個老道，一個女尼，喝着休得無禮，三寶和尚抬頭一瞧，倒退不迭，識得來人，乃是嵩山雲封洞陸地仙于南宮老道長，和江南七俠中的五台山文殊院了了師太朱雪娘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做書人寫到這裏，少不得要把一尼一道，怎會到來的情形，交代一下，原來鐵背猿周道明，小金剛周立，父子兩個，和秦家姑嫂三人，被三寶和尚，硬生生分開，他們兩個，只得趕到開封陸宗秀家中，會見神偷手王光祖，楊家弟兄，光祖見道明氣色不對，又是

父子空口，不見秦家有人到來，便知出了岔兒。急問秦家怎麼，道明便把前事說出，王光祖和楊家弟兄，聽家父子女聽了，盡行失色，光祖搖着頭皮道：「那和尚上金鰲山幹麼，要劍贖還秦家姑嫂三個，分明是混話，賊禿正另有陰謀，咱們就把桃花劍送上金鰲島，他們三個，未必就能贖出，老頭兒你怎會愛賊禿這個鬼什，道明苦着脸道：「那時没法，只得權用緩兵之計，活命要緊，咱家女兒，說不定有計兒在着，會把賊禿做翻，光祖搖着頭道：「不妥不妥，那三寶賊禿，何等刁惡，這越發糟了，楊耀先對光祖道：「老人家先算上一算，這時候，三寶和尚有沒有到了金鰲島，光祖扳着指兒，算了算，點點頭道：「使算他們晝夜不停趕路，此刻還沒有到吧，大概遲遲再隔三天，終得到了，也是没用哇，咱們可插翅也飛不到金鰲島，耀先急道：「不附事，待咱趕上嵩山雲封洞，拜見咱師父陸地仙于南宮，求他老人家，上金鰲島，他能仗劍飛行，頃刻千里，只要他允許，秦家兩位嫂子和姑娘，便不愁沒救了，光祖拍掌道：「着着着，准這樣好，此地相離嵩山，路又不遠，你趕快前去，當下耀先便向嵩山去了，道明纔覺心兒略定，詢問人鳳病勢，現下如何，方知人鳳的病勢，自從請到了小華蛇呂伯陽診治之後，業已好了大半，不日便要痊癒，只是啞病難醫，至今還不能開口說話，據呂伯陽道：「欲醫此病，須得覓到靈芝草，方能醫治，可是靈芝草，凡間無從覓處，也是枉然，呂伯陽刻下早已回長沙油塘舖家中去了，道明既知人鳳病勢大好，便要入內瞧視人鳳，却給光

祖拉住了道，老頭兒你可仔細了，說話要留神，別漏出他們受險的事，人風大病之後，可受不起驚嚇，道明點頭道，自理會得，到了裏面，見人風氣已起色太少，面色已見紅潤，人風見道明來了，很是欣喜，意謂坤英青芝，定也來了，只是不能詢問，望着道明，伸出好個指兒，點了點頭，意思是問坤英青芝兩個來了沒有，道明也知道他的意思，那裏敢說實話，只得哄他道，他們從水道上來的，還得有幾天好到，人風却不疑心，眼睜睜候兩個嬌妻到來不題，且說楊耀先趕到嵩山，飛也似的奔上雲封洞，恰好迎面有個女尼，如飛而來，兩人不及避讓，撞了個滿懷，那女尼正是五台山文殊院的了了師太來雪娘，方從雲封洞訪了陸地仙子南宮下山，耀先原認不得了了師太，了了師太也認不得楊耀先，便是于南宮的愛徒兩下相撞之後，耀先年輕氣盛，不禁忿忿的道，你這尼姑，好生無禮，了了師太倒也忍不住動怒了，便道，貧尼下山勢盛，居士上山勢逆，原該居士讓道，怎說貧尼無禮，好沒來由，耀先受了冷語，說了了師太攔路站身，遇不避讓，便伸手在了了師太的肩上，盡力一推，滿想把了了師太推個老遠，那知了了師太動也不動，耀先纔暗暗吃驚，只是到了這個時候，下不下場，只得硬着頭皮道，你再不讓，咱可要得罪了，了了師太冷笑道，你怎的這般強橫，不讓便怎麼，耀先大怒拔出寶劍，望着了了師太當頭就砍，了了師太喝聲慢來，伸手接住了耀先的劍兒，望讓中輕輕一拽，耀先連人帶劍，跌入了了師太懷中，給師太又伸一手，在耀先肩頭

輕拍一下，耀先寶劍脫手，身子立脚不穩，直向山下跌去，跌得耀先頭目昏眩，一時扒身不起，早給了了師太一踏住，舉劍喝着，下次可要恃蠻無理，耀先性兒強，怎肯認罪，依舊惡狠狠罵道，賊尼無禮反敢行兇，了了師太大怒，將劍向耀先劈下，耀先大聲喊道，楊某一死不足惜，倒誤了秦人鳳的大事了，了了師太聽了秦人鳳三字，不由得吃了一怔，把劍收回，喝問你是何人，識得秦人鳳，耀先忿忿的道，咱是于南宮的徒兒榜耀先，你聽殺就殺，殺了有咱師父報仇，了了師太不禁撲嗤一笑，把脚鬆了，讓耀先扒起，饒笑着道，居士原來就是于道長的徒兒，多多冒犯，居士說的秦人鳳，便是貧尼的徒友，不知居士說的誤了秦人鳳大事的話兒，是何意思，乞道其詳，耀先聽了，不禁大喜，慌忙行禮道，師太使是秦大哥的師父了了師太嗎，了了師太點了點頭，耀先笑道，好也好也，如此來，秦小芳姑娘也是師太的徒兒呢，他如今遭了危險，咱特上雲封洞，拜求師尊，相救於他，師太快快和咱同見師尊，商議相求之策，了了師太不由得大大吃驚，詢問耀先情由，耀先便和了了師太一邊上山，一邊說出，了了師太也不禁着慌起來，知道大羅金仙毛白雲的本領高強，自問不是他的對手，此事却得求于南宮相助，方能有救，當下便和耀先急急趕到雲封洞，見了陸地仙于南宮，訴說一番，南宮勃然大怒道，毛白雲本是三清門下的敗類，作惡多端，貧道本要將他收拾，如今他又和淫僧三寶和尚，聯絡一處，橫行無忌那還了得，貧道和師太立上金鰲島走遭

，了了師太連聲說好，于南宮便請出五雷正法神符，藏在袖中，吩咐耀先，儘自下山，于南宮便和了了師太，各化一道劍光，飛到了金鰲島上，槍入毛白雲茅蓬，恰值秦家姑嫂，正在刻不容緩的當口，了了師太，先將秦家姑嫂三個身上的鑽骨蟾，拂落在地，毛白雲見了哇哇亂叫，伸手向了了師太指考，待把師太身子定住，那知了了師太毫不在意，竟將秦家姑嫂的牛筋軟索，一齊鬆落，三寶和尚見不是路，口兒張處，吐出劍光，向了了師太飛來，師太指兒伸處，指尖上飛出一道大餘金光，抵住了和尚的飛劍，陸地仙于南宮這時指着毛白雲道，你身爲修真的道來，竟這般的大傷天和，今天便是你惡貫滿盈的日子了，說着，鼻中噴出兩道紫電，直奔毛白雲，毛老道眼兒睜處，目中飛出兩道銀光，接住于南宮紫電，這時秦家姑嫂，死裏逃生，好不歡幸，見這邊已在動手，青芝便拔出九節連環鳳尾鞭，碎碎拍拍，一陣亂打，早把毛白雲的鍊丹鼎打翻，四下陳設的東西，盡給他打得希爛破碎，那般女孩子，一個個嚇倒在地，小芳却先將地上的鑽骨蟲，一一用劍砍成泥醬，毛白雲見了，又恨又急，却又分不得身和小芳拚命，那個熊坤英，却把三寶和尚恨傷了心，趁他和了了師太忙着鬥劍，悄悄的抄到三寶和尚背後，手起一劍，直向三寶和尚背上刺來，好和尚，早已覺得，閃身避過，大袖拂過，坤英的肩上只給袖角帶得一帶，身子已是跌丈出餘，了了師太暗暗點頭，三寶和尚不愧爲于南七煞的領袖，有了這身本領，不歸正道，却是可惜，這邊的于南宮，見

毛白雲的劍術，倒也不弱，要從劍上從他取勝，却不容易，當下念了聲無量壽佛，仰天喊道，祖師在上，弟子今番開殺戒也，喊著這一聲，把袖兒揚處，袖中的五雷正法神符，從袖中飛出，在空中一個盤旋，但聞霹靂一聲，毛白雲早已震倒在地，一陣亂滾，便即死去，三寶和尚見毛白雲死了，嚇得他魂飛天外，那裏還敢留在這裏，搶路而逃，纔到門前，只見賽濟顛上清禪師，寒鐵拐李明揚，似呼哈二將一般，各吐劍光，守住了門兒，三寶和尚到這時候，知道走不了了，心兒一橫，拚着性命，將劍光放出亂刺，任憑和尚劍術精通，一個怎能敵得住上清禪師，李明揚，了了師太，于南宮，四位劍仙，轉眼之間，三寶和尚的劍光，早給于南宮收去，明揚了了師太上清禪師三道劍光下去，把三寶和尚砍為肉泥，這時裏面的秦家姑嫂三人，却因瞧見毛白雲的屍身，業已化為一頭純白的毛孩，不由得驚喊起來，于南宮等聞聲入內，瞧見了猿屍，南宮不禁歎道，一得人身，便是孽，終脫不了畜生情性呢，上清禪師哈哈笑道，這畜生也不知造了多少惡孽，你們瞧瞧，你們瞧瞧，說着，指了指嚇倒在地的三十個女孩子，這幾個孩子，也算造化了，南宮點了點頭，喚那女孩子，快快穿好衣服，這裏的巢穴，便要放火燒化，了了師太却問上清禪師和李明揚，他們怎會到來，上清禪師笑着說出一番話兒，原來上清禪師，前番路遇秦小芳，把小芳背上的綠桃劍招去，禪師原因寶劍已給三寶和尚的飛劍損傷，再加上小芳天癸臨身，寶劍觸了污穢，更是不濟事了，上清

禪師便把寶劍祭練了十五天，那口綠穗桃花劍，便依舊通靈，禪師便攜了寶劍，來到六安，訪問秦人鳳，到了秦平家中，方知他們姑嫂三個，已上歸南開封去了，他便趕上河南，途中恰和賽鉢拐李明揚相遇，便一同來到開封，找到陸宗秀家中，纔知秦家姑嫂三個，已給三寶和尚逼上金鰲島，這時楊耀先還未回來，周道明和王光祖，便求上清禪師和李明揚，上金鰲島走遭，他們兩個，纔化了劍光飛到金鰲島，見殺到冲天，知道已有高人在彼動手，他們便在門外守着，把三寶和尚攔住，這時李明揚，却在裏面搜尋出了不少珍奇異寶，在毛白雲的臥榻上，却搜得一盆靈芝草，便也捧到外面，了了師太瞧見芝草，不禁大喜，便對明揚道，小徒人鳳，給淫婦紀玉兒泄了啞藥，現據小華蛇呂伯陽診斷，須用靈芝草，方得醫治啞痛，就請送給小徒小芳，待他送往開封，給他兄長治病，明揚說好，就將靈芝草受交小芳，于南宮却却搖着頭道，秦姑娘到開封，路上至快半個月兒，這靈芝仙草，一經沾染人間濁氣，便要萎化，還是待貧道送往開封陸家，待姑娘們到那裏時，秦居士早已能說會話了，秦家姑嫂三人，好不歡喜，小芳便將靈芝草交給了于南宮，南宮藏袖中，這時三十個女孩子，都已穿就衣服，衆人便一同進到茅蓬外面，只留小芳一個兒，在裏面東放一把火，西放一把火，燒將起來，小秀纔欣然出外，片刻之間，火光冲天，把茅蓬和三寶和尚毛白雲的屍身，同化飛灰，湖邊的漁船，見了金鰲島上的火光，便紛紛來瞧着，于南宮笑道，貧道正愁沒有船隻處

置三十個女孩子，現下夾得巧，倒有不少漁船在此，咱們便好度登彼岸了，當下便雇了十來艘漁船，分乘渡到對岸，上岸之後，于南宮笑對上清禪師李明揚了了師太三個道，貧道要上開封去了，這裏的三十個女孩子，便煩三位各領三個，送回他們的家中，功德無量，上清禪師等也說允下，路過十個女孩子，一個個問明姓名住址，送了回去，秦家姑嫂三人，歡天喜地的向開封而來，那陸地仙于南宮，化了劍光飛行，轉眼已是到了開封府地面，找到陸宗秀家中，楊家弟兄，見師父來了，慌忙跪接，王光祖和周家父子，陸家子女，將于南宮接入坐定，于南宮便將靈芝草取出，交給楊耀先，給人鳳煎湯治啞，又將金鰲島的事兒說了，衆人聽着，驚喜交加，陸宗秀待治齊款待于南宮，南宮已飄然而去。周道明便要將靈芝草煎湯給人鳳喝去，耀先却道，還得要一些鹿血，方能有用，這是呂先生囑咐道的，道明吃了一怔道，這可難了，鹿血又到那兒找去呢，這不也是一件難事嗎，只有陸家姑娘却哈哈的笑道，要鹿血倒也不難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書中交待清楚，

第三十二回 花好月圓多成伉儷 琴心劍影結束全書

話說楊耀先說着有了靈芝草，還得弄到一點鹿血同煎，方能有效，周道明又沒了主意，陸家貞姑娘在旁搶着道，要鹿血也不難，咱和哥哥，前番上紫陽山打獵，曾見一鹿，吃他逃得快，沒有捉得，耀先笑道，那就很好，紫陽山離此不遠，咱們立刻入山捉去，王光祖道，要晚

上十好，道明笑道，賊祖宗這一晚上幹事，捉鹿也要晚上嗎，光祖正色道，這不是咱打謊，要捉鹿兒，須得待月色很好的晚上，那鹿兒纔會出外游行，陸家貞姑娘笑着點頭道，咱也想起來了，前番撞見鹿兒，也在晚上，那晚月色，却是很好呢，道明笑道，既是無此，恰好明日是十四，祇要天晴，晚上月色還會不好嗎，衆人道好，只有老人家陸忠在旁笑道，咱家姑娘前番打獵，到目下已是隔三四個月光景，在這許多日子裏面，那鹿兒若給獵戶早以捉去，如何是好，這幾句話，衆人聽了，倒又住，道明笑道，那也顧不得許多，明天晚上，要是月色好的話，咱們便入紫陽山走遭，這天決定之後，到了次晚，果是月色大好，隨由陸家瑞陸家貞兄妹兩個，引領着鐵臂猿周道明，小金剛周立，神偷手王光祖，楊耀先，楊耀德，兄弟兩個，一行七個人，來到紫陽山，議決周道明守山南，王光祖，楊耀先周立守西北，楊耀先守西北，陸家瑞在山脯巡風，陸家貞姑娘在山腰瞭哨，楊耀德獨上山頂察看，只要鹿兒出外，便如入了天羅地網，無路可逃，這一晚的明月，好似有意相助衆人似的，格外光明皎潔，雲兒又淨，風兒又定，愈顯得月光如水，照耀得紫陽山上，一片通明，那頭鹿兒，在深林中遇見了月光，他便慢慢走出林來，却在西北角抄出，小金剛周立，正留神四瞧的當子，瞥見月光之下，有頭似小馬一般的歌兒，毛皮是淡蒼褐色，身子上有白星斑紋，周立暗想，這頭歌兒，不要就是鹿了，只是聽說鹿茸很值錢，此歌頭上無角，不要不是

鹿兒，周立却没有知道雌雄鹿纔有角，雌鹿兒却没有的，那頭原是雌鹿，漸向周立這邊走近，周立一瞧脚兒很是細小，分明是鹿，便在背上除下彈弓，囊中摸出金丸，擔上彈弓，望着鹿目發同一彈，一點寒星，不偏不倚，正中雌鹿左眼，吃了痛苦，捨命奔逃，向林中跑去，周立且喊且追，那知鹿兒逃入了樹林，轉眼不見，周立好不納悶，猛可裏瞥見地上的斑斑血跡，原是那鹿受傷滴下，便循着血跡去尋，穿出樹林，却見那鹿業已給一個女子肩在背上向前而去，周立便追上前去，攔住了女子的去心，惡狠狠的道，你這女子，好生無禮，鹿是咱打的，你怎能拿去，那女子原是住在紫陽山下獵戶，姓艾，名兒喚叫鳳姐，父母都已去世，還有一個哥哥艾豹，兄妹兩個，打獵度日，紫陽山自從發見了鹿兒之後，艾家兄妹兩個，打了好幾回，奈終沒有到手，這晚兄妹兩個，見月色很好，知道鹿兒定要出游，艾豹便在前山守候，艾鳳姐在後山守候，恰巧周立一彈中了鹿眼，鹿兒逃往後山，艾鳳姐撞個正着，張弓引矢，發出一箭，正中鹿頂，鹿便倒地，鳳姐就將鹿兒肩在背上，正要回到前山喚他哥哥艾豹，却給周立攔住去路，說是鹿兒是他所打，鳳姐向周立上下打量了一回，見他被上不是獵戶裝束，也不是附近的熟人，不由得氣往上衝，冷笑道，你不要混話，鹿兒原是給咱一箭射中項頸，倒地被捉，你不瞧瞧，項上還有箭兒在着呢，周立瞧那鹿的項上果有一箭貫着，再瞧鹿目，左眼還在滴血，分明就是所發一彈中的那鹿，便道，你不要鬧，你也瞧瞧，那鹿

的左眼上給咱打中一彈，他纔逃倒後山，給你發箭射中，在理鹿應咱得，你怎能捨去，艾鳳姐一瞧，果然那鹿的左眼已碎，鮮血還在淌着，便笑着道，你還該想上一想，你打中了，鹿的眼兒，吃他跑了，要不是咱一箭將他射倒，你那裏還會捉到鹿兒，這不是鹿兒應該歸咱的了，周立覺得鳳姐的話兒，原是有理，只因給他拿了去，可就得不到鹿血，眼見那鹿便要斷氣，時間一久鹿血凝結，便不中用到此是候，周立只得硬着頭皮，對着鳳姐道你還也不還，鳳姐也怒道，你那漢子，怎不講理，周立嗖的一聲，拔出寶劍，指着艾鳳姐道，快把鹿兒留下，免得少爺動手，艾鳳姐勃然大怒，將鹿丟過一邊，拔出腰間竹節鞭，指着周立着，不要臉的小子，你敢欺侮姑娘，周立怒吼一聲，舉劍便砍，鳳姐起鞭招架，兩人一來一往，在月光之下廝殺起來，這時神偷手王光祖，楊耀先，只因聽得了周立追鹿時候的喊聲，兩人抄到後山，見周立和艾鳳姐劍來鞭去，鞭去劍來，廝殺得十分有勁，地上橫着一頭鹿兒，光祖心上已是瞧料着幾分，悄悄的對耀先道定是爲了爭奪鹿兒，廝打起來你快上前相助周立，只是記着，不要殺傷那女子，最好把他引得遠些，咱就能辦了，耀先笑道，老人家又手癢了嗎，光祖笑着點了點頭，耀先便奔上前去，相助周立，艾鳳姐也不弱，一個兒力敵兩人，毫不示怯，手中一條鞭，舞得滴水難入，耀先依着話兒，把艾鳳姐漸漸引得遠離鹿兒，王光祖就地滾到鹿的身前，悄悄的將鹿背起，一溜烟跑了，耀先本留意着的，見光祖業已得手，便跳

出圍子，喊聲周大哥走哇，賊祖宗得了，周立一聽，早就明白，便也虛晃一劍，跟着耀先便跑，艾鳳姐力戰二人，出了一身汗，已覺有些力乏，見他們跑了，也就不追，回過身來，到鹿處一瞧，早已不見了鹿的影兒，纔記起了耀先臨走時，喊的賊祖宗得了。這一句話，定是給他們的同黨偷了去了，鳳姐氣得花容失色，怎肯甘休，飛也似奔到前山，和艾豹說，艾豹大怒，在山脚下號召了不少獵戶，把住小口，待到賊祖宗王光祖，召齊衆人，一同出山，見十來個獵戶，和艾鳳姐在山口，光祖喊聲不好，楊家弟兄，陸家兄弟，小金剛周立，各亮傢伙，便要動手，說明知道一經動手，這幾個獵戶，難免受傷，且是依了理，原是這邊的不是，便攔住衆人，不准動手，纔向艾兄妹說明入山求鹿兒，是爲了舍藥使用的，願出資向艾家兄妹購買，艾豹便道，你老人家現這般講理，咱們也不希罕錢，便請拿去就是了，道明大喜，叩問艾家兄妹姓名，艾豹說了，轉問之下，得悉了道明等姓名，都是嚮嚙方脚色，艾豹攢翻虎軀，向道明納頭便拜，道明慌忙還禮，喚過周立，向艾家兄妹賠罪，衆獵戶便紛紛散去，艾豹却自告奮勇，願替道明開剝鹿兒，竟隨同周道明等，到了陸宗秀家中，艾豹鳳姐，便把鹿兒開剝，道明先取了一碗鹿血，喚周立連同靈芝草，入罐煎熬，給人鳳吃下，待到艾豹兄妹告辭而去，人鳳已能開口說話，語聲響亮，反比先前清了，且是病勢全去，精神立旺，這定是靈芝草的功兒，衆人都向人鳳道賀，這一宵人逢喜氣精神壯，周家父子，陸家父

子去，楊家兄弟，王光祖等人，都未安睡，到了次晨，陸宗秀便去喚到廚，安排酒席，向人風慶賀，又喚陸忠，邀來了艾豹艾鳳姐兄妹兩個，一同暢飲，鉄背猿周道明，却因艾鳳姐生得端莊流利，兼而有之，氣派大方，沒有尋常女孩子俗態，心上合了意，便和身宗秀王光祖商議，邀他二人爲媒，向艾豹求親，將鳳姐配合給周立，光祖一拍胸膛，連聲說道，在咱身上，在咱身上，當下便和宗秀，將艾豹招到外面，和他說了，艾豹一口應允，光祖却喚他先去詢問鳳姐意下如何，可不能勉強，艾豹答道，很好，待回家之後，詢問了妹子，即來報命就是，這時陸宗秀，倒也想起了女兒家貞，還未字人，眼前放着楊家弟兄一對璧人在着，正好於中揀取一個，悄悄和光祖商議，光祖越發得意哈哈笑着道，便是老先生不和咱商議，咱也要做月老了，請問你家姑娘，青春多少，宗秀答稱一十九歲，光祖笑道，耀德正二十一歲，耀先已二十三歲了，咱已有了主意，人風還有個妹子在着，怕也二十幾歲了，你家姑娘，就和耀德合上一對，耀先此番爲了秦家的事，很是吃苦，咱的意思，要將小芳姑娘，和他合成一對，老先生意下如何，陸宗秀欣然道，着着着，這件事就挽老人家，和周老英雄做個月老罷，光祖說好，兩人回到裏面，重行喝酒，席散之後，家兄弟告辭而去，王光祖即和周道明說了，陸宗秀要把家貞姑娘配給耀德，和他的意思，要把小芳配給耀先，道明欣然道好，道明便去和人風說着，人風沉吟着道，這事須得稟明家母，徵得了妹子的同意，方能覆

命，光祖却和楊家弟兄說了，這兩個都知道小芳家貞的好處，便都允了，到了次日，豹到艾來覆信，鳳姐却也有意，道明大喜，即將身上的一個白玉鼻烟壺，作為信物，艾豹却取出了，祖上傳下的一對鎮邪虎牙，作為聘陸宗秀既知耀德有意，便將家貞髻上壓髮的一支鳳釵，作為信物由光祖交給耀德收藏，耀德沒有什麼金玉東西作聘，王光祖却把他束腰的一條鸞帶解下，交給了宗秀作聘，只有小芳和耀先的婚姻人鳳不能作主，只得再作計較，這大陸宗秀又感設酒席，大家熱鬧了一回，隔去數天，秦家姑嫂三人，欣然到來，和人鳳會見之下，自有說不盡的纏綿悱惻，做書人一夜秃筆，確是描寫不出，與其獻醜，還是藏拙，只把皆大歡喜四個字，包括一切，光祖和道明，却悄悄的和坤英青芝說着，欲和小芳耀先作合不知小芳意下如何，喚他們先去探問一下，坤英青芝，也知此番他們三個人到金鰲島上，要不是揚耀先趕上嵩山，求他的師父丁南宮相救，這時早已送了送命，知恩報德，那有不贊成的理，且是耀先的人品本領，却堪和小芳敵對，諒來小芳也能合意，意下便悄悄對小芳說了，小芳却笑着向坤英道咱先要問嫂子一聲，你當和咱哥哥怎樣的，青芝笑着道，咱知道妹子的意思了，大概也要和姓楊的較量一下子，是也不是，小芳臉兒一紅，低頭不語，坤英知道給青芝猜對了，便去和光祖道明說了，光祖搔着頭皮道，他們兩個還用什麼比試，一個是于南宮門下高徒，一個是朱雷娘門下愛徒，不用說難分高下的了，道明笑道，既是如此，你去問上

一整耀先，他允也不允，光祖說好，便去問了耀先，耀先笑着道，咱要是不和她較量，反吃他笑咱膽怯呢，光祖聽了這一句話，已知耀先的意思，便定在次日較量，這消息傳佈開去，到了次日，天尚初明，艾豹，艾鳳姐，周立，陸家瑞，陸家貞，陸宗秀，周道明，楊耀德，熊坤英，秦人鳳，這幾個人，早已在前院候着，但見楊耀先秦小芳登場較量，那道賊祖宗王光祖，却是刁鑽，他知道瞧的人人多，誰勝誰敗，分下高低，很是面子上下不去，便搗了個鬼，和衆人說在前院較量，單和青芝一個兒說明，喚他引了小芳，到後園和楊耀先見個高下，衆人不察，都在前院眼巴巴候着，偏偏小芳和耀先，已在後園動手，周青芝和王光祖，做了雙方的監考師，但見秦小芳身輕若燕，楊耀先勢健如龍，一個是子門高手，一個是朱家真傳，四條臂上下紛騰，兩雙脚左右齊飛，真是誰強誰弱難見高下，祇可裏揚耀先，手法一變，施出了于南宮傳授的絕技醉仙拳，頓使秦小芳應付爲難，心上略慌，早給耀先一掌，中了肩頭，小芳不禁連退數步，粉臉掙得通紅，耀先業已一溜烟逃去，小芳也默默的走了，光祖青芝，相視一笑，回到前院，衆人正候得納悶，又不見了王光祖，此刻見光祖來了，道明急問怎樣啦，幹麼一個都不見登場，光祖扮了個鬼臉道，人家已在後園較量停當，你們還待幹麼，衆人纔知受了光祖的愚弄，都呼負責，只見周青芝在裏面笑着出來，手中却拿了兩片梨花銅片，交給光祖道，這是咱妹子的訂婚信物，光祖便去交給耀先收下，却將耀先腰間的一條

軟鞭拿走，給青芝交給小芳收下，便是停當，光祖十分得意，陸宗秀又設筵款待眾人，隔了一天，賽濟顛上清禪師趕到，把綠穗桃花劍交給了坤英，飄然而去，這天周家父子，告辭宗秀，同回徐州，王光祖和楊家弟兄，同回鄭州，告稟楊三夫婦聯婚之事，秦人鳳帶着兩個嬌妻，和同弱妹，攜了雌雄桃花寶劍，同回六安，秦莊早已造成，見了秦母，將雙劍高供中堂，合家禮辭，設席宴請親友，共慶團圓，做書人寫到這裏，便也和看書列位，說聲再會了，正是，

寶劍成雙慶團聚，

全書結終告收場，

身外之寶不為珍，
悲哀福禍未臨身。
諸君借觀插花劍，
夫妻骨肉淚紛紛。

